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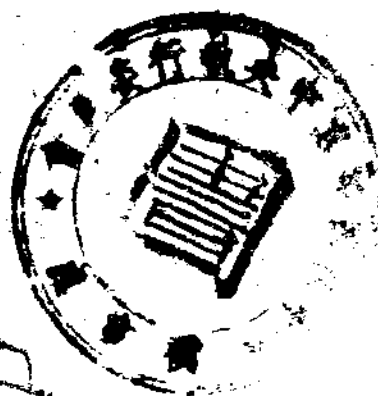
學 生 雜 誌

第二十二卷

第一期

商務印書館發行

秋季開學特大號



王學哲編
南京圖書館藏

學生雜誌第二十二卷第十期目錄

開學獻詞

慶祝抗戰勝利.....王學哲(1)

論著

國家的新需要與青年的新使命.....羅卓英(4)

反對與反叛.....何永信(7)

人生之淵依.....余家菊(12)

談人情世故.....周綬章(15)

改良學校膳食的一個方法.....周尙(18)

九一八紀念專載

淪陷十四年的東北.....王學哲(24)

科學知識

人類將來的相貌.....呂飛(27)

漫談變態反應症.....劉嗣洞(31)

我們能利用飛彈旅行嗎.....慧貞(36)

國際知識

蘇聯在遠東的堡壘.....王學哲(42)

我是美國的女間諜.....潘大雄譯(45)

美國的學校.....王學哲(52)

培養同情心的學校.....病沉譯(57)

訪問記

羅士培教授訪問記.....學哲(61)

醫藥衛生

謹防霍亂.....周尙(65)

人物傳記

邱吉爾的一生.....湯一琴(78)

世界名劇講座

高爾基的「下層」(續).....陳瘦竹(83)

文藝

衝突(續).....陳銓(88)

新書精華

今柏行.....黃巨典節譯(95)

開學獻詞

慶祝抗戰勝利

王學哲

八年來艱苦的抗戰，犧牲了數百萬名英勇的將士，損失了無數的資產，並損失了的老百姓。不知道有多少千萬，但是我們終於獲得最後的勝利了！這是多麼值得普天同慶，舉國歡欣的光榮啊！

自從鴉片戰爭以後，我國就不斷的受帝國主義的壓迫與侵略，尤其是近三十年來，日寇更想滅亡我國，直至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乃展開了大規模的侵略戰，企求完全泯滅我中華民族。爲何爲着民族的生存與國家而獨立，迫不得已乃燃起了神聖抗戰的火焰。全國的同胞，無分男女老幼，除了極少數的國賊、貪官、奸商以外，都齊心合力在我們的資助領袖領導之下，發揚了犧牲偉大的工作。當時日寇常常宣傳，要在短期內，使我們屈

服。但是戰爭是一天一天的延長，從三個月抵抗到一年，從一年抵抗到兩年，……結果整整的抵抗了八年到了八年後的今日。事實恰巧相反，我們始終沒有表示絲毫的屈服，可今日倭却向我們跪下乞降了。這是多麼令人興奮的一件大事！我們八年來的血汗可沒有白流，我們八年來的艱苦並沒有白吃，我們百餘年來恥辱已經一筆掃清了。

勝利無疑的是值得我們狂歡，但是我們在狂歡的時候，同時也要冷靜的回想一下，我們是怎樣獲勝的。我們全國軍民的努力固然是一個獲得勝利的力量。但是同盟各國對於我們在物質與精神方面的援助也是一個很大的因素。尤其是最近兩年來，盟國的空軍直接在我們國土內打擊敵人，阻止

敵人的攻勢，同時在海上空際，敵人炮轟炸日寇本土，以及最近的蘇聯邊境和原子彈的發明，才能加速了勝利，否則我們何時勝利，戰爭何時結束，這是沒有一個人能夠預測的，至少絕不會像今日這般快。所以，我們首先要感謝盟國偉大援助。

我們在狂歡之後，必須要冷靜的思索一下，勝利之後又怎樣？我相信每一個人都會躊躇起來。我們都知道勝利後的第一件措施就是復員的問題，但復員最重要的需要就是人材和交通工具。談到這兩點，我們實在是太缺乏了。據說目前所有的交通工具，來運送居留後方的人民回返戰前原居居住的地方，至少要在六個月後才能開始，至於甚麼時候才能運送完畢，這又是另一問題了。學校的復員還要在一年以後才開始呢！誠然無數在後方已經流亡了七八年的人們，那一個不是歸心如箭，尤其是許多隻身逃亡出來，家中還有父母妻兒，這別數年，如今一旦獲得勝利，誰不想快些回家重聚呢！

除了復員問題之外，我們當前還有一件更重更要，更苦，更難的急務就是建國的大業。我們都知道建國的偉業是比抗戰還要艱苦千萬倍，許多曾經

敵人蹂躪的國土，破壞不堪，我們要把它重新建設，恢復到戰前的狀況，已經是相當困難。何況現在英美的進步與科學的發達，真是一日萬里，我們若不是迎頭趕上，建設一個富強的中華民國；不然，就勝利以後，也不能長久保持這勝利的光榮。

談到建國，最重要的因素也是人才、物資與工具。根據蔣主席所著「中國之命運」所述，實行實業計劃最初十年內所需各級幹部技術人才至少要二、四六四、二〇〇人。至於所需要的工具和物資，數目更是驚人。反觀我們目前的情形，實在是相差太遠了，我們萬萬不可鬆懈，應該立即擔負起這件更偉大的建國工作。

目前有許多青年常有一種僥倖的心理，以為我們抗戰的時候，已有許多盟友犧牲了生命來幫助我們抵抗，何況將來建國的時候，他們只派些技術人員和幫助些物資就可以了。這種心理是萬萬要不得的，我們固然很歡迎盟友們幫助我們建國，但是我們絕不能僥倖的完全依賴他人，因為最後的世界上，是絕對沒有僥倖苟且而能生存的民族，而且旁人也絕不會援助這樣的民族來建國。

反之，我們如果永久保持勝利的光榮，我們

心算自己從今日起就加倍努力的工作，在社會服務的前途中，加緊做更欠的力貢獻，在學校裏的同學們，更應該加倍努力研究，作為將來開辦的基礎。總之與教育都是百年的大計，總歸不能因循片刻，更絕對不能因為勝利，而有絲毫的懈怠。我們要知道，如果我們的社會教育普及教育沒有相當的基礎，即使我們的軍事勝利了，把敵人消滅了，最後仍不免有失敗的危險。

所以，今日我們仍在學校裏的同學們，應該立

即持奮鬥一切消極厭倦的心理，我們更表現出戰勝的朝氣和感佩。感受目前一切的艱苦，努力加速學習，充實自己的基礎，好在將來參加建國工作時，一揮身手。

古語云：「一年之計在於春，一日之計在於晨」。目前我們雖然還沒有到春天，但是現在正是一個學年的開端，我們應該立即下一決心，從今日起立志擔負起建國偉大的偉業。

電影機發明家的故事

法國人電影機認為是路易（L. J. M.）所發明，美國人是認為愛迪生所發明，但是英國的格林（William Green）又說是他發明的。

一天，默默無人知道的格林在法院裏投遞了一張呈文，說發明電影機的是他，不是愛迪生，這樣的陳述似乎是很可笑，但是調查的結果，證明格林所說的是事實。他在前三年就發明了電影機。

格林在他的小實驗室裏，經過了無數次的艱苦，才製成第一架電影機時，他看到許多形象模糊的在幕上行動，他過度興奮，竟踏出屋外衝大街道，大聲的叫喊著。

他奇怪的舉動引起過路人的注意，一個警察就趕來在路旁去圍禁起來，說他這樣不安。自己解釋道：「想想看！我在街上的人會動！他們會從布幕上行走！」但這是個科學的現象，大家以為他是瘋了。

論

著

國家的新需要與青年的新使命

羅卓英

時維九月，弦歌夜聞，學生雜誌將刊特大號，以應青年之需求，記者徵文於余，雅意難却，爰報五篇，固知淺陋，幸讀者諒之。

八年來民族的解放大戰，波浪式的發展到今天，自軍事形勢上看，敵人已陷了盟軍的重圍，最後勝利的怒濤，衝潰基桑的三島，無疑的，只是指顧間事，客觀情勢已定，絕非故作誇張之言的。當然，我們也不否認，軍事的，政治的，經濟的，外交的，乃至社會的本身，還有若干缺漏的存在，和若干配合軍事的條件，未甚充分，可能影響勝利來臨的時間，但這些我以為只要我們有勇氣，有決心，去謀改進——迅速地改進，不斷地改進，事實上并非根本不可救藥的，所以勝利的前途，仍然不

會動搖的，不過，勝利之果，即將「瓜熟蒂落」的當兒，我們還得如何去認識當前時代的新需要，和如何去努力達成時代的新使命啊！

歷史告訴我們：一個民族國家，在一個時代，有其一個時代的需要，到了另一個時代，又有另一個時代的需要，凡其人民能夠認識當前時代的需要，而為適應的努力，那末，那個民族國家，必然得到光榮隆盛的發展；否則，便將淪於黯淡悽慘的深淵！所謂「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無非即是此理，這是普遍的常識，亦即可靠的真理，自可毋煩

變遷機遇，來作印證，現在，且把我們國家當前的新需要，與青年應負的新使命，試略論之：

抗戰雖然快要勝利的結束，可是：事實上並未結束，國家需要「軍事第一」，依然存在毋庸置疑，即假使戰爭立即結束的話；而接收失地，佔領敵國，監督他執行無條件投降和解除軍備，以及建立和四強共維世界和平的武裝等等，接踵而至的一串軍事的重措施，實未減於戰時的需要性，所以無論從任何角度觀察，國家當前的需要，仍是「軍事第一」，不過，現當急展開決定性的反攻戰之際，勢在「戰必勝」「攻必克」的高度軍事要求之下，國家對於軍事上的需要，自有其新的需要了，最高領袖曾指出：「現代的戰爭，需要現代化的軍隊，更需要現代化的軍人，而在我們爭取最後勝利，執行反攻的積極準備的期間，尤其需要高深知識和技術的士兵所組成的部隊，所以，……必須我知識青年能踴躍從軍，大量入伍」。爲了適應這種需要，他即親自發動了千年來未見的大規模號召，知識青年志願從軍的運動，這無疑是國家的新需要了。現代新國民，是以國家意志爲意志，國家的利害爲利害的，國家對於我們的需要，就是我們應負起的使命，所以志願從軍，可以說就是我們青年的新使命了。

此次，知識青年志願從軍運動，固然是爲了適應戰爭的需要，增強抗戰的力量，要把已入伍的青年，訓練成爲健全優秀的軍人，訓練成爲三民主義的戰士，但其偉大的意義，非紙如字，而且還要把他們從艱苦的戰鬥經驗中，磨練成強毅有爲的幹部，同時，更不僅以此次運動所響應的十萬青年爲已足，而心使從此一運動中，得以打破過去「當兵」的錯誤觀念，和轉變逃避兵役的腐敗風氣；再從而導上兵役的正軌，完成兵役的正軌，完成兵役的制；這才是他終極的目的，此外，還有關於青年本身的，將從此可以創造偉大的志業，和歷練出高尚的人格，可以學到非任何普通學校所能學到的學識與知識；可以在槍林彈雨之中，開拓前途壯闊的人生，可以找着生命的寄托所，可以獲得生命活力的活潑的司令官，可以，……總之，從軍的意義，是異常大而豐富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只要青年自己肯去認真發掘，一定可以獲得無數的寶藏。

青年是有熱誠真摯的情感，有無畏充沛的活

力，再有高尚遠大的抱負與雄志的，這多麼可寶愛呀！他們已經從軍了的，再加上「革命的武裝學校」，予以「生活即戰鬥，戰鬥即生活。」的嚴格訓練，相信必能滿足軍事的要求，善盡其光榮的任務，而未及從軍的青年，又將如何盡到新使命？可愛的青年啊！趕快選定方式勞去做吧！不然，時不我予，便要淪為時代的落伍者；人生的悽慘，孰逾如此！再望稍遠處看：那多多少少知識較差的農民青年，尙且都在曠野戰場，為國家民族而流血，克盡他所負的使命！反觀自己面臨着八年長歷史的民族解放大戰，而竟姑沒有參與出力的機會，這又豈不愧死！況稍後再看那「十萬青年賦遠征，乘風破浪斬蛟鯨；台灣收復東京陷，洗爵重洋宴太平」。那麼雄豪，磅礴，歡愉，壯闊的景象，而在

歷史的頭上，竟不覺自己的影，到及許多國的遺憾！啊！青年們！奮起吧！死黨人生的意義，時機爭取在今朝！

國筆至此，第三顆原子炸彈，又發着廣島落在長崎了！敵國廣播器震盪在天上破。但抖擻的聲音，却掩不住心驚慌！接受無條件的投降，也許即在旦夕之間了。運情形多麼令人興奮，可是我們接到勝利之後的工作，仍極繁重，我們萬萬鬆懈不得啊！所以末了我仍恭引 最高領袖兩句警語來作結束：——

「勝利和光榮，必須以熱血與頭顱來換取！自由與獨立，必須以自立與自強來爭取！」

（八月十日於重慶復興關大坪）

改良中國鄉村小道的福音

美國黑格利斯粉末公司最近發明了一種粉末，叫做 Goo Muiol，是用特製的樹脂及其他化合物合併而成，如與地上的泥土混合變，表面上就起一種防水的作用，當落雨後，使泥道不致於泥濘，車馬行駛時，也不致於陷落。美國在目前已用來修築飛機場，各路及其他建築物的地面，節省時間不少。這粉末每磅值美金一角，每平方碼一地面，平均需用五磅的粉末，而防水的功用可維持五年之久。

反對與反叛

何永信

轉載「爲中國謀政治改進」

前幾年，討論獨裁民主的比較，甚爲熱鬧，可惜辯來辯去，還未把這二種政制的涵義弄清楚，廢了不少的紙張和筆墨還只是咬文嚼字之爭。現值憲政問題又開始，國民大會又快開了，這問題也許有重提的必要。

要知道什麼是獨裁和民主，必要分開「獨裁」和「政體」。國體分兩種：國之元首爲世襲的君主者，叫君主制，如不是世襲而是元首是選舉來的，無論叫做「總統」也好，「主席」也好，則爲「共和制」。政體也有兩種：國內容許多黨存在，一黨掌握政權時，其他各黨在法學上處於合法的「反對黨」地位的叫做「民主」。反之，如國內只許一黨存在，以「一黨專政」其他各黨不處於合法的「反對」(Opposition)地位而是處於不合法的「反判」(Rebellion)地位的，叫做「獨裁」。社會上有種流

行極普遍的誤解，以爲獨裁政治就是「獨夫政治」(One man Rule)；獨裁政治可以變辰「獨夫政治」，但不一定。事實上，宇宙中只有上帝的統治才是真正獨夫政治。你看上帝大權獨攬，今天創造這個，明天創造那個，創造完了四時隨滿志孤芳自賞地說：「這個好」！人類最專制的獨裁者，也須遇事徵求他顧問同僚的意見，不是一個人獨斷獨行。在世界上最獨裁的國家內，如蘇俄，也不是以希特拉，慕沙里尼，史大林個人名義來發號施令的；他們三人的命令亦須經過他們黨內最高決定的機關，如蘇聯共產黨的政治局(Politbureau)，然後才發生法律上的效力，事實上，因爲他們在國裏歷史深長，他們三人的話多半經過，但要緊點是：他們的言一定得通過黨內最高取決機關，才能發生效力，不然就與普通人的差不多。常人以爲史大林說

什麼就其甚感。不用經過問答的諮詢的，恐怕難寧
實太遠。

顯然地，國體相同的不一定就同政體，而政體相同的也不一定就同國體。譬如說，英國與意大利，國體同為君主，而政體則一是民主而一是獨裁；美國與美國政體同是民主，而國體則一是君主而一是共和。至於意大利與美國，則國體與政體都不相同。

我們習於民主政體，恬然不以為奇，而不知這種政體是經過許多奮鬥許多流血而得來的。「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兩雄不並立」，「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的思想，中外皆然。在朝的黨是先最大的任務，就是如何維持牠的政權，於是在野的黨之批評，彈劾，反對，皆認為反叛。反叛就格殺勿論，而這些本來只欲批評反對而不欲反叛的黨野黨，因為在朝黨的「格殺勿論」態度，又不得不走「反叛」之一途，反叛如不能公開，則只有暗中活動。等到這本來是「反叛」黨得勢而變為在朝黨時，牠又以己之所受過的對付他黨，他黨又不得不如牠從前一樣退處於「反叛」的地位。如是循環不已，你革我的命而他又革你的命而別人又革他的命

：天，你這永無寧日。

要說變通之法，以為個中毛病在黨派分歧，於是大家叫嚷別面商談協同，總希望國家內只有一個政黨，一個意見。但這是絕對辦不到的事，就辦得到也不是絕對，試問如只有一種思想，一個系統，一種菜式，這世界多麼沒意思！這人生何得過活就是因為除了這種菜式外還有種種菜式，這個系統外還有別個系統，這種思想外，還有別樣思想。這世界如不是五花十色有正有反，有陰有陽，有正統又有所謂「異端」，這真不值得留戀；但世界是多面的。人們生活不同，思想自異，而行動亦隨之而異。廣大羣衆中，人人的處境不同，怎能希望思想意見的一致，要這世界沒有「異端」，是絕對不可能的。「異端」原不過正統派主觀的成見，今日的正統派當然天日可變為正統，而別時變為「異端」，而「異端」明日可變為正統，而「異端」為目的時，又不得不想法撲殺正統，撲殺而廢則為主，不成則為寇；中國外國數千年的歷史都不出這句話的演義。

最先正式承認意見參差，黨派分歧是對的，是不可避而的，而想法子使正反，朝野，正統與「異

「端」同聲合唱地存在着。是英國：是英皇：是英皇之上之大道步。十八世紀前，無論是英國或中國，無論是歐洲或亞洲，正統與「異端」都是互相模稜，「威則為王，財則為寇」，不是你死就是我活。這把戲玩多了，則吃虧的只有平民，只有國家。為保持國家元氣於不傷，則莫如包容「異端」使他變為公開的「反對」，而不流於地下的「反叛」以陷國家於循環革命，使反對者的胸中抑鬱，憤懣，和批評，在「打開窗子說亮話」的當兒，盡量地如鯁在喉的吐出。在吐出的時候，國家不但不懲罰他撲殺牠，而且養他，容納他，每月給牠薪水，使牠成為「皇帝陛下忠誠的反對者」！(His Majesty's Loyal Opposition) 這反對者就靠「反對」來吃飯！他在法律上的地位就與在朝者一樣！

這點不但我們中國人不懂，即德意人亦不懂。在希特拉統治下的德人（或慕索里尼統治下的意大利人）不懂英國人為什麼不槍斃那些「搖唇鼓舌，批評政府」的人，而反給他們豐厚的薪水！在德國胆敢對希特拉哼一聲的都要槍斃。而在英國，天天咒罵張政府的，反身居議會議員的要職，每月支國家收入之一部，咒罵時還大出風頭！

這就是民主獨裁之分；這種分別不單於體制，而根本是一種精神心理，思想上之分。在獨裁的國家內，人們習慣於視一切的「反對」為「反叛」，故凡口出半個字批評政府的，都認為是「反動」，該槍斃，在民主的國家內，人們習慣於「反對」與「反叛」之截然不同，目的是一致的而意見儘可不一致，意見一致的而辦法儘可不一致。故批評咒罵張政府的，只被認為反對在朝者的政策和辦法，不被認為反叛國家，不反叛國家的即可保持其合法的地位。

英國不但不撲殺反對者，而且希望反對者增強。英國政治中有一句名言：「英國政府，如無強有力的反對者，即不能運行」。這句話不但我們中國人不懂，即德意人亦不懂，但其中有很深的真理，可舉一日常極普通的事來證明。譬如走路，步步所遇到的都是地面的反對，磨擦和阻力 (Friction)。有時我們想，如無這種磨擦和阻力，豈不是可「一瀉千里」，如溜冰一樣了嗎？但我們如細想，我們能夠走路，就是因有地面的「反對」和阻力，如沒有，就恐如走冰塊是一步要摔一個筋斗。走路這件事之能成功，就是因為有地面的「反

對」。同樣英國政府之能運行其權力，就是因為國會內有反對黨，反對黨愈強，政府黨愈弱，反對黨愈弱，政府黨反愈覺得沒勁兒。英國政治史最燦爛時期，是政府黨反對黨俱是強有力，而勢均力敵的時期，如狄思萊尼和格蘭士敦時期。政府黨因有反對黨而自勉、自淬、自戒；反對黨因有政府黨而自勵自謀自助。對方愈強有力，而自勉自助之努力愈大。故觀察英國政府之有能無能，可看牠的反對黨是否高明。近年來英國反對黨固無進退的角色，故其政府黨亦不如十九世紀時在朝黨之有為，有聲、有色。

反對黨既被納入為英國政府少不得的一部份，牠儘管批評政府而絕對不是「反叛者」，國內革命流血之毒遂日見減少，這就是為什麼英國從一六八八年後，沒有過革命的道理，（當然也有海洋發展的原因，但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反對黨與政府黨處同樣的法律地位，當然也有希望有一天自己可作政府黨，而把現在的政府黨壓為將來的反對黨。這政府黨與反對黨的一起一落，一朝一野的決定者為英國的選民（The voters）。所用的方法不是革命的戰勝方法，而是選舉的公選（Constitutional election）方法。這種方法是民主政治的發軔，有政黨競爭時才用得着，故民主政治必是政黨政治。政黨的分歧，從前以為是罪惡而近代不但不以為罪惡而反認為政治機構不可少的一部份。談近代政治者，不能不談政黨。有些書如現在大學用的加勒（Gale）所著的《政黨學》，其所以要不得，就是因為書內無專談政黨的一章。

第一次世界戰後的幾年，是民主政治的時代，那時自命為時髦的國家，無不把民主政治，政黨政治的一套，載諸憲法。但是過了十多年就不同了，歐洲不少國家，一個一個地拋棄民主，採用獨裁，實行一黨專政。這其中原因複雜得很，不是這篇短文所能說得完。為這篇文章討論方便起見，我們可以略舉兩個理由：（一）歐陸拋棄民主採用獨裁的國家，起先大都過於時髦實行比例選舉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結果是黨派多如鯽，弄到議會內沒有一派擁有多數，而內閣遂因議會內無多數之擁護，隨起隨落，議會政治乃變成一個笑話。急於看成績者，遂憤厭議會政治，認為一種空談政治，大刀闊斧地把議會解散，內閣總理以出告示方法執行政務。如列一爾，如德林的白蘭（Brining）與奧的

（Gale）方法。這種方法是民主政治的發軔，有政黨競爭時才用得着，故民主政治必是政黨政治。政黨的分歧，從前以為是罪惡而近代不但不以為罪惡而反認為政治機構不可少的一部份。談近代政治者，不能不談政黨。有些書如現在大學用的加勒（Gale）所著的《政黨學》，其所以要不得，就是因為書內無專談政黨的一章。

多爾福斯，野心獨裁者如希特勒之流，遂如風捲殘葉地把民主政治掃除淨盡。(二)採用獨裁制的國家大半是想從戰爭找出路的國家，而「戰危率也，」不是用今天開會明天開會的法子而可以成功的，勢不能不把大權集於一個中心點。

有些民主國家裏，正在危急存亡的時候，議員大人還在那裏你一句他一句地空談，自費時間，這恐怕就是當時歐陸許多國家拋棄民主採用獨裁的大因，爲的是獨裁制辦事敏捷，成績易見。但我們千萬不要忘記獨裁者須有一正確的政策。如他的政策是錯誤的則不須多少時間，國家就會完結了；他有錯誤政策的獨裁者有如喝醉酒的汽車夫，眼看那國家與汽車一樣，不旋踵而傾覆。而因爲國家是獨裁制，想改變這錯誤政策，除革命之外，非常之難，因爲獨裁制不容許毀頭，更無新舊輪流執政的

合法手續，就革命也非常之難。因爲獨裁國家因爲言論出版及集會之自由，進行革命處處遇到槍斃的危險。

民主制就不同：那裏的錯誤政策比較容易更改，因爲民主制內的黨派起落，是依選民的意旨。選民中有些是死右，有些是死左，無論天掉下來他們還是投票於右於左的。但有一部份選民非左非右，可左可右，看時勢的需要這些人可叫做「流動的選民」，(Floating electorate)他們普遍的常識，可作更換政策的保險，既不是死右或死左，如這些人認爲有更換政策更換人物的必要，他們的票可表現民衆的意志。故在民主制內，一個錯誤政策，比較在獨裁制內容易更改得多，國家亦不如在獨裁制下那樣危險。

原子彈在工業上的用度

將來駕駛原子的方法發現之後，煤、水力，汽油以及目前我們所知的一切燃料都不需要了。這種新型的燃料只要有一磅，便可以發生等於五百萬磅煤的能力，有兩磅新便可以使你向空燃燒三十年之久，或者發動你的汽車直到這輛汽車損壞爲止；有五磅便足夠一艘遠洋郵船永遠使用了。

人 生 之 憑 依

余 家 菊

人生百年時間原不為長。但是其間變化不息，一事到前，頃刻之間，便成陳跡。如欲刻舟以求劍，難免膠柱而彭琴。今日之良法，明日或良弊政；今日之弊政，固昨日之良法也。今日之世界，實為一動的世界。生存於動的世界之中，世間事勢，瞬息萬變，真令人目迷耳亂，有無可把握之感。所謂「覺今是而昨非」者，並非隨逐一度的覺悟悔改而已，吾人實在不斷的悔改之中，前所認為是者，昨已覺其非，昨所認為是者，今又覺其非也。循是以推，則今日所認為是者，明日勢必又悟其非，明日所認為是者，來日又必覺其為非。認以為是之時短，知其為非之日長；有無不誤之時不可知，而不斷錯誤則已確然。人生與錯誤結不解緣，人生可謂悲劇！

吾人常說人生當向前進取，敢作敢為。誠然，向前進取，確為進步之動力；敢作敢為，亦為克服

困難之條件。特是向前必求其所向者果為前，進取必期其取也果由於進，敢作敢為必冀其作為果合於理。試問吾人將何所持以確定其為前而非後，進而非退，公理而私慾乎？使吾人果能「有勇知方」者，則人誰不好善，世間悖亂，何至發生。人生痛苦，正在於人所執以為前為進者，實為後為退而不自知也。吾人甚欲知前之所在而向往之，而前之為物又變動不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前進！前進！許多錯誤假汝之名以行！吾人何可以前進之名自誤！

人生既荆棘滿途錯誤百出，於是欲人寡過者，乃教人以警覺，宗教家與道德家，每垂此訓。夫人生錯誤之發生，每發生於懈怠，昏憤，麻木之中，果能保持警覺，錯誤應可減少。惟是警覺等於守護。守護必有一被守護之物，對此被守護物用警覺的態度以守護之。吾人今言警覺而心中空無一物，

則吾人之常懷懼，對於是非邪正，既莫能辨識，又有何益於身心，何補於實際，此所以保持警覺，固屬必要，但如僅止於此，則不足以周人生之用。此所以敬慎之人，徒軍戒懼，無補實際也。

人世事象，變化不息，俯仰之間，便成陳迹。

若拘執不變故步自封，將見扞格抵牾，莫可施行。

此所以適應之說盛倡於今日，而時中之訓，早發於先哲也。惟是適應云者，人事相宜而已。宜與不

宜，原甚空洞，對於人生行爲，不能予以實際指

示。於所據立場而欲有所變，當變而向左乎？抑當轉而向右乎？適應之說，不能予人以啓示。前進速

度，當一舉足而跨百步乎？抑當力求速而僅及五十步乎？時中之義，亦不能示人以規矩。故適應

說，祇能使人重變、喜變，而不能教人以變之正當方向。卒至沉溺於變之中，爲變而變，幾於以爲變

即是善，變即是矣！

前進警覺，適應講說，皆有益於人生；但皆爲形式的空洞說法，對於人生不能給予實際的教訓。

欲得實際的教訓，當求之於實質科學之中。科學之原則定律，皆人生行爲之親切指導。工程須本於力

學電學之類，衛生須本於生理病理之學。一切科學

知識，莫不有助於人生。科學實爲人生之工具。所謂爲學問而學問者，祇是說明學人之謙虛應酬的態度而已，非謂爲學不應有目的，更非謂學術無關於人生。

科學有益於人生，是固然矣。然而科學知識之

分量無涯，而吾生之歲月有限，欲以一生之力舉一

切科學知識而完全具備於己身，其事已不可能。況行爲之進行須適應其時，適應其地，不可稍涉猶豫，致成噬臍莫及之悔；而於是時，也所需用之知

識，又未必已具於己身。故欲以知識指導行爲，必

有時而捉襟見肘。知識美物也，可惜得之不易。得之而欲其多，則更不易，多而欲其不失需用之時

機，則尤爲難之又難。

知照者，由自己之獨立判斷而構成者也。獨立判斷，固爲文化進步之動力，而判斷之不能免於錯誤，又屬莫可逃避之事實。古人謂「行年五十而知

四十九年之非。」在此四十九年中，不知遺下多少

莫可補救之錯誤。其實行年五十一時，又安知不覺

此五十年之皆非乎。以孔子之大聖，且曰：「吾有知哉？無知也。」誠以所謂知者，必知其全局，今

知宇宙之全局爲不可能，故曰無知。又所謂知者，

必知其一切假象，今知假象之一切為不可能，故曰：無知。吾人所請知者，實劃立界限以為言耳，豈可悍然自恃其多知乎！

吾嘗細心玩索，欲求一種憑依以為人生之指針，而渺不可得。吾以此而窮思苦索，終乃發現可作人生指針者，惟善意而已。吾人不能保證吾人不誤事，惟以善意處事，則必盡力以求免於誤事。吾人不能保證吾人無害於人，惟以善意待人，則必盡力以求免於害人。且既已乘我善意，盡我全力以求利人益人，而人竟有反受其禍者，則是吾力所莫可如何！既屬吾力所莫可如何，則我即可無恨，人即可無怨，而謂其禍殃為出於不可抗力而然。故人生當以善意待人，當以善意處事，當以善

意圖功，當以善意補過。善道無罪惡，所謂「積善於仁矣，無惡也」者是也。善道無失敗，所謂「始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者是也。

善意最樸素，乃人人所有，亦萬善之源，所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是也。善意實人生之最簡單而又最確實之憑依。憑依善意，可以涉大川而航大洋，不畏風濤之險，龍蛇之起！有志者，其三思之！

子貢問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孔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之謂恕。故恕即善意。秉此善意，將無往而不利。於萬千理法之中，挾出此簡單口訣，於立身處世，實有無窮方便。願諸君力行之！

柔韌的木鞋底

美國紐約的科學家彼爾遜在最近發明了一種新式木質鞋底。這種木質鞋底是由若干小木塊用某種膠黏著於薄皮或紙或其他材料上而製成。各木塊都曾經過防水處理，除鞋底與後跟外，都是成方形，並可各自移位，所以製成的底，非常柔韌，就是潮濕了，也不會變形。

談人情世故

周綬章

上了點年紀的中國人，總愛對孩子們嚷着：

「多懂些人情世故，現在是個什麼社會呀！」許多青年人也因吃了不懂人情世故的虧，而感到煩惱，大家都覺得懂得人情世故是處社會的充決條件，否則是什麼都不行的。中國這個社會真是一個注重人情世故的社會！

一般人常把人情世故連在一起說，其實應該加以分辨，含糊不得。我們且先舉幾條社會上流行的諺語看看：

「當面輸心背而笑，翻手為雲覆手雨。」
 「是非只為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
 「各人打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

——俗諺

頭一條是對人當面討好，背面則譏笑暗害，無所不至，完全是小人伎倆，也是老於世故者的高度表現。後兩條都是怕惹麻煩，只顧自己，以保全自己利益為根本原則。什麼真理正義，都不去管它，這可以說是一種縮腳主義；是世故的起碼「修養」。其他世故哲學的諺語還很多，總之，世故是利己主義的極端發展，處處要討好，事事要佔便宜的一種表現，或虛偽造作，或滑頭縮腳，總是沒有正義感，是非心，骨子裏都以個人的利害為最高標準，以為什麼道德，什麼價值，都是騙人的，只要於自己有利就得了。

再舉幾條流行的諺語來加以比較：
 「路見不平，拔刀相助。」
 「大風吹倒梧桐樹，也有旁人說短長。」
 「設身處地，將心比心。」

上世帶

第一條是說不見其利，其利溥也。第二條是說公理自在人心，如有是非心，其勢必趨於公理，而趨於公理，最後一條是時與勢變，其勢必趨於公理，和的替別人着想。其他當有人能替時勢的變遷，世道很多，不能一一枚舉，或是幫助別人，或是設法公平，不讓別人吃虧，總以利他為前提，不計較一己的利害，這是孔子所提倡的，一己與人與人間，自然而然的愛的流露，這就是人情。

比較之下，我們可以知道世故是利己的，虛偽的，冷酷的；人情是利他的，真實的，溫暖的，二者渾濁分明，絕不可混為一談，務必認清。

中國這個社會真是太世故了！官場固然是絕對世故的，就是商場，機關以至於學校，也無不世故化，因而真正的人情不見發揚，常常被世故所腐化，所遮掩。權衡比較之下，中國對於社會的發見是一個世故化的社會，在這裏面，世道有心皮的發展，有著過的要求，所以很多本來是很純潔天真的青年，也漸漸世故化，他們發覺，世道一而面目來對人接觸，應付社會，更其是一個世故化，很可嘆。

結語：

不論社會怎樣世故化，世道究竟是有對的。人是有大情味，一個細微的社會就應當於人情味。看這世界上任何一個偉大的人物，未有不富於人情味的。譬如耶穌基督，我們看聖經所載，是一個多麼人情化的人物！他教訓門徒，行世救世，把「信、望、愛」帶到人間，這些正是人情的大法。又如中國的孔子，沒有宗教色彩，尤其充滿了人情味。孔子世家裏面所表現的孔子，正是一個容易近人，多情善感的人物，絕不像後世儒家心目中那樣的，道貌岸然的「至聖先師」那樣的氣。至於文藝作品，以言情為主，尤其是人情的充分表現，我們讀王維的渭城曲：「勸君更進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韋端己的菩薩蠻：「珍重故人，酒深情亦深。」這是多麼溫暖的人情味！我們讀百詩十九首：「素指勿復道，努力加餐飯。」張籍的節婦吟：「還看明鏡雙淚垂，恨不相逢早嫁時。」這又是多麼溫暖厚縷的人情味！只有史梅溪（道祖）的兩句詞：「依冷秋花，將煙圍柳，」到很有些世故意味。許多人都說他的字面雖工，可是小人口吻，他的人品本來也就不高。真正好的文

傷，未有不歌詠人情而反對世故的。

我們的社會已經為世故的霉氣所腐化，我們應該警覺，世故使人虛偽，使人油滑，使人腐化，最後是墮落！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又不能離羣索居，遺世而獨立，要通人情才能處羣應世。一個太世故的人，儘管油滑，還是得不到真實的信任和友誼，反而會遭厭惡與鄙棄。一個不通人情的人，也難免

「不合時宜」，到處碰壁。我們也應當變化而人情，不世故而富人情味，須知你以世故對人，別人也會以世故對付你；你以人情待人，別人也必會以人情相報。一個無世故而多人情的社會，正是你們理想的社會，在這裏面，我們可以愉快而多情的生活着，沒有了虛偽，也不覺得冷酷，只充滿了溫暖，燃燒着熱情。一切都是光明與幸福。

新世紀的發明——原子

科學家在利用原子的可能用途。已經由宣佈原子彈的使用而實現。許多人正紛紛地推測這巨大的能力在將來工業上的可能用途。且是：第一、一次被發現的原子彈的發明。第二、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三、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四、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五、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六、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七、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八、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九、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十、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十一、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十二、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十三、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十四、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十五、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十六、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十七、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十八、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十九、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二十、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二十一、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二十二、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二十三、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二十四、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二十五、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二十六、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二十七、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二十八、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二十九、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三十、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三十一、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三十二、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三十三、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三十四、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三十五、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三十六、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三十七、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三十八、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三十九、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四十、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四十一、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四十二、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四十三、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四十四、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四十五、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四十六、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四十七、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四十八、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四十九、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五十、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五十一、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五十二、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五十三、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五十四、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五十五、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五十六、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五十七、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五十八、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五十九、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六十、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六十一、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六十二、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六十三、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六十四、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六十五、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六十六、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六十七、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六十八、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六十九、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七十、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七十一、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七十二、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七十三、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七十四、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七十五、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七十六、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七十七、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七十八、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七十九、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八十、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八十一、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八十二、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八十三、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八十四、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八十五、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八十六、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八十七、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八十八、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八十九、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九十、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九十一、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九十二、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九十三、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九十四、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九十五、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九十六、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九十七、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九十八、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九十九、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第一百、在理論上可以發射的原子彈的發明。

改良學校膳食的一個方法

周 尚

現在學校膳食最起問題的是沒有肉，肉是營養中頂需要能滋補品。所以我們要提倡學生養家，養家不是作師下的職業，古人吳越年具貴公子，書杖鞭騎家於長垣澤中。梁簡是博覽羣經的節士，乃敬家於上林苑，孫期係治京氏易古文尚書的經生，敬家於大澤，不改其志。

豕畜於世，由來已久，我國四千八百年前，已有養豕的人家，據傳曾規定二母豕，為民一戶的豕畜，四時享祭，肉出其中，而埃及在五千年前，始得發見，餘為歐洲。近代養豕最發達的國家，莫如美國，年產四二、八四二、〇〇〇頭，佔全世界產額百分之四十，為世界第一養豕國。次為德國，全國共養一二、一七四、〇〇〇頭，佔全世界百分之十三。第三位為英國，約產一千萬餘頭，佔全世界百分之九。我國缺少統計，據農學家稱為不亞於蘇德，但還應急起直追，急於改良。

選擇家的標準怎樣？

豕種大別有二，一為歐羅巴家，成自歐洲野豬，一為亞細亞家，由印度野豬演進而來。前者或今日之英國小形種、中形種和大形種、美質者。後者則成中華家。我國飼養的豕本土種外，以巴克西和約克西兩種為主，而改良的途徑，亦以這二種與土種交配上為上。四川榮昌家，則為當地，體重可至四百斤以上。

印度野豬化生的唯中華家最良，色澤不一，有純黑純白或黑白相間的。成熟均很迅速，肥育甚易，生後七八個月，已達成熟期，體重一百七十斤至二百餘斤。選擇的標準要注意：(一)頸短，(二)頸肉豐滿，(三)頸直，(四)鼻圓，(五)耳小但垂而動搖靈敏，(六)頸短有力，(七)體厚且長，(八)脊稍凹，(九)十字骨寬廣，(十)腳短而勁，(十一)尾頸下垂。

巴克西 (Bakshi) 種的構造標準和標準

體數石後	體黑，顏、脚、尾白，	四點	尾	除節止，厚而充實	一〇點
毛色	前肢潔白斑		細而不大	附於基部適當位置，端	二點
前鼻	皆短，前無凹形，前目		短而直，蹄正直，能支	持全體重量	五點
眼	稍短而圓	七點	全體細細	各部比例適當均合	六點
耳	大而清澄，或作暗褐色	二點	全體形態	發育完全，條幹強健	五點
頰	灰白		風姿	具備天然滿澤風采，有	生氣
毛	大小合度，軟而滑	四點	介紹大形標準如後		五點
皮膚	短而上廣	四點	毛色	全白	
前	其質柔軟備為合度	三點	寬廣平直	短，顏圓，鼻朝天，顏不過重	
脊	滑而柔軟，不甚粗厚	四點	會腹	肥滿圓潤	
會腹	骨平厚，背骨深長與胸	七點	耳	長而薄，密生軟毛，耳間	
會腹	連綿		寬，勝傾前		
會腹	廣而短直，肋骨舒暢與	八點	尾	不長亦不短	
會腹	臀部如一	六點	尾	位高，條幹不粗，尖利以成	
會腹	短而下方，背線平				
會腹	與腹下部，成一直線，				
會腹	四肢骨皆較	五點			
會腹	四肢充實				
會腹	上緣以成直線，下緣				

胸

寬大深厚

腹

充滿不弛，下線水平

肩

頂平不甚闊，不是粗野像

脊

厚達下部

脚

挺直，位置正當

體軀

長 廣

緊

短而有彈力

腿

飽滿充實

足

強大平正

體毛

長而美麗

脊

平直寬廣

皮膚

不過厚且無皺裂

豕怎樣繁殖？

養豕目的不外二個，一是取肉，一是繁殖，在經濟上打算，繁殖比較賺錢，爲需要費用計，殺而食肉，亦是上策。

繁殖的年齡，早熟種以生後十個月，不論牝牡都合資格了。大形種，至少須滿一歲，最好達一歲五個月。繁殖最佳的時期牡豕以一歲半至五歲，每季可配牝豕二十四，一三歲以上配二十四至四十四，但不致礙及健康。五歲時已衰，宜去勢供肉

用，生存期可達十五年。

牝豕該好好管理，宜飼於寬廣場舍，每隻以一匹爲限，勿安給過肥飼料，交尾不可一日二次。牝豕可合數人共養一匹，但檢負宜留養亦爲良法，好得各地有出配牝豕，不致發生問題，辦農科給學校亦願外人牽豕去播種的。

牝豕的遊牝期，四季都發，屆時食息不安，生殖器膨脹，充血，帶紅色，頻頻摩噠，發現這種徵象時，自十二時至十四時中，才可交配，備經三四小時未交尾，則須過一二星期，俟待春情再發。受孕後大抵一百二十日左右可生產，妊娠時期多則一百十五六日，少則一百日。一牝年可生產二次，以春三月和秋九月爲佳，故每年十一月和五月不可不使交尾。

姪豕養料要豐富，但不可使她過度肥胖。分娩前二三日，腹部膨脹，乳房卓然隆起。近分娩時，偃臥不立，嚼長稿糞集一處，我們愈應細察，這量數布，稿息太長，以免豚兒窒息其中，一窩豚兒多至二十頭，少亦五六頭，每產一豚，必臥五分鐘至十五分鐘，分娩時間約須一時至二時。生產後，母體疲勞，須加以看護，適以飼料。此時飼料宜淡不

宜濃，否則乳房腫脹，須醫治，五六日後，逐次給以良食。最後豚兒產下後，經十分或半點鐘，即下胎盤，該取去燒焚或埋地中，以免母食，惹起啖子惡癖。初生豚兒予以拭乾，然後用刀切除其臍。豚兒初生體重自一斤至三四斤不等。

母豚食與豚兒不外（一）飼養不善，時感飢餓，（二）食他物所毒，（三）少食土、木炭、石灰，（四）豚兒天傷雜種，吮乳時刺痛乳頭，以致母豚狂怒嗜殺。預防的方法，唯有去其原因，有時在豚體上塗石臘油或蔗汁和燒酒，亦有效果。豚產二三星期，才能進普通飼料。給食之初，常將燕麥、玉蜀黍、綠、燕麥、蘿蔔、馬鈴薯、甘蔗、豆腐粕等混合煮爛，浸漬於溫湯，量以適量餵之。斷乳期在生後七星期至十星期，日本常在七十日至八十日，然生後二十日左右，欲乳外須加飼料。去勢期，日本以生後二十五日至一月，西洋在一月至一個半月。種用豚年老不可用，都應去勢，以便育肥而滋美味，時間以春季為佳。

豕吃些什麼？

豕為一種消化力最強的雜食獸，除土石外，都能吞食，他的飼料可分主要與補助二種，主要飼料

為人類廢食及剩餘物，不可一日或數日，在中途廢棄物，勞作場園產物，根莖葉根類，穀類，果實類，乾草生草類，動物肉質等。補助飼料（一）食鹽，每日每口以一錢至四錢為度，（二）炭酸石灰，日約二三錢，（三）磷酸石灰，對軟骨病家，尤為重要，（四）木炭少許，（五）肥膏時安知母尾和砒石五分，每星期餵三四次，（五）砂類，每日十三兩至二十兩，以上各物均調和飼料中供給之。豚家不可給濃厚飼料，以免領肥難長。育肥期小形種六至九個月，大形種十八個月後行之。

各種食物須視當地情形而定，第一要注意到經濟原則，筆者以為目前學生養豚，須精草和加雜穀為主。所有飼料要成碎末，并加以煮熟，則吸收同化較易，不致排洩廢棄，營養價值自高。豕忌辛辣，倘食番椒、薑芥、茄子、山葵等，往往引起腹痛和下痢，甚至兩頰發腫，食慾減退，窳穢發育。又忌毛髮，食刺後即粘滯於氣管或腸胃間，久即起咳嗽呼吸，有時嘔吐頻頻，醫藥罔效，他如竹籤和尖釘，亦不可雜入食料中。

怎樣管理豕？

豕性強悍，怒時不可向還，古人喻其猛戾焚

為取，自其此道理。左俗與吳為封豕長蛇，以吞食上國。說文謂相聞不下曰虎，虎從彳從虍，彳即彳虎相聞。又剛毅毅字，彳彳，這是彳怒毛豎的情形，都坐實了彳性猛烈的明證。曠草特強，掘土以求草根長虫，不過倒覺掘地不堪，皮膚感覺力亦不銳，曠草雖強耐年其嫩。惟究其細，人多不察，以為他們游於濁水河中，即為汚物，殊不知無清淨池沼，不得已則用汚水，請試驅使同一地方各有清池與汚水池，看家那一個池。

知道了家的特性，就可說家的管理。按養豕有三法，即舍飼、半舍飼、野飼。若有蛙藪水草等物，宜採蓄備用，那末以野飼最合算。否則探半舍飼方法，於寬廣區域中，房舍前設以相當欄柵，自豕可自由運動，藉經日光的紫外線。普通在幼時野飼，壯時半舍飼，育肥時則舍飼。我國家庭養豕十九舍飼，殊不合豕的天性了。

- 至於條件如下：(一) 飼場宜，次宜，地位以冬暖夏冷為宜。(二) 堅固耐久，空氣充足。(三) 溫度以攝氏十三至十七度。(四) 賊風不能侵入。(五) 光線透徹，室內明亮。(六) 地不宜濕，忌草蒿穢下。(七) 安設防驚危

險。(八) 有積尿瓦為上，木材次之。豕天天受日光曬，以水門打曬為最合理想，以瓦石，床須成四十分之一勾距，每四尺底低一寸。舍外設骨泥坑，即於地傾斜所，沿舍造一傾斜小溝，以防糞溜涸漏，一旦皆以清潔無一，豕舍高度視豕極大小而定，普通以檐下四尺半至六尺，寬廣以每頭九尺至一丈二尺平方，肥育豕宜減小為五尺至六尺半平方。室內開窗亦屬需要。

運動場高不可少，周圍用木柵或活柵，高三尺半，每舍佔地約一七〇平方尺，場內鑿一小池，令豕入浴，四週植以樹木，作避暑之所。舍地每日至少掃除一次，以清水洗滌。豕為富有脂肪的動物，易感風寒，極宜保持溫度。

食槽宜便於洗滌，清潔為主。石料不好，日本農科大學所用食槽以大圓木所製，木長三尺，寬一尺二寸，高七寸，鑿成長二尺二寸，寬一尺，深五寸的槽。日本神戶總商會所用的，以二尺四寸，直徑一尺許的圓木鑿成一孔，徑八寸，深六寸，形如碗狀，置入土中，固定不動，僅露六七寸於外，可飼一豕。

農科大學的飼養法，每舍養八頭，每年以

九 一 八 紀 念 專 載

淪陷十四年的東北

王學哲

(一) 地理概況

自從八月九日，蘇聯正式對日宣戰，進兵攻入黑龍江省。次日日本提出投降，過了幾天蘇聯大軍節節深入，到了十日克復了瀋陽，同時日本的關東軍正式向蘇聯投降，於是淪陷了十四年的東北，乃得重見光明，這是值得我們狂歡的，十四年前九一八的恥辱，總算是洗雪了。

但是，東北淪陷的時間太久了，許多在東北淪陷以後生長的孩子，到了今日已有十四歲了，他們因為受了奴化教育的毒害，根本不知道他們的祖國是誰，同時許多青年，因為與東北隔膜得太久，所以對於東北的印象是非常模糊，甚至不知道東北是在那裏。但是，東北是我們的東北，雖然它被人家

搶去了十四年，如今抗戰勝利，東北已經歸還我們了，我們應該明白的認識東北。

東北是我國東北部的黑龍江、吉林、遼寧及熱河四省，它本來是一個辨別方位的用語，並不是固有的地理名詞。

東北位於我國東北的最前哨，東面與俄屬沿海洲及朝鮮相鄰，北面與俄屬西伯利亞接壤，西連蒙古及河北省，南臨黃海、渤海及遼東灣。所以它在國防上的價值是萬分的重要。

東北的地形好像是一個頂寬底窄的四邊形，四邊各有自然的界限。東邊是長白山系，西邊是大興安嶺山脈，南邊濱臨黃海與渤海，北邊則隔黑龍江與西伯利亞相望，在這四邊形的內部，開展開廣大

的平原。東北的平原總共有一、三〇三、一四三平方公里。人口根據民國二十九年的統計，共約有四四、五九六、一〇二名。其中國人佔四千二百餘萬，日本人有一百多萬，朝鮮人也有一百多萬。

東北的地勢可分為東部山地、內興安嶺山地與松遼大平原三區域。東部山地是由長白山系所組成，一般的高度都在二千公尺以下，這區域因為山多，所以農業不很發達，但原始森林很廣，約有一四一、五〇四平方公里。內興安嶺山地是以大興安嶺為主幹，但可包括小興安嶺和熱河邱陵。松遼大平原是由興安嶺及長白山系所圍繞的低下地帶，包括遼河流域及松花江流域。全區面積約佔東北四分之一，農產非常豐富，是我國的一個大寶庫。

東北的河川是相當的雜亂，大概可分為五個流域：(一)鄂爾次克河流域，括有黑龍江、松花江、烏蘇里江。(二)渤海流域，括有遼河、淮河、大凌河。(三)日本海流域，括有圖們江及綏芬河。(四)黃河流域，屬於這流域的河川，以鴨綠江為最大。(五)呼倫池流域。

東北因為只有南面臨海，海岸線很短，因此港灣並不多。在黃海沿岸有大連灣、旅順港、安東

港、大東港、大孤山港。在渤海沿岸只有營口港及南廣島港。

至於氣候方面，主要受東南亞洲季風所控制，但緯度、地勢及距海遠近等關係，各地的情形是非常複雜。大抵緯度愈高氣溫愈低，所以東北的氣候，愈北就愈冷。例如大連每年的平均溫度是攝氏一〇・三度，瀋陽是七・六度，長春是五・三度，龍江則至二・六度，而龍濱則為負一・九度。

(二)物產

東北一向是稱為我國的寶庫，不論農產與礦產都極豐富，對於今後建國是有很大的影響，茲分介紹於後。

(1)農產

東北的河流縱橫，土地肥沃，土質多屬於粘質，所以最適宜於耕種。目前東北耕地的面積已有一千九百萬公頃，約占全境三分之一。

東北農產品中產量最豐富的是大豆，占全世界產額十分之六強，居世界第一。耕種的面積佔東北全部耕地的十分之三。

除了大豆之外，還有高粱與粟，合稱為東北三大主要農作物。高粱是東北農民的主要食品，也是

家畜飼料及製酒精的原料，粟也是農民主要食品之一。其他主要的農產物有玉蜀黍、小麥、大麥、水稻、旱稻、棉花、麻類等。

(2) 林業

我國森林論面積及儲量之豐，也首推東北。據日本的統計，東北林野的總面積約有七三、七九六〇〇公頃，它的價值實在是不能估計。主要的木材有紅松、杉松、黃花松、油松、臭松、赤柏、榆、胡桃、白楊等等。

其次，東北出產的藥材也很多，尤其是人參，它與貂皮烏拉草合稱為關東三寶。東北出產的人參，在性質方面，是全世界最好的一種，其次是美國人參，朝鮮第三，日本第四。其他如甘草、麻黃、鹿茸等貴重藥材亦出產甚多。

(3) 畜牧業

當內地人民未曾大量移入東北以前，當地的居民多從畜牧，因此東北的畜牧業也極發達。尤其是所出產的馬較優良，體質強健，能受嚴酷暑，身體矮小，忍耐性大，能負載量約二百斤，據最近的統計，約有二百六十餘萬匹。其他畜類極多，例如牛一百九十五萬頭，驢六十二萬頭，騾六十五萬頭，

羊二百三十萬餘頭，豬八百四十餘萬頭。

由於畜牧的關係，毛皮等副產品極多，每年出產的價值甚為可觀。

(4) 水產

東北的漁業也相當發達，可分為海洋漁業及淡水漁業兩大類。每年的出產額共約有一萬萬斤，在抗戰以前已值一千四百萬元。

(5) 礦產

東北的礦產是非常的豐富，尤其是重工業的鐵產資源，單就鐵礦來說，遼寧省的儲量已佔全國百分之七十九。東北的煤礦儲量，雖然不及山西、陝西、河南三省之多，但也可觀。除煤礦以外，當推黑龍江的砂金，吉黑兩省產金的地方，已經發現了六百餘處，據蘇聯的估計，各處金礦如能盡量開採，可得純金三、五一二、〇〇〇公斤。其他如骨石、玉石、瀝青等都是東北特有的礦產。

根據以上所述，我們已可約略的知道，東北是如何的富有，真不愧為一個大寶庫，這寶庫曾被敵人搶去了十四年，我們現在又取回來了，我們應該怎樣的保護這寶庫，不再為他人奪去，我們應該怎樣利用這寶庫來建設一個富強的中國！

科

學

知

識

人類將來的相貌

呂 飛

本文作者安德魯(R. O. Androw)是聞名全世界的動物學家與探險家，曾任紐約自然歷史博物館的主任多年，且曾在阿拉斯加、荷屬東印度、亞細中部與東部，從事廣泛的研究工作，著有科學書籍多種。

五十年後的人類，從我們的眼中看來，一定是很有趣的——如同惡夢中的幻景一般。大而圓的頭，幾乎成球形，沒有頭髮，像籃球一般的光滑，甚至女人也是如此！這些未來的人類，一定是非常聰明——比我們聰明得多——但是，他們的聽覺、味覺、觸覺和嗅覺却退化了。他們的面孔要比我們的小。但是他們的身體要比我們高，可能高出數寸，他們的身體也許比我們短，但是有一雙很長的腿，足趾只有四隻。

假如這些未來的人類在今日出現，我們除了因

為他們的口齒伶俐外，也許不會邀請他們來用膳。但是，他們的體質是有若干點比我們優越；他們沒有胃病，不會患鼻竇炎、平板腳、男子的疝氣、以及女子的子宮等疾病。

這些推測並非是猜想。它是根據已知的人類進化過程。我們的面前是有許多可知的證據，如人類骸骨的化石，從五十年前的爪哇猿人起，漸漸演進到今日的成果。我們是有理由相信，這種體質上的進化或退化是繼續不斷的。假如我們忘却那短短的六千年已知的文化，而想到數十萬年以前，我們

便可想到這些變化的若干點了。

我們常常以為人類是一種「最古的動物」，但事實却相反，人類是最遲才出現的。冰河時代開始以前不久，大約在六七百萬年前，人類還是一種四足的猿類，像今日的猩猩一般，在樹頂上嬉戲。這種猿類是具有許多種可能性。由於若干種內在的驅使，使他用兩腳站起來，所以他的雙手就獲得較運動更有意義的解放。

從進化的觀點來判斷，他完成這進化的時間是非常的短促，幾乎令人不敢相信。一匹馬從一種比狐狸祇大一些的四趾獸變為今日的種類，是經過了六千萬年之久。人類完成這偉大的奇蹟却只需這時間的一部分。

從過去五十年來，歐美的紀錄，表示男子已漸漸的增高。這一代的人已較他們的父親平均增高三·五公分（一·三七寸）；幼兒是較他們的長兄高，父親的一輩是較祖父的一輩高。也許是因為維生素的發現或醫學與衛生進步的緣故。但是，我們將來能否變為巨人，這却是一個疑問。大自然又曾一度在爪哇與中國南部的巨人身上做過試管，且發現這是沒有利益的。

所以我們假想的未來的人類，將有較大的頭顱，這却是一個正確的推測。自從爪哇猿人以來，人類腦髓體積方面是不斷的在增大，而在構造方面也日趨複雜。真的，腦的大小，是不能辨別智力的高低。紀錄上最大的腦袋却屬一個心神衰弱的倫敦園丁。然而，「腦袋愈大智力愈高」却是進化論的一個普遍規則。

人猿之腦袋的平均量只有八一四公撮，今日的人類則誇誇平均有一三五〇公撮。將來的人類可希望最少有一七二五公撮。不僅是腦袋的體積不斷的增大。而思想的中心，亦因神經細胞纖維的密集，也日有進步。但是知覺却因此退化。然而，現代的人類已用發明的工具，加強各種知覺，如望遠鏡與助聽器等——這些都是較優越之腦代的成績。將來人類的頭顱，一定是圓的，基骨也較短，並不長而狹的。

爪哇猿人的前額是凸出的，因為他的眼睛上部，有一根骨柱的緣故。所以北京人、洛底西亞人與連德爾人（Neanderthal），也是一樣。但是到我們現在，這根骨柱已減縮許多。從理論上說來，將來人類的前額幾乎是平滑的。克羅斯士說：「婦

女的面容更趨於「圓」，且其牙齒亦已趨於平滑的。她們的牙齒亦趨於平滑的，但是，不幸的牙醫們，在牙根上還有一塊突起的鼻骨。所以女子比男子早進化學士青年，至少在這一方面的差異仍然存在，將來的女子一定像一個剛剛出世的嬰孩似的，前額幾乎是球形，那個時候，男子就達到她們目前的樣子了。

現代的男子對於他們的牙齒是表示非常的不悲痛。他們的牙齒常常會生得過擠、歪歪與蛀壞。最後的一隻牙，或稱為「智齒」是比較遲才長出，甚至永不長出；將來我們的兩隻門牙以及其他牙齒是會完全消失了。這是由於我們的柔軟食物與飲食時的新文體的緣故。愛斯基摩人因為嚼碎骨頭所以有美麗的牙齒。大多數的原始人類也是這樣。除非你常吃堅硬的食物，否則你不會有良好的牙齒和牙床。可是我們並不如此。假如人類吃精製的九粒食物時，他們最後的幾隻牙齒也要消失了。

最早的人類是長着長的牙床和突出的面孔。自從人類進化以後，他們就漸漸縮短和退後了。這大半是由於我們減少使用牙與堅強的咀嚼筋肉的緣

故。這並非我們故意去破壞牙齒，否則牙齒一定會繼續下去，將來人類的面孔一定是小得可憐了。丁進去。

假如將來的人在三十歲以前，而他的頭頂尚未禿得像檉球一般的光滑，那真是幸運了。女子也難逃這個厄運。今後五十萬年間，美髮室在女子的生活中已沒有多大的價值。假使有假髮的話，也許會風行一時，但是自然的髮已成過去的事情了。身體上毛髮也會完全脫光。在人類的進化過程中，毛髮是不斷的在減少。當我們有了衣服以後，便不再需要毛髮來禦寒。黃種人和黑種人身上的毛髮大部分已經脫落。將來的女子是不知道什麼是脫毛膏。

我們假想將來的人類，一定可避免若干使我們生命受苦的疾病。當我們變成全行的動物時，大自然給我們留下了許多弱點。我們體內的全部器官是懸垂於胸腔或貼近後背。否則就會傾垂下來。因此，我們的胸腔便漸漸擴張，盤骨也增大，形成一個較重的盤。然而，我們企立的姿態，在機械的原理上，還極不適宜。沒有一個汽車製造家是敢將一輛具有許多缺點的汽車，放在市場上出售的。

第一、我們的骨骼是太長了。所以我們背脊的

下部是非常軟弱。很少人能到了中年，還沒有腰痛之苦。因為我們的前足失了支持的作用，所以腰部必須負起上半身全部的重量。因此，怪不得我們要佝僂而行。建築物如果有這種缺點，大自然就不會使它存在。我們的背部顯然必須要縮短或加強。我們必須減少一節腰椎，或是使最後一節的腰椎和薦骨聯合在一起，後者的可能或者是較大。

腹部的隆突也是我們的另一個弱點。腰椎的彎曲把肋骨與骨盤間的腹部推前，形成一種醜惡與在力學上不健全的狀態。男子因此容易得疝氣，女子容易患子宮病，當脊縮短以後，這些疾病就不會像目前那般流行。

將來的人類可不受盲腸之累，因為它必定會淘汰。其次，大自然必定會減少我們鼻竇炎的痛苦。在四足動物的時代，鼻竇凹得很美麗，但是當我們企立的時候就不是這樣了。鼻孔必須向下移至適當的地位，它無疑的一定會有這種變化。

普遍的來說，我們四肢的改變已是非常完美。我懷疑我們的手將有更大的改變，但是我們的足也有改進的必要。我們目前仍有平板脚的痛苦，將來必定可以治療。現代人類步行時的積桿作用，已從

中趾移至大趾，所以小趾已漸漸喪失它的靈敏，甚至到目前已經是沒有用了，還常常掉去了趾甲。沒有用的東西很少能繼續生存的，所以我們相信，小趾終要消失。

這就是對於將來人類體格上的一個描寫。我們只能推測，他們心理與精神上將有什麼變化。羅彼洛博士(Dr. Harry Shapiro)樂觀的說道：「文化將不免於傾落，而新的東西將興起。或者文化會危險的走近野蠻，但是它一定又會重新發展到驚人的程度。」

但是悲觀者也有他們的意見。他們以為人類也許不能繼續生存到五十萬年。姑且不論人類自己毀滅自己的可能性（人類在目前的戰爭已是一個很好的例證），而各種有機形式的生命規律，似乎是由大自然決定。當他們活動應有的期間後，他們便消滅了。曾經一度達到最高峯的動物，我們目前只有從留下的化石知道它。

人類在地球上的歷史是短得不能使人置信，且充滿了光輝。他好像閃過天空的一顆流星，他曾經控制動物的世界。但是他也會像流星一般，瞬息之間就消滅了，只留下他過去一度光榮的紀錄。

漫談變態反應症

劉祖洞

不久以前，有一個人到羅澈斯德 (Rochester) 的著名美俄醫院 (Mayo Clinic) 求診，下面就是他的奇異故事：每天早上七點鐘，不論在商務業務上，或在駕駛汽車時，他就昏昏的睡去了。

那個醫院中的阿爾佛萊博士 (Dr. Walter Alving) 好像偵探一樣，盤根究底地由一個線索查問到另一個線索。他把病源追溯到患者的早餐，到患者的咖啡，最後到早晨飲料中的乳酪。當患者所飲的咖啡中除去乳酪後，這個病症就霍然而癒了。

這樣古怪離奇的疾病，我們稱之為變態反應症 (Allergy)。當一個患者飲食、呼吸或接觸到某些特殊物質，使他發生不良的反應，這樣的東西，我們稱之為變態反應素 (Allergen)。

假使一個雞蛋使你發生紅疹，一些花粉使你引起紅疹，或者一隻貓使你打噴嚏，那你患了變態反應症。據一般估計，每二十個人中，有一個人對某

些東西要引起變態反應的。

在紐約州的布魯克林 (Brooklyn)，有一個男孩咀嚼橡皮糖時，就開始咳嗽，打噴嚏。他對糖中橡皮的反應是不利的。芝加哥有一個女孩，一嗅到菊花，她的眼淚就浮腫起來。她對花粉粒的反應是變態的。在美國南部有一個人，牛排上放些蕃茄汁，他就喉管發塞，不住喘氣。在聖魯易 (St. Louis) 有一個婦人，一吃到洋葱，她的皮膚上就發生藍色的斑點。還有——這個表可以毫無止境的寫下去。

我知道有些人對一些家常易見的東西，也容易引起變態反應，如糊壁紙、鹽菜、橡皮、紅梅、玉蜀黍、紫菀花、蕁子、薑味啤酒、家貓所玷的污點、玉蜀黍的花絲等。我聽說一個屠夫對羊肉要起變態反應，一個賣花郎對蓮花的反應失常，一個水匠受木屑的影響。而醫學研究還繼續不斷地相

新的變態反應等項是強逼上去。

最近一次的美國醫學協會的會議席上，杜克博士 (Dr. William W. Duke) 報告一件搔傷變態反應症 (Scratch allergy)。患者對機械刺激，感應特別敏銳，甚至一些輕微的搔傷，就有喪生之虞。這並不是爲了傳染，而是由於微小傷處所引起的震盪 (Shock)。

幾個月以前，我有一個當醫生的朋友，現一種「螞蟻變態反應症」(Ant allergy)。每一次，當螞蟻光顧一個六歲的小孩，他身上就發生斑疹；正和癩疹一樣。

還有一個醫生發現某個少年對雞蛋起強烈的過敏反應症。姑媽早晚吃些雞蛋，只要嚼上幾粒有些許的蛋末，和便子接觸，就足以引起不良的反應。

醫生們還有更驚異的例子，有幾個患者對蛋類的反應是很敏銳的，雞蛋做成的肉品，便們們發生風疹，可是由雞蛋做成的却毫無影響。因爲雞蛋做成的肉品中不免含有少許的蛋屑。和這相似的，一個對牛乳起變態反應的人，吃些雌牛製成的肉味，常引起各種病症，可是雄牛的牛肉却毫無關係。

有一個患者對海參的反應很敏銳，只吃幾片海

訪過蕎麥的莊稼，他們所釀成的蜜糖，就可使他的腹部發生疼痛，我們知道，使他生病的並不是蜂蜜中的糖量。只不過蕎麥中的一些殘餘物而已。假使你在實驗室中用透析法 (Dialysis) 把水和糖除去，實在沒有什麼遺留了，可是就是這個「沒有」使他深感疼痛。

假使一個醫生遇到了一個變態反應症患者，他就要像一個偵探似的去研究。他找尋線索，除去疑惑，追跡原因的所在。普通找尋有害物質的方法，是「布荷試驗法」(Pouch test)。這個方法怎樣應用，我們可借美國中西部的一个神祕病案來說明。

有一天一個老年人祇一下信套的上口，預備封一封剛寫好的信。幾分鐘以後，他開始全身震盪。他的臉上發生雀斑，他的呼吸一促，他跌在地上，失去了知覺。可是在半點鐘以後，他又恢復了常態。在另外一個時候，他由鞋匠那裏取回一雙皮鞋，想試一試是否合式。這雙鞋子穿在他還沒有脫去，他就昏昏的倒下去了。這個怪病的祕密在那裏呢？

他的醫生以爲這病之源在乎變態反應。他把患

者所接觸的各種可疑物質，用一些緊身帶很厚年的貼在皮膚上。在這些試驗上，無害的物質沒有什麼影響，有害的物質，皮膚上發生斑疹，或者其他各種的反應。幾乎每一次把魚膠接觸到他的皮膚，患者就呼吸就急促起來了。這個魚膠對他的組織是很毒的，他在信套的上口和皮鞋的內底二次的過到了牠。

有一個醫生應用布帶試驗法，知道有一個四歲的女孩對二十八種不同物質發生強烈反應。因為幾件日常東西對她的系統有害，發生不良的影響，所以她遭受乾草熱、氣喘、風疹和經常的胃病。這些日常的東西包括馬鈴薯、雞蛋、鱈魚、鯊魚、芥菜、辣椒、黑胡椒、雞毛、牛毛、稗草的殼兒、百結草的花粉和同西匹靈等。

最近維多利亞州里芝靈(Richmond)的著名變態反應症專家瑪安博士(Dr. Warren F. Vaughan)根據法國科學家費達博博士(Dr. F. Widal)的先驅工作，宣佈一種新的檢查不悅食物的方法。患者吃些可疑的食物後，每隔半小時抽取血樣，在顯微鏡下檢查。假使這個食物是疾病的原因，那末血液中的白血球數目必顯著地減少。

新方法公佈了幾星期以後，就引起了他的價值。有一個患者從美國中西部的療養院中，八年以來繼續的發熱。醫生診斷他的病症，以為是結核病。有一個醫師用瑪安氏試驗法，知道她患了變態反應症，因繼續不斷的取食某種營養劑的毒故。當這種食物除去以後，他的熱度消退，她可以除去治療將近二十年光陰的療養院了。

真是很奇怪，最滋補的食物常常最容易引起疾病。變態反應症中比較重要的有雞蛋、麥粉和牛乳。還有，變態反應症患者很少不喜歡使他們致病的食物——而且常常是他所嗜好的。

假使你問一個專家，這些食物在人體系統內發生些什麼情形，他卻不容易給你一個完滿的解答。有一次，有個人問愛迪生(Thomas A. Edison)關於電的定義，他回答說，任何一個小學生可以下一個和他一樣好的定義。他知道電如無作用，但是他不知道電是什麼。變態反應症也是這樣的。我們知道這類的影響，牠的結果，可是牠有什麼能夠產生這種影響，這種結果，大部分還在五里雲中。許多科學家都想識透牠的神祕性。

一個普通接受的事實是這樣的：異物(Foreign

(Anaphylaxis) 進入患者的血液後，他的身體中發生很多的抗體 (Antibody)，抵抗這外來的異物。專家們相信，異物進入愈多，這些抗體的作用更加激烈，因此使患者健康破壞，而發生變態反應症。

這個學說認為反應是血液中所進行的，可由下面的一個臨床報告證明。驟然一看，這個報告真是好像傳奇一樣。

在一個緊急的時候，患者接受血液的輸送，挽救了他的生命。可是不久以後，他就頻頻打噴嚏，研究結果，知道捐血清 (Blood donor) 對雞毛發生變態反應。因輸血的結果，變態反應症在迅速而暫時的輸送給這個患者。他枕頭中放有雞毛，所以他立刻受到不良的影響，而頻頻打噴嚏了。

最近在美國醫學協會上，報告另一個短時間變態反應的奇異例子：有一個婦人腹部施行手術以後，發生一種乾草熱的症狀。醫生發現，她對縫合傷口腸線的反應是變態的。到了治療的末期，腸線完全由身體吸收，而她的「乾草熱」也亦隨地消失了。

偶然的，幾種普遍的藥物，如奎寧或阿斯匹靈，產生一種出人意料的結果，因為患者對牠們是

變態反應的。有一個患者因糖尿病而逝世，因為他不能服用胰島素 (Insulin)。有一個女孩，身上受到傳染，用亞麻仁油敷會發癢，反使病情惡化。她對亞麻仁油的反應是變態的。

化妝粉——面粉、牙膏、香料、生髮油、香皂——對這些反應過敏的人是有毒的。有一個富有的人旅行數千哩——到加利福尼亞，佛羅里達 (Florida)，阿利利加——想找一個氣候適宜的地方，可以除去她的氣喘病。可是她失敗了，她無論到什麼地方，仍在帶着氣喘病，——在她的粉盒中。她對苦蒲根是變態反應的，而這正是她所用粉中的一個成分。

這使我想起曾經遇到過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有一個青年，他每次和愛人接吻的時候，他開始喘氣。女郎臉上的一種特殊香粉，就是這件神秘的底蘊。

還有一個記錄，一個船主一上岸就患氣喘。回到海裏就好了。調查結果，知道他對脂肪中的苦蒲根是變態反應的。在海上沒有女人，也沒有脂肪，所以氣喘病也就不見了。

使人們發生變態反應的東西，不一定要吞下去

或呼吸到，這可由許多臨床報告上看到。下面報告二件富有幽默性的故事：

一個紐約女人到眼科醫生那裏配一副新的眼鏡。在回家的路上，她看到路上人都向她用視眈眈，她百思不得其解。回到家以後，她向鏡子一照，豁然明白了。橫過兩邊的厚頰發生一條粗大的朱色的紅線，顯然的，眼鏡框子的某部分對她的系統是變態反應性的，因之使她的視線也錯亂了。

我們想一想更奇異的故事：有個美國東方的女人，她是樂隊中的一個重要人物，當她開始吹笛的時候，她的上唇就發腫起來。奏樂完畢後，她的上唇腫脹得好像蜜蜂咬過一般。那晚腫脹開始消退；可是第二天開始演奏的時候，上唇又復腫脹如故。每一次當笛子放到她的口中，她的上唇就腫脹起來。

她把樂器拿到醫生那裏，並且把奇怪的故事講給他聽。醫生開始檢驗，知道最近新換的笛嘴是

由某種木材製成的，而這個女人對牠是變態反應的。另外換了一個笛嘴以後，她神祕性的疾病就沒有了。

講到這裏，諸君或者要問，變態反應症是不是遺傳的？假使父親對牛乳、雞蛋或蓮花的花粉的反應失常，那末他的兒子是不是也是如此呢？

科學家可以給你一個肯定的答覆：否。紐約大學醫學院小兒科教授賴德南博士 (Dr. Broe Ratner) 詳細研究二百五十個患變態反應症的兒童和三百五十個正常兒童的家庭歷史，知道前一組變親中患變態反應症的並沒有比第二組多。

我還可以把我親自看見例子，講給讀者聽，有一個人可以整天的騎在馬背上，可是他的兒子騎上半小時以後，就開始打噴嚏；可是這個兒子可以聽己所欲吃胡桃，而他的父親只要稍稍嘗到，就發生風疹了。

在醫學史上，變態反應症是一個饒有興趣的問題，很值得我們繼續去研究的。

今日的青年應該立志當一名科學家

我們能利用飛彈旅行嗎

慧 貞

(I)

直到今日，還沒有一個人曾經利用火箭來旅行，雖然有人試驗把各種動物如鼠兔等放在火箭內放射，結果發現這些動物並沒有受到損害。若干年前，大約是在一九三三年，據說德國有一次在火箭內載了一個人，在漢堡附近放射到六英里外的一個地方，但是對於這試驗始終沒有一個正式的記錄。這件事情一定是件傳聞，也許真有其事，但因試驗失敗，沒有發表。

當火箭用來載運信件或貨物，發展到相當地步時，也許可能用來載運旅客。有些勇敢冒險家乃冒險來駕駛一架大的「郵件火箭」。但是為了駕駛員的安全與舒適，必須要有相當的設備。火箭內至少要有供給空氣的裝置，並且火箭內要經常保持海平面的壓力，還要不斷的供給充分的氧氣，以及排出

過多的穢氣，此外減少震動的裝置，也是不可缺少的。假如飛行時加速度過高時，駕駛員就需要賴在一張裝有彈簧的吊床上。他在飛行的時候，就完全依賴火箭上的自動駕駛裝備，這是因為速度太快的緣故，使他來不及操縱各種儀器。

最初飛行時，甚至乘客也不能看出，他是飛到那裏去。他的身體必須綁在坐位上，以免過分震動，至於窗門等，因為會增加火箭的重量，所以也沒有裝置。即便裝了窗門，乘客也不能看出什麼。開始飛行時，他或者可以隱約的看見地下，很快的就消滅了。雲和霧立即遮蓋了整個地球，從高氣層上看下來，整個地球好像是藏在烟霧中；太陽的光輝幾乎可以便你的眼睛受傷。當乘客在這迅速的變動中還沒有恢復原狀時，火箭又開始下降了，速度漸漸減低，但是乘客仍不能看見目前的景物。當火箭下降到相當高度時，就從兩邊伸出兩隻翼來，

便火箭可以發射中找尋下來的地方。

乘客在起飛時，心裏一定很恐懼，然而他不論描述起飛與下降時的情形。但是當他到達目的地之後，他一定會感覺萬分的喜悅。

(11)

我們目前還沒達到普遍的利用火箭傳遞信件的程度，雖然有少數郵件在短距離中利用火箭來傳遞，是成功了。假如我們能夠解決各種困難，使火箭可以長距離的傳遞信件。在理論上乘載旅客的火箭是不久就要出現。但是乘載旅客方面是比較運其他貨物更要困難，因為除了機械的問題外，還要顧慮人類心理與生理上的問題。

在機械的構造與容量方面，載人與載郵件的火箭是一樣的。火箭是以引擎向後噴射的衝力所推進，燃料是在引擎內燃燒。引擎只是在航程開始時的一部份距離中發生動力，到了相當時候就停止作用，火箭即利用已發生的動力向前進行。所以火箭所能航行的距離，是根據它所能達到的最大速度而決定，換言之，是根據引擎噴射的速度，以及所剩燃料與火箭本身重量的比例而決定。

一架火箭所載的燃料，若是兩倍於本身的重量，則它的速度大多數可以達到它本身噴射的速度。火箭的速度是可以增加的，只要我們能增加燃料重量的比例以及減少火箭本身的重量與載運的重量，但是這卻需要更多的經費來設計火箭的構造，並且對於載運的能力必有損失，這顯然與用來裝載郵件或旅客的宗旨違背。然而，我們還可以從增加噴射的速度——即採用較好的燃料與更有效力的引擎——來增加火箭的速度。

目前，我們已經有一種標準的火箭引擎，它的噴射速度大約每秒鐘是六七千呎，但是我們若採用乙炔或液體氧氣來作燃料，在理論上它的速度還可以增加一倍。所以我們可以大膽的假定，將來如能用火箭載運郵件與旅客時，它的噴射速度一定可以達到每秒鐘八千呎以上。

我們同時可以推測，將來設計的火箭，在構造方面一定是很輕便，但是非常堅固。火箭本身之重量、載重量與燃料重量的比例可能是一、二、六之比；換言之火箭本身重量與載重量的和，只等於燃料重量的一半。

火箭準備飛行時，它的全部重量可能是九噸。

在停止發動機時，因為全部燃料已消耗了，所以重量只有三噸。當時它的速度可達到最高點，即本身噴射的速度，繼續在高空層前進，它的速度大約是每秒鐘八千呎。這速度可以使它繼續飛行四百英里之遠，雖然當它漸漸接近地面，空氣的阻力加大，可能稍為減少它航行的距離。火箭飛行達四百英里在起飛與降落之間，只需六分半鐘。

當火箭達到目的地後，即卸下一切載重，一噸的郵件或不到一噸的旅客。假如這火箭只裝載郵件，就不必有其他特殊的設備，只要有相當容量的貨艙來裝放郵件。但是，載運旅客就不同了，它需要裝上許多特殊的設備，以保障乘客的安全與舒服。

我們已知道載運旅客的火箭，至少是需要些什麼設備，然後可以維持旅客的生命。最重要的就是供給氧氣的設備，還有其他用來保護乘客在起飛與降落時劇烈顛簸的設備。至於商用的火箭更是注意到乘客的舒服，裝有調節空氣的設備，坐位或吊床，各種安全設備，旅客的行李，以及其他鎖碎的東西，如枕頭、坐墊、飲水等，都可能增加火箭的重量。

火箭的重量還要加上駕駛員與各種駕駛的設備。雖然載郵件的火箭可不需駕駛員，但是載運旅客的火箭，至少需要一名。駕駛員在火箭開始飛行時是用不着控制駕駛器，但是到了相當時候，它就要操縱火箭的前進方向。

因為火箭上還要裝許多其他的設備，所以裝載的乘客與駕駛員一共只能五人。每人的體重與他的行李大約共有二百磅，五人就是一千磅，其他為乘客之安全與舒服而裝置的設備也只能有一千磅。

我們現在已漸漸可估計這種旅行的費用。例如從紐約飛至匹茲堡，距離約為四百英里，所需的燃料約為六噸的液體氧氣與汽油。每磅燃料的價值若以美金二分半計，六噸的燃料就需要美金三百元，平均每一名旅客要負擔七十五元。

事實上，這種旅行除了燃料之外，還要加上火箭本身的價值，管理上的費用，火箭起飛與降落場所的費用，以及徵稅、保險、損害等費用還要加上，所以從紐約到匹茲堡的「火箭票」，至少需要美金三四百元。

但是，我們同樣的從紐約坐火車到匹茲堡的車票只要美金二〇·七七元，就是乘飛機也不過是美

金三五·〇一元。所以「火箭機」雖然昂貴了，而它飛行的時間只有二小時。但是我們知道，火箭的火箭決不會因為費用太大，而停止製造。九噸重的火箭可載最重的一箱，假如把它的體積增大一倍，乘客及分箱的費用必減少一倍以上。在十八噸的火箭中，我們可載九名乘客，在三十六噸的火箭，乘客或可載二十名，因此在分擔的費用方面，必能減少甚多。

在火箭發射的時期，可能又產生一種，利用火箭的原理而製造的噴射飛機。它可能是一種裝有導管引擎的滑翔機，每小時的速度可達四百英里。又可能有一種用噴射引擎的高空飛機，可能加上導管引擎增加速度，每小時可達六百七十英里。還有一種巨大的噴射飛機，在十二至十二萬英里的空中飛行，每小時的速度可達一千五百英里。然而，將來載客的火箭的速度是沒有一樣可以與它比較的，它將來的速度，可以達到每小時一二，〇〇〇呎，即每小時的速度是五千英里。

(三)

人類在飛機中的速度中，能夠承受多少？這是一

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

當飛機最初發射時，就有人起來反對，認爲人類的肉體不能忍受每小時十五英里的速度。後來當飛機發射之後，又有人反對，以爲在這樣快的速度中，人類的身體是支持不了。但是人類的身體已變成相當強健。並且，速度對於人類的身體並沒有任何影響，對於人類有影響的，只是加速或減速時的變化。

火箭開始向上飛行時，當然是一種加速的運動。在若干種火箭中，加速度可能是十至十五倍於地心吸力，換言之，它向上的速度是較一種自由向下降落之速度，大十至十五倍。當我們考慮人類能否在這速度中支持，我們首先要研究，人類所能忍受的最大加速度是多少；其次，火箭開始飛行時的加速度，是在那一種程度中，最適宜於乘客。

人類忍受加速度的能力已成爲一種研究的問題，因爲它已是決定飛機俯衝與上飛之最大速度的一個因素。我們現在已普遍的承認，一名健全與正當的青年可忍受六七倍於地心吸力的加速度（即每秒約一九二至二二四呎），而不致有嚴重的影響，雖然也有些人在這樣的加速度中已經倒下，這

是血液腦部血脈減低的原因。但是，我們可以用一種俯臥的姿態，防止這種昏暈，甚至在九倍於地心吸力的加速度。在適當的姿態與其他條件下，一個健康的正常的人或者可以短期間忍受十倍於地心吸力的加速度。

加速度對於人體的主要影響，只是感覺自己的體重突然增加。但是，對於人體是相當的痛苦，普通的人在三倍於地心吸力的加速度時，就感覺不舒服。假如乘客的體重是一百五十磅，當加速度是三倍於地心吸力時，他就會感覺自己的體重突然增加到四百五十磅。這是一個相當大的重量，只要他躺着不動時，還可以支持。但是加速度增至四倍時，它的體重就好像是六百磅；五倍時，就好像是七百五十磅了。大多數人是受不起這種壓力的，幾乎使人不能呼吸。

所以，我們可以獲得一個結論，載運旅客的火箭的加速度只可能三或四倍於地心吸力，即每秒離六九至一二八呎。

因為，我們敢大膽的推測，將來一定可以製造載運旅客的火箭，作長距離的旅行，每秒鐘的速度是一英里，旅客在各種設備之下，是能夠忍受相當

大的加速度。

(IV)

除了生理上的影響，火箭對於人類的心理也有相當的關係，但是比較容易解決。

火箭加速的時候是很短的，大約開始飛行時的一兩分鐘就很足夠，加速度只要三倍於地心吸力，就能產生所需要的速度。那時的燃料已消耗了很多，餘下的少數在下降或減速時應用；引擎即停止作用，但是火箭仍繼續向前進行。這時加速的階段已過去，增加了三倍的體重立即回復原狀，這種情形物理學家稱為「突降」。在這階段中，旅客與火箭中的其他物體，都不受地心吸力。

人類在事實上，從來沒有經歷過，絕對沒有重量的情況，我們不能預測人類的身體將受何影響。可能除了血液循環恢復原狀產生昏暈外，並沒有其他身體上的不舒適。但是，這時對於心理上的影響卻值得注意。

人類只有在空中掉落時才感覺到沒有重量的經驗，但是任何人卻懼怕從空中掉落的，火箭在停止加速後，人體就好像要從空中掉下，所以產生很大

的過備。但是這種可以從經驗中事跡。

其也有一個困難，就是在航程中，旅客們氣
候要地隨時，發生問題了。因為這些食物在盤
裏，這便會隨着前進的方向飛出去，就是落在刀叉
上，還未送到嘴邊，也會向上跳起，因此只有用一
種營養的食料，放在一隻如牙齒的管子，直接送入
口內。至於飲料也復成問題，飲水若放在杯內，立
即會濺出，像雨水一般飛到外面。所以也只有放在
瓶內，直噴飲下。

(V)

最後，還有一個大困難，就是到達目的地後，
停止前進的問題。火箭開始飛行時需要加速，如今
停時卻需要減速了。普通人以為減速的最好方
法，是重新發動引擎，向着前進的方向噴射，以減
低前進的速度。但是，這又需要大量的燃料，燃料
的貯藏又成了很大的困難。

鈴木 日本投內閣首相

鈴木實太郎——海軍上將，一九三七年七月七號，為接近天皇之「元老」。在他四十二歲時，
任海軍大臣。一九三六年八月，任內閣首相。一九三七年八月，任內閣首相。一九三七年八月，任內閣首相。

它比發動引擎所需的燃料更多。假如火箭的燃料
停止前進的燃料，那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例如一
架火箭在開始起飛的時候，全箭重量是三十六噸。其
中有二十噸的燃料是用來推動火箭，餘下十一噸
是乘客，那件與火箭本身的重量。假如停止也需
燃料，那件火箭的全部重量又要增加。

但是，在理論上，我們已尋出一個解決的方
法，我們可以利用空氣的阻力，來停止火箭的前
進。我們只要在火箭的兩旁裝上可以伸縮的翼，要
停止前進時把兩翼伸出，增加空氣的阻力就可以
了。

利用火箭來旅行，固然還有許多其他的困難，
但是目前最大的難題，極大的困難是可以克服的，將
來的不久我們必能花數十分鐘的時間，就可以從中
國飛到美國。

國際知識

蘇聯在遠東的堡壘

王學哲

在過去十五年中，蘇日兩國在共同的邊界上，均曾增強她們的軍事力量，且雙方均駐有相當的軍隊，以備任何緊急事件發生。自從一九三一至三二

年後，因為日寇佔領東北，以及進展至內蒙古，建立一個叫做「蒙古自治政府」的傀儡政權；因此蘇日間的共同邊界即大為伸長，在目前已在三千英里以上。從前兩國除了在庫頁島上有八十英里的交界外，在朝鮮邊境沿着圖們江 (Tumen river) 只有十一英里的共同邊界。

西伯利亞的海岸線是非常的彎曲且有許多海灣，它幾乎是從北緯四十二度三十分一直伸展到白令海峽，恰巧在北極圈的南面。它最顯著的特點就是廣大的堪察加半島 (Kamchatka)，面積約有一

○四、○○○平方英里，長七五○英里，成鄂鄂次克海 (Sea of Okhotsk) 的東岸。在該海的西面，即為庫頁島，距離西伯利亞海岸只有六百英里，且千島羣島即位於該海的海口。

蘇聯沿着海岸之最重要的基地顯然是海參崴，有時被稱為「通至太平洋的鑰孔」。廟街 (Nikolievsk) 位於黑龍江口，對着庫頁島，是蘇聯領土的一個突出地。海參崴即在它的頂端，指着日本帝國的心臟，如同一柄手槍似的，而它的引擎機却在伯力 (Khabarovsk)，它是黑龍江的一個港口，且為蘇聯在遠東海陸空軍的中心，由於這個突出部分，滿洲、朝鮮以及通至日本間的航線，均受甚大的威脅。

日本一切之主要軍事、工業、交通與人口中心，都在這島鏈的七五〇英里範圍以內。在吳港又有許多強大的艦隊基地，神戶即位於日本海內；橫須賀即在東京灣內；在世博是在長崎半島後之隱蔽的島端；以及日寇在日本海的次等基地如鶴野、利大後，控制着本州與北海道間的津輕海峽 (Tsuruga and Strait) 除了津輕海峽之外，還有在北海道與庫頁島間之三十英里間的宗谷海峽 (Soya Strait)，以及把日本與朝鮮分隔的對馬海峽。

海參崴已成為一個在西太平洋的軍事中心地。位於西伯利亞鐵道的終點，是遠東唯一與歐洲有政治與交通聯繫的港口。它將來可能成為世界上最偉大的航空港。城市是建設在一個極優良的港內，稱為黃金角 (Golden Horn)，是一個不規則，圍繞陸地與港水很深的海灣，只有四英里長一英里闊。港口有若干大島，均設有堅強的防備。北面的海岸是崎嶇的岬和岩石的高地所組成，且均設有軍事防地。

這海港的人口已大量增加，十九世紀末年時只有三萬人，目前除了駐防之軍隊外，已超出二十萬人。它是蘇聯太平洋艦隊司令部的所在地，但是官

方對於這事並沒有發表任何公佈，據一九四一年的估計，當時已有戰艦一百艘。可能是十艘毀滅艦，四十艘魚雷艦與五十艘潛水艇。蘇聯的太平洋艦隊常常是保持相當強大，尤其在最近的三年中，又加強了不少。

除了太平洋艦隊外，該港又駐有蘇聯在黑龍江之三隊小艦隊之一隊。黑龍江是世界上大河之一，長三千英里，可以用大汽船航行的有一千五百英里。滿洲與西伯利亞的交界就是在黑龍江的伯力。

日蘇雙方都會積極的在各地建立海軍基地。我們已知道蘇聯曾在坡西圖灣 (Peet) 建立海軍航空基地，而日本則在羅津 (Rajin) 建立基地。後者是在朝鮮東岸北部的一個海港，有鐵道直接通至滿洲之重要的工業中心，由於盟軍對於日本本土的轟炸，日本已利用這鐵路把許多重軍事工業遷至東北。此外日本還有兩個秘密的基地，但蘇聯早就注意到這點了。

海參崴作為海軍基地是有一個缺點，因為它的港口每年在十二月至三月間就為冰凍凍結，但是現在已可用破冰船來維持港口的開放。冬季的結冰對於伯力東面的波斯托羅灣 (Postovoi) 也有很大的障

蘇聯因行攻陸去這些區域，乃在滿洲及南西不遠的波羅的海，其立憲對其供應的基地。

蘇聯的另一个發展，是在蘇聯羣島 (Korona, Dvski Islands)，它是地察加東部的一個捕魚工業中心地。這年島的主要城市與海港是叫做彼得羅夫洛斯克 (Petropavlovsk)，它的停點是位於北海的航線上，蘇聯曾宣稱加強保護這條航線的艦隊。他們發展與鞏固了彼得羅夫洛斯克，以對抗日本在這航線上的力量。

庫頁島位於鄂霍次克海的西面，是由蘇聯與日本平均佔領。一九四四年，蘇聯由於外交上的勝利，使日本取銷有價值之煤礦與油礦的專利權。這島嶼所藏的礦物非常豐富，據說該島之油井每年可出產六十萬噸，這些油井大部分是在蘇聯所管轄的北部。

過去十年間，蘇聯曾努力使遠東的領土，可以自給自給。於是迅速的發展工業與交通，西伯利亞鐵道也鋪了修軌，且有些地方鋪了三條軌道。還有一條支軌通到鄂爾斯克。軍事交通網亦已大部分完成。在黑龍江河上，又在伯力等地建立重要的空

軍工廠。

伯力是具有特殊重要性的軍工廠，它控制着黑龍江與烏蘇里江 (Ussuri) 合流的地方，滿洲的陸軍和海岸。伯力城是在河面上三二五尺的岩石上，十九世紀時，人口只有一萬四千，現在已增加了十倍，其中十萬人是一九二六年後才遷來。

在黑龍江可通航之一段的起端，有一個重要的文化與商業中心，叫做海蘭泡 (Blagoveshensk)。

在這地方以上是不能航行的，但是可用小汽船運至上游的西雅 (Zeya)，這段大約又有三百英里長。西雅是一個開採金礦的區域，文化相當發達，有學校、劇院、博物館、公共圖書館，人口在一九二〇年以後已增至六萬。

蘇聯在遠東的領土是含有極豐富的礦產，如煤、鐵、石油，以及其他礦物。一九四四年終，莫斯科曾發表若干關於工業發展的報告，黑龍江上已建立強大的軍事工業。

自從日蘇廢除中立協定之後，蘇聯已正式宣佈，從海參崴到伯力間的區域，已是「不可攻破的堡壘」。

我是美國的女間諜

渣大維譯

Olive Phillips 原著

——譯自 Reader's Digest, May 1945.

轉譯 The American Mercury. —

一九四二年二月間，當美國軍隊從巴黎（Paris）撤退的時候，我和我的女兒狄安娜跟着

他們一同撤退了，為的是不願離開我的丈夫，約翰·費利浦，步兵第三十一師總司令部的參謀官。

後來因為遭遇到敵軍的圍攻，我們只好進入深山中潛伏起來，這種穴居野處的生活，活像一羣被追捕的

野獸。不久，狄安娜得了瘧疾，病得很沉重，亟須醫治。在束手無策的絕望中，我只好冒險帶着她

偷偷地潛回馬尼刺去。我們在法雷羅克羅斯，狄安娜父親的親戚的庇護下，就在馬尼刺居住下來了。

由於在深山中的幾個月悲慘的生涯，使我對於日本人恨入骨髓。我告訴羅克羅斯，我想要去刺探

他們。我的計劃是在濱海的地上去開設一個夜總會，我可以在那裏觀察船隻與軍隊的調遣；並且還

可以從日本顧客口中探聽消息。羅克羅斯二勳爵我，他對我一定會被處死的。

但是，日本軍人對於不屬於他們的軍隊及編制，我是司空見慣了的。我曾在費利浦的參謀會裏，化為爲陶德夫人，當住了兩個多月——在日寇

的嚴密監視之下——他們對於我絲毫沒有懷疑。我

懂得我是意大利人，戴着一個華爾道人的。因為我有橄欖色的皮膚及黑色的頭髮，所以他們並不能

疑。從前我曾在羅克羅斯多時，我自離開中學以後即加入了一個馬戲團。我的低深而宏亮的歌喉，

唱得十分自滿。當我在費利浦那裏工作時，乃學會了許多關於在馬尼刺應設的常識和經驗，並且

且構想了日本人的性格。我就這樣決定了，如果我把價格提得很高，只與日本高級官員周旋，與低級

軍將領們奉承，我的計劃一定能從成功。

於是我就去典質了一隻鑽戒及一個手錶，得到相當的菲幣（比索），足夠作夜總會の開辦費了。我就在埃密脫（Ermita）區找了一所房子，可以看到港內船隻的調動。我又給這地方取了一個名字，叫做「梅花俱樂部」（Yarbaki Club）。Club 這個字在日文裏是狹義的，專指俱樂部而言。日本所謂梅花乃是一種山茶花，並且有着艷麗不易獲得之意。范利，一個菲列濱姑娘，是我的歌舞主角。她知道我應該怎樣做，並且她曾經救了我好幾次生命的危險。

在開幕的那天晚上，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五日，我便站在門口招待，一位日本軍官喜氣洋洋地走了進來，我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嘴裏還譯「Konni-
[Name]」，意即一個非常禮貌的晚安，然後我就帶了他找好一張桌子；他自己可以選擇一個舞伴。她會替他斟啤酒，點香煙，陪着他有說有笑。馬尼刺多數的夜總會每星期只有一次歌舞表演；而我這裏每晚都有。范利會唱日本歌，我就唱幾曲戀歌，還有菲列濱的少男女們來表演他們的土風舞，這些都是日本人所最欣賞的。

有的事情真令我傷腦筋；起初，日本人總想輕狎地來嘲弄我和那些舞女；並且常常批打我們的面頰，當我們告訴他們這裏不是那種地方時。後來我們逐漸將顧客的水準提高之後，這種困難始告終止。幾乎所有的顧客最初都抱怨我歌舞表演的定價這樣昂貴。但，「到底，錢不是白花的！」你看他們多麼滿意啊！

年青一點的軍官們總喜歡喝啤酒，往往喝完過後把酒瓶朝地板上一摔，也不付賬，就揚長而去了。有一次，一個蠻不講理的軍官把一隻啤酒瓶打在一位舞女的臉上。日軍有一條嚴格的規定，凡日本軍人有不法行為或損毀財物情事，必須呈報。我却逆來順受從不去報告；爲了建立彼此的好感。

日本人又有一條法令嚴禁跳舞，因爲他們認爲跳舞是對作戰努力的一種侮辱。

雖然有如此的規定，但這些日本軍官還是時常強迫侍女跟他們跳舞。一天晚上來了一個日本憲兵，還自穿過地板走到一個軍曹面前，他正在跳舞，日本憲兵隨手打了他一個耳光。這位軍曹弄得滿臉赭紅，趕快離開了舞場。我偶有點害怕，怕他們會因此封閉此地；果真是被討的話，我一切的努力

都等於零了。范利悄悄地對我說：「這件事交給我就辦好了。」

於是她一個日本少佐就告訴憲兵，說我們曾經提出過抗議，但是無效，不得已只好讓步委曲求全。這位少佐還幫忙行了一點賄賂，這樣憲兵方才肯罷休，從此之後日本願主對我更加信任了。他們每夜都來玩，這在另一方面也是我的生財之道。現在是開始工作的時機到了。

我跟巴丹戰區的游擊司令波納上尉取得了聯繫。我的暹名叫做「High Pockets」，我的情報都用食物的名字做密碼，若是重要的消息就寫「美味的蠶豆」，若是這項消息是陳舊的，就寫「黃芽白菜在帶來的時候就變酸了。」

我們用的第一個信差，已經被捕去並且已經被槍斃了。第二個信差還活着呢。他有一雙夾層底的皮鞋，我們把信件就放在那兩層鞋底中間。有時我們也會把一大串香蕉其中一隻香蕉的皮割開來，將信件放在裏面，再把香蕉皮貼好使之恢復原狀。

每個月我送給波納一包食物和藥品以及一些例行的情報。如果我得到了任何緊急的消息，我有一個非列濱藉的侍者，他可以立刻帶我跑到山裏去報

告，我所報告的消息不外乎日本船艦調動的情況以及過境的日軍的目的地所在等。

一個日本海軍上尉，一艘紅十字會醫院船的船長，有一天晚上到我們這裏來了。他喝得酩酊大醉時，告訴了我們他與大批日軍隊怎樣從波更維爾來到這裏。我問「是傷兵嗎？」

他聽了哈哈大笑，回答道：「只有少數人有一點兒輕傷，其餘的都是第一等的精銳部隊啊！我們知道那些美國傻子一定會放過一條紅十字會的救護船的。」

當天晚上我就把這項消息送到山裏去了，說日本人用醫院船來運送士兵。這位船長又告訴我，所有重傷的日本兵都被殺死，掩埋起來了。我從許多日本人那裏聽來，他們都是這麼說的，他們說無論如何一個人死了總比活着讓美國人來凌辱，拷問好些。

另一個晚上，我陪一個日本軍官坐着聊天。他說：「我從前曾經在什麼地方看見過你嗎？」我猜想他也許是說在費安娜那裏，我就回答：「呵！你是說以前嗎？……」他冷不防提起粗魯的拳頭，幾乎把我摔倒到地板上去。他惱怒地說：「你們這

種人總說『在日本人未攻以前，……』美國鬼子永遠不會再來了，從今以後只有日本的『新秩序』了，記住我的話！』

有幾次我知道我的工作的成績。有一位日本航空母艦艦長很喜歡聽范利唱歌。在他臨別那晚的歡送會上，范利就唱機開他，後來給他寫信應該寄到那裏。他說，他目前就要到新加坡去，然後再到布拉爾(Bahru)去。我得到這消息之後連夜就把它送出去。幾個月後，有一個他的屬僚到這裏來。他沉痛的向范利說：『你的愛人現在已經完了，大多數在那艘船上的人都完了。』我們便強勉地替他流了幾滴眼淚。

一天晚上，一個日本潛水艇司令官邀我跳「扇舞」給他看。他說他曾在舊金山看過沙利爾德(Sally Rand)的扇舞。我說：『好吧！你明天晚上來。』我們就做了兩把竹製的大摺扇。范利替我縫了一件肉色的緊身襯裙，我自己則在舞台上安妥了曖昧的紅色燈光。到了黃昏的時候，潛艇司令果然來了，並且他還帶了四十多位部將，結果把他們一個個都弄得神魂顛倒，頭眩眼花，若我是否真的像畫中畫。范利他帶了許多金銀珠寶，他說：

『你跳一個彩扇舞，明天一早我們就回到所羅門羣島去了。』

我又跳了一次扇舞，依然十分成功，同時又把消息波濤到山裏去。又過了幾個月，有一個他的舊部跑回夜總會來，告訴我他是那艘潛艇裏極少數的生還者之一。他舉觴為死者祝禱，喝得酩酊大醉。

同時，在另一方面我又設法與卡巴納吐安(Ochardman)集中營裏的人取得聯絡，以便營救我的丈夫。日本人把美國紅十會送去的醫藥品是買給他們而不是送給他們的。我知道這種情形之後，我就想送一些錢去給他們，因為他在集中營很需要它，而我則已經賺到了不少錢了。可是等我取得聯絡之後，僅僅使我昏厥過去，『你的丈夫兩星期前就去世了，日本人說他是患瘟疫，但他却是餓死的。』

戴拉爾(Daryl)和瑟芬瑞(Tiffany)他們倆跟其餘一千六百多位美國俘虜都餓死了，在到日本去的途中的一艘俘虜船上，這艘船被魚雷擊沉了。曾經寫信告訴我，在集中營裏的人們所食飽的產。范利他帶了許多金銀珠寶，他說：

二、時常送些信件，金錢，食物，以及藥物到集中營去。我們又曾被單拆開，拿拆下來的紗線編織成短襪套。甚至我們自己還製藥。腳氣病和壞血病在集中營裏普遍地漫延着，蓋俘虜們缺乏維他命之故。因此我們買了貝母精和當地土產的柑橘，加了白糖煮成蜜餞的菓漿裝在玻璃瓶裏，送到集中營去。門警，和獄卒們都爭着買這，普通我們都是用美國錢，鋼筆，和照相機來賄賂他們的。

我們一次送去的信會多至一百餘件，包括二萬餘比索（非常）的匯款。我有一隻瓶子，裏面裝滿了廢紙團，那都是匯款的收據，有些是寫在包紙煙的紙上的。我並沒有要他們的收據，他們的心眼真是太好了。至於那些今日僥倖生還的人，一點兒也用不着感謝我，我現在要說「忘了它吧！」

我最後的失敗也就是在於送給養救濟到卡巴納吐安集中營去。在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二日的早晨，我正在坐着吃早餐的時候，我因為聽說羅曼（Roman）一個到卡巴納吐安去的信差，已經被捕了因此我心裏非常懊惱又着急。突然之間，四個日本憲兵跑進來了，我嚇得跳了起來，兩枝實彈的

「左槍」觸在我的肋骨上。

「你的文件檔案都放任那裏？快說！」一個憲兵厲聲說道，「你是間諜！」我心裏沮喪極了，喉頭發乾，喘得難過。間諜普通都是要槍斃，否則就是殺頭的。他們把我的眼睛蒙上，帶我穿過了市區到一個拘留所去。當天下午就開始審問我，眼睛仍然是蒙着的。

一個聲音說道，像好萊塢明星的聲音一樣，「你從實招出來吧，High Pokeys，一切我們都知道。」High Pokeys 這幾個字令我驚悸得幾乎昏厥過去。他們截了一封信，但不知道是那封信，是給誰的？是給波納的嗎？果真是的話，那我還是趁早死了吧！」

他開始念一封我給霍芬瑞的信，我才知道這封信的菲列濱女孩被捕了。

忽然他又問道「誰是 Oale？」
我說這是 Oalanai 的縮寫，在那封信裏我說我們正缺乏裝菓醬的玻璃瓶，我請霍芬瑞把他所有的瓶子都還給我。

使我驚異之至，他們不相信我的回答，我於是被他們用腳踢，又拿鞭子抽打，「說！倒底誰是

Cal，誰是 Olenjohn？」

我不顧一切地大膽的質問答道「Olenjohn」是一種椰子，「Olanansi」是一種椅子。

「我們不是傻子！」那審問者咆哮着，「Cal 是暗語 John 是美國人的名字，你快招出來 Olenjohn 是什麼意思！」

我尖銳的喊叫着，他這幾個人把我拉出去，把我的手，腳，和頭都綁緊着的，一動也不能動。突然間他們拿一根水龍皮帶對準了我的口鼻，濺水進去。這就是所謂「水刑」，像湯死一般，越是更加可怕一些。水刑過後，當我的知覺恢復了，我便痛苦地喊叫出來了。他們又拿燃着的香煙頭來燒灼我的下身；「說啊！誰是 Donjohn？什麼是 Cal？」我還是像以前一樣再回答一遍。

「呵！你想再多吃點水嗎？」

在他們尚未把水管對準之前，我喊道：「到字典裏去找 Olenjohn 是什麼意思！」於是自來水又灌到我的口鼻裏面去，我第二次完全死過去了。

但是後來當我的知覺逐漸恢復的時候，他們不再問了。每一個日本軍官都帶了一本袖珍的英和字典，他們覺得我的話是不錯的。因此他們就走

了，將我的囚禁就把我發給監獄房開了。

我一個人單獨被關在監獄房裏達三星期之久，每天只給我一小碗飯，和幾杯水。有一天我聽見日本人在我房外走廊上拖地板的時候我就作手勢向他們討一點水來洗洗髒衣服。他拿一桶灰膩的肥皂水潑在我臉上。我癱坐在地上了，蓬着頭髮，身上帶得不行了，長滿了蟲子和跳蚤。由於食物不足使我日益衰弱，肉都從我身上跑掉了，香煙灼傷的地方都生了膿，結了痂，留下了永遠的創痕。我常常聽着自語，聽見了自己的聲音，才知道我還活在人間。

三星期後我被遷到聖地亞哥獄，關在一間八呎寬十呎長的牢籠裏，在這裏每一點鐘就像一世紀似的，三個月後有一天我偶然看見一個日本軍官在窗前進走，我在夜總會裏曾看見過他的。我告訴他我快要瘋癲了，我想知道我這個案子究竟應該如何判決，使我對於這個人間的地獄可以有完結的一天。

早上兩點鐘我便被帶去審問了。（日本人往往喜歡把犯罪從睡眠中拉出去審問，因為精神的疲倦使你不會倔強）。他們說關於我的案子的原來的部

對信紙已遺失了，但他們又搜到了另外的幾封。其中有一封我真是無話可說，因為我寫了，「現在，我是一個美國人在開一個日本夜總會。」

審問者對我咆哮着，咬牙切齒，怒叱道：「你這個惡賊，你從日本人的荷包裏奪去金錢，給了給那些下賤的美國人購買軍火。」

他們又給我上刑，還是把針尖釘進指甲裏面去，一陣劇痛，一陣交際，彷彿我渾身都要裂開了。即使我回答他們的問題，現在也不能夠了；因為疼得使我的頭腦都解體了。

一星期後我被帶到聖地亞哥獄下面的西房裏去了。一個日本軍官拿着一把雪亮的長刀。他命令我跪下。我覺得刀刀觸在我的後頸上。

「祈禱吧！」他說，「你的末日到了。」

我也許會畏縮，但是我已經失去了神智，萬籟俱靜，時間像洪水似的急流過去，我所禱了。然後又聽見這軍官說：「你真是個果敢的女子。要你說出名字，你一定不說，那我們只好相信你了，……」我沒有聽完他的話，就向前昏厥過去了。

三天以後他們又把我解到麥金利堡正式的軍事法庭去審判。我剛想辯護幾句，一舉動過激就打掉

了我半個門牙。「只要你說有罪還是沒罪。」我總要少受點刑罰連聲說：「有罪，有罪。」立刻我就被判決了，他們認為我是間諜，罪當槍決。

每天晚上當我躺在牢獄地上的時候，我時常幻想到「今晚他們就會把我拖出去槍決了吧！」過了一會我又不怕了；如此者一直到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於是，殊出我之意料，我被重新審判了。這一次我的罪名不是間諜而是「危害帝國政府」，他們要我說明我的理由，我連說「有罪」。於是我就判了二十年的「苦役」。

翌日，我就被送到一個婦女集中營去了，比較起來這裏好像天堂一樣。雖然我們挨餓，我們委香蕉葉和可怕的樹皮草根聊以充饑，但我們在一個和藹的非洲黑人看守下工作，也只要我們在每星期日本軍官來視察時作作樣子就行了。我的體力和腦力也逐漸恢復了終於這可祝福的一天來到了，在一九四五年二月十日。當戴着鋼盔的美國孩子走道來的時候。我赤着腳，衣不蔽體地，奔向前去。而我心中却因為重獲自由，可以重見我的女兒，重圓我的故土，實有無限的快樂。

美國的學校

王學哲

美國與英國的教育制度顯然是有一個很大的差別，美國早注重灌輸一般的實際知識，所以普通常識非常豐富，而英國則注重教授專門的科目和文字工具，作為高深研究的基礎。因此一般的常識却比較缺乏。

在比較英美的教育制度時還須注意一點，即美國的公共學校是相等於初級學校或公共教育局所設施的其他學校，任何學齡兒童都可以進入這些學校讀書。它與英國免費的中等學校又有不同之點，因後者只接受一些家長經濟能力窮困的學生或者是由於學生自己努力獲得獎學金的原因。並且後者的學生大部分將來是要進入專門的職業，所以他們的課程主要是根據大學入學的需要。

美國的公共學校是為一切兒童所設立的。它接受一般的兒童，他們將來可能成為一名商店的助手，速記員、機械人員、警察或公共汽車駕駛員；

他又可以去經商，或進入專科學校，成為一名工程師、醫師或科學家。它的目的是使最愚鈍的人對於知識也感覺興趣，並且給予他們謀生的基本準備。它的目的並不是為聰明的學生進入大學或專門的職業。它的課程不是以大學入學的需要而決定，它是以準備將來謀生及成為一名公民所需之知識而決定。

他們在公共學校裏學習生活的基本態度，把他引進一個平等的社會裏。事實上，一般貧窮的子弟雖然將來多數是成為一名公共汽車駕駛員，但是他們與那些富貴的子弟是同樣的有機會進入學校。並且貧窮的子弟也不覺得他們與富貴的子弟有何真正的區別。他們覺得在生活上是有同樣的利益。但是他們也許因程度不夠或經濟能力不能升入大學而感覺遺憾，他不希望終生做一名公共汽車駕駛員，他常希望獲得更好的職位與較優的待遇。然而，他

而從不怨恨。事實上，他的生活程度比極富貴階級差不了很多。

富貴的階級並不覺得自己是高超出貧窮者。他回憶自己因為在大學裏曾經奮鬥過，所以是優越一些。但是他的子弟也是和貧窮的子弟一樣，進入相同的學校，他們的妻子也是一樣的努力工作。

在學校裏使貧窮的子弟們，藉着常常的交往和究討，使他們能密切的合作起來。並且使男女同學在一密學習與遊戲，因此可以更自然與容易的互相了解。

此外，美國的學校還有一個很顯著功效，就是把外國移民的子女們教育成真正的美國公民。

美國人常常以他們美麗的學校建築物而驕傲。學校對於普通的國家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並需要優良的校舍與設備。美國的父母們以為把孩子送入學校是一件最好的事情，不惜負擔相當巨大的費用。在大部分的小市鎮裏，學校的建築物是最美麗，且是社會上集會的中心。然而教員的待遇是相當的薄弱，尤其是在較小的州裏，他們並沒有享受一般工人的戰時生活貼津。初級學校的教員每月的薪金約有美金一百三十元，還不及一名在政府服務的打字

員或送報員。所以學校常常需要聘請許多臨時的鐘點教員，曾經有一課在幾星期之內就換了八個教師。

美國學校當局與學生的家長是經常保持很密切的關係，新生入學數天後，學校當局就寫信請他的家長到來，於是學校與學生的家長就開始認識了，並且歡迎家長隨時來學校坐在課室裏，看他們的兒女是如何受教育。家長們還參加許多課外活動如音樂隊，俱樂部等，甚至在學校發生困難的時候，家長們在必要時可以輔助一切教學的措施。

兒童開始上學的時候就感覺非常高興，因為他們最初大部分的時間是遊戲，很少上課。大約在六七歲時才開始讀書和習字。他們的第一課學習就是怎樣和其他的兒童合作。每天早晨，他們集在一起，向着國旗敬禮，並且宣誓似的說着：「我發誓盡忠於一個自由與公平的國家——美洲合衆國。」這雖然只是一個簡單的儀式，但是它的影響很大，美國的最高法院已規定每一個學生必須參加這種儀式。因為國旗就是把美國聯合起來的一個象徵，如同英國的王室(Crown)一般。其次對於總統也必須表示尊敬，雖然就個人來說，總統也只是

公民，由人民暫時選為最高的職位。所以能永遠代役的就是國旗。

由於時代的進展，美國的教育當局已知道，單靠得本國的知識是不夠的，所以漸漸的注意到國際上的知識。並且在學校的時候，就使學生們學習民主的風氣，讓他們自己選出一班的班長或各種團體的領袖。同時組織各種委員會負責各種特殊的工作，譬如打掃教室、抹黑板與掃除廢紙等。假如有同學犯了過失，學生們就會自己在教室裏討論如何處以適當的處罰。但是，事實並沒有真正的處罰，大多數是放學以後，多關上幾分鐘才許回家。最嚴重的處罰就是不准他來上學。

每一星期或隔相當時日，學校就放映一次教育電影，如科學或游歷的電影，同時插入一些卡通片，增加興趣。學生們可以把他們最喜歡的東西帶到教室裏，甚至是一條無毒的蛇。學校當局也鼓勵學生把他們所寵愛的東西帶到學校來，所以我們常常可以看見成條狗躺在教室裏，或是坐在廊上徘徊，這對於上課是沒有多大影響的。

一年中若干特殊的日子，學生們是有他們的典禮或慶祝會。在母親日，孩子們自己做了些小

禮物或由帖帶回家裏給母親。聖誕節前，同學們自己做了許多聖誕卡，互相交換。二月十四日的發揚泰因節 (St. Valentine's Day) 是一個浪漫的節日，學生們寫了許多情信或談話信，送給他們最親愛的同學，曾經有一位女同學接到了二十九封這樣的信。

每學期開學的時候，大約選出了二十名年齡較大的同學，擔負學校的「哨兵」，這是一個很榮譽的職位。每天早上在美國的街道上，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哨兵」，帶着白色的皮帶，他們每天要在上課前半小時，就要來到學校，站在學校附近的街道口，協助年幼的同學跨過馬路。

大約在十一歲時，學生就可以讀畢初級學校的六年，準備升入中學。中學的前三年，也和我國一般稱為「初級中學」，這些學校大多數設在大市鎮的郊外，常有學生千餘名。因為初級學校肄業期間只有三年，所以全校只有三級，平均每級有三百餘名學生，每級又分有八組，每組約有四十名學生。學生讀完第一年級後，學校就根據學生的體力，試把他們分為若干等組，使天資較高或較優秀的學生，可以聚在一塊，進步也較速。

新學校畢業以後，孩子們就漸漸地進入了青年期。大約在十二歲左右，幾乎所有的女孩子們都擦了些化妝品和口唇膏，她們已很注意怎樣打扮和裝飾了。男子們比較起來，仍舊是穿得馬馬虎虎，他們在這個時期還是很魯莽，自信心不強。女孩子在這時已很規矩和自信心甚強。在這時期的女孩子在成績與其他方面都佔優勢。並且學校裏的教員多數又是女性，所以這所學校幾乎成一所女校。

男孩子在這時期多數是要做些工作，有許多是在上課前或下課後去送報紙，他們甚至可以請求學校准許他們早些下課去送報紙。幾乎所有的男學生在學校時都會擔任派送東西的職務，甚至有許多富貴子弟也是這樣。他們需要錢的時候，可以自己去做。他們並不以送報紙或送其他東西為卑賤的工作，而認為是一種很有價值的教育，使他們認識工作、金錢與商業的功用。

學校內的報紙不僅可以使學生們獲得寫作、編輯與印刷等實際的經驗，並且可以使男女同學的互相了解。幾乎每一班都出一份小型的報紙，常常登載着同學們的事情。例如：「你可注意到比爾和瑪麗發生爭執嗎？」「約翰和亨利因為大家爭着買

請瑪麗去看電影發生了爭執的衝突！」「昨日男同學回到宿舍時，臉上印着一個口紅印。」下課以後，男女同學常一齊到學校的咖啡廳裏喝一杯茶或冰結淋。總之，美國的男女同學們在十三四歲時，就很密切的交往着，使大家能夠互相的認識和了解。

十四歲時，功課是比較繁重，雖然沒有語文，但是一般的課程是包括了各種社會科學，主要是歷史和地理，此外還有英文文法、拼音、作文、日常用的數學、初級代數學、日常科學與衛生知識等。

每一學年中，除了日常的課程外，又分為文學、音樂、家庭與指導四個時期，每一時期為九個星期。在家事的時期，男女同學都要學習怎樣烹飪和料理家庭雜務，以及學習各種禮貌，在指導的時期內，學生可以從師長得到許多為人處世的指示，以及婚姻、職業等問題的指導。

運動在美國學校裏是極重要的，但是學校從不限定學生們的運動，讓他們自己舉行所喜愛的運動，或組織各種球隊或其他運動團體。除了體育以外，還有一種神秘的科目叫做「情緒的培養」，有時是教學生們舞蹈，或欣賞音樂的會樂團等等，這

男女少年在學校中培養成優良的性情。

學生們的課外工作是很少，甚至一點都沒有。

但是在一個月或相當時間要交一次讀書報告，所讀的書並不是由教師指定，而是自由選擇自己所愛好的。

學生在十五六歲的時候，就開始準備升入大學。但是大多數的學生已在這時候就離開學校，到社會上去專門去服務與賺錢，因為他們已有基本知

識和謀生的本領。他們從前就開始過他們獨立與自由的生活。

綜合來說，美國的學校是注意學生們自己的發展，以及養成自由、服從、與合作的習慣，就是民主的習慣；課程是注意實用，使每一名學生只要從中學畢業，就為一名良好的公民，可以自己謀生。由此可以看見一國的教育方法，對於一國的政治與社會是有多大的影響！

美國的報紙大王

美國最有名的報紙大王哈格蒂，他所經營的新聞紙，佔據了美國十七個大都市，共有二十九家報館，每日總銷數達一千萬份，其餘各家聯合起來的銷數，也不過是一千五百餘萬份，芝加哥哈氏報紙的銷數為一百六十萬份，紐約哈氏報紙的銷數為三百二十萬份，在舊金山哈氏報紙的銷數，超出別的報館聯合起來的數目兩倍以上，哈氏又出雜誌數十種，銷數均數百萬份以上。

培養同情心的學校

L. V. LINGG 著
沈 譯

關於比姆女士的學校，我已經聽得很多了，但是一直到上星期才有機會去拜訪它。

那裡有一英里路，獨者在一個開在古老的牆上的大門前停下了，當我準備向著找回零錢的時候。看見在路的盡頭有大禮拜堂的尖塔，我按了一下門鈴，門便自動的開了。我發覺我是在一所優美的花園裏，面向一座方形紅色而又寬大的喬治式(Georgian House)的房子。窗格子是純白色的，這白色往往使我起一種溫柔愉快而堅定的感覺，除了一個大約有十二歲眼上戴了綉帶的小女孩以外，再也看不到任何人了。她正被一個約摸比她少四歲的男孩子很小的領到兩個花壇中間。她停住了，問剛才進來的是甚麼人，他像是把我描述給她聽。不久，他們過去了，於是我走進一個門，那是一個含笑的女僕替我打開的——多麼美的景象吧！一切都和我所想象的——比姆女士是一位中

年人，威儀和善而又心地開明，她的頭髮已漸顯白了，她那雍容慈祥和藹的態度，對於一個思家病的孩子實在是一種安慰。

我們從容的談了一會，接着我問了些關於她的教學方法的問題，關於這點我知道的很少。

她說：「是的，實際上我們並不教很多的東西，那些跑到我這裏的孩子們——小女孩和更小的男孩子——只有很少的正式功課，沒有比使他們專心是更需要的了，那些功課都是最簡單的，像拼音、寫字、作加減和乘法等。其他的便是讀給他們聽和解釋了，當他們聽講時，必須很安靜的坐在那裏，手裏不準玩弄什麼東西，此外再也沒有其他的功課了。」

「但是，關於你那新奇的制度我已經聽到很多了。」我說。

比姆女士笑了笑說：「是的，是的，我就要提到

它了。這所學校的真正目的不僅在思想的灌輸，而主動的是在人格和公民身份的培養，這便是我一生的理想，可喜的是有那么多善良的父母們肯任我去試驗，而在我的理想見諸實行。請看一看窗外好嗎？」

我走到窗前，臨窗是一個大的花園，花園的背後是一個運動場。

「你看見了什麼？」比姆女士問道。

我說：「我看見了些美麗的園地，和很多快活的孩子。但是使我困惑和苦痛的，是他們並不像我所希望的一樣，全體都健康活潑，當我進來的時候，看見一個因眼病而被帶領着的孩子，現在我又看見兩個遭受同樣命運的孩子，同時正在窗下有一個扶了拐杖看別人遊戲的女孩，她像是一個沒法救濟的瞎子。」

比姆女士笑道：「噢，不是，實在她並不是瞎子，這不過是她輪到裝瞎子日罷了。那幾個也不是瞎子，今天是她們裝瞎子日呵？」一定是我發現了這度的驚異，因此她又笑了起來。「現在你對我們這種制度的重點恐怕還弄不清楚吧。爲了使這些幼稚的心靈對於不幸者真正的體會和了解，而使他們也

參與不幸，在學期當中，每個孩子都有一個瞎子日、跛子日、雙子日、殘廢日和啞子日，在瞎子日那天，他們的眼睛便被緊密的包裝起來，而且不偷看是一種榮譽問題，繃帶是在前一天夜裏就蒙上去的，他們一醒來便是瞎子了，這意思是在他們在任何方面都需要幫助，其他的孩子們便被分派去幫助和領導他們，這對於二者——瞎者和幫助者——是同樣的含有教育意義的。」

比姆女士繼續說道：「他們對這卻很感興趣，並沒有什麼苦痛，實在說來，多少是有點開玩笑的性質，自然囉，在這一天沒有過完以前，至少精神上是要感到痛苦的。」她接着說上去：「瞎子日自然是痛苦的日子，但是有些孩子卻說啞子日是最可怕的。因爲嘴是不能包起來的，那麼，孩子們便只有運用意志力了。……那麼請你自己到花園裏去觀察一下他們裝扮的怎樣吧。」

比姆女士領我到那些臉上蒙了繃帶的女孩中的一個面前，那是一個很美麗的孩子，我想她那在繃帶下面的眼睛，一定是黑的像楓樹芽一樣。「現在有一位紳士來與你談話。」比姆女士說罷便離開了我們。

「你從不偷看嗎？」我先開口問道。

她叫道：「不！那是可恥的事。我從來沒有想偷看了是如此的可怕，什麼東西都不見，時時刻刻都擔心會被打東西撞到了，坐下來是多麼的輕鬆呵！」

「你的引導者對你很好嗎？」我問道。

「很好，但是總不如我將來引導別人時那樣小心，那些會經營過賭子的人是最好的引導者，看不見是太可怕了，希望先生也來試一下。」

「讓我帶你走走好嗎？」我問。

她說：「嗯，好的。讓我們散一回步吧，但是要請先生把週圍的事物告訴我。今天過完的時候，我該是多麼快樂呀，別的環境日子都好過，還沒有賭子日的苦痛的一半，我想，把一條繩綁起來，扶了拐杖跳來跳去，那簡直是有錢的玩兒，把一隻手臂縛起來，便多少有點麻煩了，因為你必須吃別人替你弄好的食物；並且還有其他種種的麻煩，但心算不了什麼，至於這一輩子，我是不在乎的——至少，不會太重視的。可是當賭子是如此的可怕呀，爲了躲避那些不一定就在那裏的東西使人頭痛。現在我們是在那裏？」

我說：「在運動場上，正向那所房子走去，比姆女士正與一個高身軀的女孩在一塊高地上走來走去。」

「她穿的什麼？」我的友伴問道。

「一條藍呢的裙子和一件粉紅色的工人服。」

「我想那是米麗，她的頭髮是什麼顏色？」她說。

「很光亮。」我說。

「是的，就是米麗，她是個孩子頭，是很醜陋的人。」

「有一個老人在縛玫瑰花，」我說。

「是的，那是彼得，他是瞎了，已經很老了。」

「一個扶了兩根拐杖穿紅的黑色女孩向這邊走來了。」

她說：「是的，那是比瑞。」

我們就這樣繼續走着，在帶領那孩子隨便走的時候，我爲我的同情心是遠遠以前的十倍以上了。並且覺得需要一種描述週圍景物的技術，使讀者能得到更多的興趣。

當比姆女士走來招呼我的時候，我很不願意走開，並且把這意思告訴了她。

「啊！那麼我這一套畢竟還有點意思哩。」她笑道。

我喃喃的說着下面的話走回城去。

「我能看到別人的痛苦

而不分担他們的憂患嗎？

呵！不能，永遠不能。

永遠，永遠不能。」

擦皮鞋

一名高傲的客人無意中走進了一間房屋，林肯總統正在裏面自己擦皮鞋。

「總統先生，爲什麼你要自己擦皮鞋呢？」他驚奇的問道。

「是的，」林肯回答道：「你的皮鞋是誰替你擦的？」

文盲的好處

美國盛傳一個謠言，說大富翁萊比底斯(Lepides)是一個文盲。他的一個好朋友，想證實這謠言，就去問他，到底是否識字。

「我確是不識字」萊比底斯驕傲的回答道：「假如我是識字的話，我現在一定是南北洲一名郵差。」

「爲什麼？」他的朋友驚奇的問道。

「因爲我在十八歲的時候，曾經去投考當一名郵差，但是，我因爲不識字的緣故，沒有取錄，於是我氣起來，就搬到美國，才發了財。」

訪 問 記

英國名學者

羅士培教授訪問記

學 哲

一天，陪都的太陽曬在背上幾乎可以把你炙焦，記者就在這炎熱的天氣裏，訪問一位英國名學者，英國文化協會中國分會的代表——羅士培教授。記者因為曾經把該會所出版的「英國人之生活與思想叢書」譯成中文，因此羅教授很想與記者相見，同時記者也極希望有機會去拜訪他，於是預先約定於當天上午十時在兩路口的「中英科學合作社」相會。

在走訪以前，記者一向對於英國人的印像，以為是非常的嚴肅，極注重外表和儀式，因此稍為修飾一下。穿了整張西裝還結上了領帶，凡是在陪都會被過為假的人，一定會知道在這種天氣中穿着

「全副武裝」，實在是一件活受罪的事情。

到了兩路口，還得步行十多分鐘，才到達了我們預先約定相會地方。從傳達室遞進了記者的名片，隔了不到兩分鐘，記者就被引進一間大會客室裏。跨進門內，記者視線就為當前的一件東西吸引着，原來是一尊大佛；張開了笑眉，正對着客室的正門，佛前的香爐裏還燃着一束西藏香，把整個客室動滿了一股神祕的香氣。屋頂懸着四個大燈籠，但是很容易看見燈籠裏是裝了四個大燈泡。四壁幾乎是掛滿了我國古代的字畫，椅桌全是古式用楠木製的，但是放上了沙發墊子，坐上去非常舒服。

大約坐了五分鐘，記者的精神還在注意四壁的

字畫時，羅教授每門遊來了，這一遊來却使記者大吃一驚，因為記者以為這位鼎鼎大名的英國名教授，出來會客的時候，若不是穿了大禮服，至少是穿起墨挺的西裝。可是當前的現像却完全相反，他穿了一條黃卡嘰的短褲，上身也是穿了一件短袖的襯衫，這一下却使記者忘記了向他打招呼。

「你就是繙譯『英國人之生活與思想』的王君嗎？」還是他先開口向記者招呼，走上前來和記者握手。「我很高興會見你，我頂喜歡會見像你這樣的青年。」

羅教授是一個高高的個子，精神奕奕。可是不可抗力的歲月已使他的背有些彎曲了，額上已刻下不少的皺紋。牙齒好像也沒有剩下多少顆，因此說起話來不免有些口吃。他說他今年已有六十五歲了。

我們共同坐下以後，記者首先問他對於中國的印象如何，因為記者還以為他是第一次到中國來呢。「我是一個老中國」他用純粹的北力口音吐出一道一句，這又使我吃一驚，他繼續用英語說道：「我這次已經是第四次到中國來了。第一次是在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當時我還是為亞細亞基金會

委員會的旅行講師，來中國講學。自那後，我曾任委員會的董事會提出報告，說明中國的偉大。我以爲歐洲的執政者假如都能到東方來一遊，必能得到一個正確的世界觀。這一次的講學，我就和中國結了不解之緣。第二次是在八年後，即一九二一年，我設法加入了中國教育考察團。第三次是在一九三一年，我代表英國來華出席太平洋學會，這次是半年前倫敦的英國文化協會，推派我爲中歐分會的代表，擔任溝通中英文文化與建立密切合作的任務。這是一件艱鉅的工作，可惜我心有餘而力不足，我老了，恐怕很難完成這件偉大的使命！」聽到這裏，他的面容表現出萬分的悲哀。

「中國是一個偉大的國家」他繼續說道，聲音，激昂的說道，「我是一個研究地理學的人，我知道中國有錦繡的山河，豐富的寶藏，用不盡的人力物力。她將來的發展是無限量的，我們首先將你們中國的青年祝賀，將來的新中國必定是一個富強與愛好和平的強國。但是，有一點，請你聽了以後，原諒我，我因爲太愛中國了，所以我才敢冒昧自由的說出來，就是我希望中國至全建設之組織和合作，換言之，還沒有充分的團結起來，必一定

知道中國有一句諺言「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何況你們每一個都是諸葛亮呢！」記者聽到這裏，真是感慨萬分。

記者繼續對他說，中國的青年是非常的渴望知道一些英國青年朋友們在戰時的動靜。他回答道：「我敢說英國假如沒有了青年，將永遠不能打敗納粹。同樣的，任何一國沒有青年就沒有生存的希望。青年不努力，國家是絕對不會興盛的。英國的青年在戰時不分男女只要在十八歲以上，甚至到五六十歲的『老青年』都澈底動員，不是在前方抗敵就是在後方防衛與參加戰時生產。甚至許多在十八歲以下的少年們，也組織起來，擔任種種輔助的工作，如救傷以及各種較輕便的工作。」談到這裏，他反轉來問記者一句，「你們中國的青年怎樣，我也極願知道。」

這一問却把記者問住了，只有勉強的回答道：「我們中國的青年也是相當的努力，並且也有相當大的貢獻。雖然比不上英國的青年，這是有原因的。中國太貧了，許多血氣雄盛的青年，因為生活的艱苦，吃不飽，穿不暖，因此有許多就被貧病所困擾，不能發揮他們最大的力量。」羅教授聽見

了，表示萬分的同情，並且說：「我到了重慶以後，曾參觀若干大中學，我覺得許多可愛的青年，身體都很衰弱，這是很可惜的。但是，你們中國抗戰太久了，現在已有八年多，假如英國也是經歷了八年的戰爭，她一定也有同樣的現像。你可知道，戰爭與貧窮疾病是不能分開的啊！」

最後，我們談到了怎樣溝通中英的文化。他說「中英兩國都是世界最古的國家，實在應該密切的合作。但是因為地理環境的關係，一個在東方，而另一個在西方，所以文化、語言、風俗、習慣等都有很大的差別。所以要中英兩國合作，必須首先溝通文化；使大家能互相澈底認識與了解。目前唯一的方法，就是大量運輸有關兩國的知識，這就要依靠書籍。但是又有一個問題，就是中國人懂得英文的並不多，而英國人懂得中文的更少了。所以，要大量把有關英國的英文書譯成中文，同樣的把許多有關中國的中文書譯成英文。由此可以使兩國的人民可以增加認識。英國文化協會的主要目的，就是把大量有關英國的知識介紹給外國的人士。」英國人之生活與思想叢書就是以這個宗旨來編輯，現在你已經把大部分譯成中文，這是一件極有價值的

工作。目前該協會又出了若干本，希望你能夠繼續把它譯成中文」。他說到這裏，誠懇的望着記者，使記者感動萬分，答應了他，記者將要盡最大的力量輔助這件溝通中英文文化的偉大使命。

不知不覺，我們就這樣談了兩小時多，記者本想告辭了。但是羅教授堅持要記者陪他共進午

餐。午餐後，記者說：「羅教授，今天天氣非常熱，你應該休息一會吧！」就此告辭，臨別時，羅教授又送了記者數本書，並且說道：「你轉告中國的青年們，要使世界永久和平，必須要使中英還加上美蘇四大強國密切合作。最基本的方法，就是溝通文化。」

投降准許證

美國在開始進攻日本本土時，曾用飛機載了數噸重的「投降准許證」，在日本的陣線與本土上投下，答應日本人民和士兵作「光榮」的投降，且保證優待投降者，供給他們豐美的食物。

這些投降准許證是用三種艷麗的顏色印成，上面用中、英、日三國文字印着「投降」兩個大字，並且證上還寫着，無論中美士兵，凡遇見持有這種投降准許證的日本人，必須客氣的對待他們，且必須立即帶他們到司令部去。現在日本全國已經投降了，未知他們是否每人都執有一張投降證！

醫 藥 衛 生

謹 防 霍 亂

周 尚

存心毀滅人類的病菌正像毒意併吞弱小民族的法西主義者一樣可惡，它們沒有一刻不在推行毒計，實施陰謀，它們要壓迫着我們的呼吸，屠殺我們的細胞，破壞我們的生命，非致我們於死地不肯罷休。

按照常例，初夏開始將蔓延到秋季，我們千辛萬苦，抗戰八年，不死於敵人之手，倘偏在勝利的時節死於霍亂病中，豈非冤哉枉也，亟撰此稿，深盼各同事謹為預防。

一、霍亂的故事

現查霍亂已秘密到大後方，暗中活動，我却疑心它並沒有離開西南西北，不過不露聲色偷偷地躲在貧民窟裏乘機而起吧了。據說去年九月十一日霍亂曾在渝糾衆起事，因為時間太遲，清衛生局一網打盡，不料今年五月底它們又大舉暴動，重慶城中、小龍坎、新開寺和內江等，都給它襲擊了，肺病院醫院等紛紛在收霍亂病人了。

風聲很緊，死的已有百餘起，還正在猖獗着，

霍亂即俗稱的虎烈拉，虎烈拉從西名 Cholera 一字而來，原係希臘文，它的語源德文註為 Daerhime，即暗溝的意義，用作病名，不外形容它腹瀉的峻烈。這病發源於印度恆河三角地帶，旋因交通發達，一八一七年五月始，侵襲全球人類殺人如麻，當時在『虎烈拉』下加上 Asiatica 一字，成為『亞洲霍亂』，表明這病由亞洲所傳入。

霍亂二字是中國固有的名詞，出於素問，文曰：『太陰所至，為中滿，霍亂吐下。』意即揮霍撩亂，上吐下瀉。內經上所載的霍亂實在不是近世的真正霍亂，因為中國似乎一向沒有這種疾病，古書所云霍亂都帶腹痛，可是霍亂菌的毒質往往麻醉腹部神經，不感疼痛，即痛亦隱約輕微，遼清漸醫王夢隱所著霍亂論已有論據了。

中國的真正霍亂在道光元年流傳而來。陳修園稱是年霍亂始於五月盛於六七月，至秋末止息。王勳臣謂當時北平死亡枕藉，貧戶無力掩屍，官廳於一個月內發棺至十萬元。百餘年來流行於中國計大小四十六次，其中十次為大疫，南侵兩廣，北達吉黑。最近一次大疫，發於民二十一年秋，害及二十三省，侵入大城三百十二處，患者在十萬人以上，死亡數為三萬四千。當時謂發『痧』但『痧』這個字很不科學，範圍廣泛，它可包括急性感冒，腸胃發炎，以及霍亂等等，『吊腳痧』也許就是霍亂，而『絞腸痧』因其腹痛甚劇，斷不是霍亂吧。

據醫史家希爾奈(Hirsch)稱十八世紀，歐洲無霍亂，一八一七年世界第一回大流行後，接下去復有四回大疫，如一八二六年，一八四六年，一八

六四年，一八九二年，最後一疫俄羅斯一國死去八〇〇、〇〇〇人，估計染病而死的約自百分之三十至八十。目前西洋，霍亂業經肅清，美國自一九二八年六月三十日後已不見霍亂蹤跡了。這乃是國家肯用錢在衛生身上的結果。

東方的霍亂迄未撲滅，印度在一九〇六年死於霍亂的人數比較天花、鼠疫、痢疾和腹瀉四種病合起來的死亡總額還多。駱傑司(Sir Leonard Rogers)最近研究，霍亂在印度某些地方特別盛行，例如孟加拉、阿撒姆、柏哈和澳里薩各省，以及聯合省若干區域，暨孟買和馬德拉斯兩省沿海各地。(各省情形，可參閱拙著今日之印度，商務出版。)這些地域空氣較他處潮溼。像旁遮普省有時可數年不發現霍亂，但爆發時異常的猛烈，據調查所獲，此病常由朝山的香客所傳佈。

二、病症的認識

霍亂沒有什麼神祕，它的症狀容易觀察，兒童與成人相同。有些輕症，主要的是水瀉，並許水瀉是唯一的徵候。嚴重的則發生像米甘水的便，嘔吐，和脫水。脫水的一般症狀為口渴，肌肉疼痛并

昏迷。詳測諸來，本病的潛伏期短則半日，長則七日，多數為一日至三日，它經過的最短，症候的輕重紛歧不一，大概可分為下列四期：

第一期——突然起尋常的腹瀉，一日六七次，口渴嘔氣，食慾缺乏，身體疲勞，尿量減少，下腿疼痛，但無腹痛，即單純性霍亂下痢，有時可愈。

第二期——是霍亂期，是輕症霍亂，約在起病後數小時或一日後轉入此期。全身疲倦，食慾全無，嘔吐不已，便薄無色，帶米汁樣，一日夜瀉七八次或十餘次不定，直冲而下，每次為量很多，便中富含病菌，血壓降低，虛脫，皮膚寬鬆，脈搏微弱，面色青紫，氣促，雙目深陷，鼻翼峻削，聲音低弱，或竟失聲。肌肉有痛性痙攣，吊脚最多。四肢厥冷，體溫常在度下。尿量極少，甚至無小便。但五六日，有全愈希望。

第三期——此時為冷厥期，係重症霍亂，或稱作真性霍亂，迅速的二三小時，即由第二期轉入此期，病人血液循環錯亂，胃口全閉，全身萎弱，惡寒煩渴，沉眠若死，入於冷厥假死期，脈搏難以捫覺，血液稠厚。這種情形乃屬尿毒症的先兆。凶者七八小時死亡，亦可遷延二三日，虛脫而死，若過

假死期一二日後，吐瀉漸停，心力漸復，脈搏漸旺，小便通後，危險期遂過，約經二三星期始可復原，在復原過程中，猶能發熱轉入下一期。

第四期——這一時期稱作霍亂傷寒期。體溫略升，熱至攝氏三十九度以上，吐瀉雖緩或全停止，有大便時則頗如桃漿，脈搏轉佳，呼吸深長。小便含蛋白質並圓柱和脫膜等。血液稠厚，白血球增多，尿內物質堆積血內。呈顯舌乾呆木，神經中毒症狀。四肢往往發疹，其形不一，或如蓄薇疹，或如麻疹，有時全身有皮疹。腎臟發炎，結果多因尿毒症而死。由此期變好的，洵屬少數，苟血液尿素減少，則豫後轉佳。

合併症以中耳炎最多，壞疽、腮腺炎、肺炎和肺膜炎次之，敗血症偶或一見。

三、致病的原因

病原為霍亂弧菌(*Cholera Vibrio*)或曰橄形弧菌(*Vibrio Comma*)這菌兩端鈍圓，體稍彎曲，短而粗，形似文章裏句讀的一撇。長度不及結核菌的一半，約一至二秒，但較粗；它的排列體態，往往數個首尾相接，好像羣魚溯水的樣子；一端生着鞭

毛，所以能活潑運動。

這菌抵抗力不強，高熱乾燥，短時死滅，日光和化學藥品，容易殺害。故在空氣中不易傳染，大熱天，它們在外面的壽命不過一二日，在涼快的氣候，可活到十七天，普通的河水裏能活到兩星期，在印度的河水裏，竟能活至五星期，但柏林的下水，過二十七小時即全滅，躲在蒼蠅腳上，可隨蠅飛遊十七小時。留在我們身體內的時間，少則兩星期，普通一個月，三四個月的不算希奇，甚至於一年的也有。是故健康人，體內有匿藏這菌，而不發生臨床症狀，却能使他人，這種人即叫作帶菌人，英文名之曰 Carrier 有人謂病愈後，糞中排菌普通為二三星期，最長不過二個月，如果流行終息後，越二個月再發現新病人，其病認為自外傳來了。

發現這個病原菌，頗有一番可歌可泣的勇敢歷史，為的是要證明這菌致霍亂的原因，不少醫師自己吞服此菌作實驗，其中有因此而犧牲生命的和患病的。披派克 (Park) 和韋廉斯 (Williams) 的『微菌傳人』(Who's Who Among the Microbes) 書中言佈，德國醫官兼細菌學家科霍 (Robert Koch) 中某區，霍亂調查委員會施拿 (Snow) 醫師查得七

於一八八三年在埃及發現。你們都知道法蘭的巴斯德，然而科霍的功績可與巴斯德並駕齊驅，瘧疾菌也是由他發現的呢。

四、傳染的途徑

病人的嘔吐物和糞便，患霍亂全愈後，或帶菌的健康人的大便，都含有霍亂菌，都是傳染的東西。最近台赫爾博士 (Dr. d. Hertle) 及其助手在印度研究證明，真正霍亂只可從實際的病上傳染，而不能由所謂『帶菌人』傳來。可是一般相信帶菌的健康人是可能傳染的，而且惠廉斯 (J. E. Williams) 報告，百分之十的霍亂是屬帶菌人散播的。

傳染的途徑由於水、食物、用具和蒼蠅以及帶菌人。蠅腳細毛，能帶千萬病菌，散佈於食物上。病人用具上的細菌，接觸健康人手上，藉此傳入口內。吐瀉物污染衣物，洗滌水中，常將引起大患，大便入水，為患更烈。故其中以飲水傳佈的勢力最大。一八五三年，英倫起疫，為發現霍亂由水傳佈的開始，是年八月，倫敦流行霍亂，却特甚於大衛中某區，霍亂調查委員會施拿 (Snow) 醫師查得七

十三名死者中有六十一名，都向飲該街的井水；又查得這區十個貧民院，五百三十五人中僅死五名，因他們自鑿有井；這區復有一所釀酒廠，亦自鑿一井，工人七十名無一患者；更見一老嫗久遷他處，但嗜這區井水口味，每日飭人汲水一次，疫發第二日即斃。由此稍悉疫區井水有問題，遂禁用，不三日，疫勢頓殺。旋掘井底，發現井近處有破漏糞池，穢質滲入土中，流入井內，而糞池所在的家，庭先染疫癘。病沒四人，從此是疫全區，蔓延幾倫。

一八九二年，德國漢堡傳來了霍亂，兩個月內病倒了一六、九五六人，死亡數達八、六〇五人，原因是飲了愛爾勃 (Elbe) 河的水。阿爾通奈城 (Altona) 亦飲這河水，惟先行濾清，故僅死三三八人，漢堡即飲染污的水，未加濾清，病勢自然利害。

印度一村莊位於溪流發源地，受霍亂侵襲十分可怖。溪流下端一個城市阿司卡勃特 (Ashtabodh) 免於疫。該城盛宴前數小時，溪流發源地那個小村莊，忽遭暴風雨，溪水氾濫至下流與該城的水源混合，在一天半內裏岸上的客人全都死光，二天內全

城死亡一三〇〇人，佔人口十分之一。

抗戰前上海霍亂幾年年發顯，差不多每隔三四年大流行一回，民國十一年至二十一年患病的近萬人，死亡達一五〇〇人，二十年和二十一年患者多貧民，他們多住於蘇州河一帶，汲飲河水，無力取用自來水。河水被井水傳染尤烈。當時北區有井四口，中區二口，東區二五〇口，西區二〇〇口，霍亂患者西區特少。一、二、八、港滬中日戰區，寶山有井二千口，不見霍亂。崑山和嘉定各處多用河水，死者病者均衆。

我們遷建區多用泉水，照理像井水一樣，不應該有霍亂，不過國人不清成習，淘米與洗便桶同在泉邊，所以泉水亦難保清潔了。田裏的水，有糞作肥料，更屬可怕。

五、病人的處理

霍亂盛行於熱帶的地方或天熱的時節，我國多見於夏秋之交，早期始於三四月，可延長到十一月，與溫度、熱度和雨量有關，詳情尙未澈底洞悉。

得病的人男多於女，兒童少過成人。死亡率率

均自百分之三十至七十，通常為百分之六十，以上海統計論，平均自百分之七·四至百分之四五·九，兒童愈幼，死亡愈衆。凡妊婦，虛弱者，老人、小兒無尿症易死，若能渡過假死期，生命可保無虞。

倘使發現病人或有嫌疑的病人，該辦下列的手續：

(一) 報告衛生當局或傳染病醫院。檢驗大便，以資證實有否病菌，確定診斷。

(二) 病人送至醫院隔離，或將病人室四周用裝置紗窗紗門。

(三) 立刻消毒病人的大便和嘔吐物。病人用過或接觸過的東西，務必消毒。病人吃剩的食物，應該焚燒。寢具日用品用煮沸法。痰盂用百分之五的來蘇耳或漂白粉。紙和手帕上的痰吐和分泌物以焚燒或煮沸爲宜。糞使用來蘇耳爲佳，否則用一分水四分石灰混入等量的排泄物中消毒之。

(四) 病人住過的房屋必須徹底加以掃除。

(五) 與病人接觸的人，在最後一週接觸後隔五天，如糞便中驗得病菌，隔離時期更須延長。

(六) 接觸過病人的人必須注射預防免役針。

(七) 禁止入病室。病死者用火葬法。

(八) 調查傳染的來源，找尋不潔的食物和飲水，以及未報告的病人暨帶菌人。

病象成因，第一是菌中毒，第二爲缺乏水份。因爲菌中毒，小腸分泌大量黏液，排泄體外，遂致引起各臟腑水份缺乏，結果，使血行障礙，不能排出毒質，抵抗機能益弱，互爲因果，危及生命。至於吐瀉的道理，因菌寄生於腸黏膜的表皮細胞，致細胞失去它吸收水和養料的能力，於是引起吐瀉。治療的方法，就是對症下藥，往昔用高緊張鹽水，今用生理鹽水(0.9%)，但各時期醫藥不同，事關醫師，我們知一個大概便得。

六、預防的方法

我們對於霍亂乃至於其他疾病，千萬不要過分害怕，我們身體自有抵抗力，再講求了衛生，採納了預防的忠告，可能的不患病。記得下面一段故事：「霍亂鬼有一次到西方旅行，回去的時候，別人埋怨它殺了許多人，它聲辯說，在死去的一千零一個人中間，它實際上只殺死了一個人，其餘都是嚇死的。」這分明說出謹防了霍亂，自可不患霍亂，

無害相愛。

台灣福博士發現，人體腸內有一種嗜菌細胞，(Bacteriophage) 形體極小，能溶解并殺死病菌，人們染到了霍亂或痢疾，嗜菌細胞便出現活動，殺死病菌，乃得恢復健康。據稱病愈的排泄物中亦含有此種細胞，可阻止疫病的流行。印度方面阿孝夫博士 (Dr. Ashcroft) 在帕特那 (Patna) 馬立遜將軍 (Col. Morison) 在先那 (Chilong) 大量運用嗜菌細胞，以資防治霍亂在浦里 (Puri) 和阿拉哈巴 (Allahabad) 特別見效，惟尚在試驗時期。

人體內的胃液也可殺霍亂菌，本菌對酸的抵抗力很弱，千分之二的鹽酸液，能使它瞬息死滅，故於健全胃中，菌無法通過，霍亂不致發生，但有二個例外：(一) 冷飲入胃，胃門展開即行通過致碰不到胃液，(二) 暴飲暴食，或食物不消化，使胃液分泌缺乏。故有疫時期特別應熟食節食，並不使肚餓，忌不消化食物。

一般的預防方法可依下列各點施行：

- (一) 檢查接觸過病人的大便，確定他是否為帶菌人，并隔離帶菌人。
- (二) 用作飲料漱口洗筷碗的水，一律煮沸，

用氣清淨的水，霍亂菌不能生在其間，稀鹽酸液洗食用碗杯亦見效。

(三) 仔細管理飲食物，嚴防蒼蠅和手指接觸。流行時節，只吃煮熟的熱物。忌冰放在飲食物裏。

(四) 疫起時實施檢查制，及早偵察，及早控制，檢驗傳染的中心區域，以便發現初期病人和帶菌人而隔離之。

(五) 窮究病菌的來源去跡，設法全部消滅之，嚴禁大便暴露外邊或入飲水中。

(六) 改良市鎮衛生，鋪設完善的洗濯暗溝，完備的處理污物，興辦自來水，嚴設海港飛機場，公路站檢疫，多創隔離醫院。

(七) 推行衛生教育。

(八) 強迫注射菌漿。

關於霍亂的預防注射，我想再說幾句話。這個預防法曾費盡心血試驗許多回而成功。一八八四年，西班牙佛雷博士 (Dr. Ferrer) 初用活菌製成菌漿，但很危險，被接種者往往病發而死。一八九九年，俄醫郝發金 (Haffkine) 用滅弱活力的生菌皮下注射，施行四萬餘人功效厥偉。旋復有其他科學

家，以殺滅的注射，可謂最良一年，效驗更好，故現時通用的多係死菌疫苗。目前我國蘭州昆明衛生機關均能自製，產量亦多。戰前上海衛生局創用的霍亂和傷寒的混合苗漿，結果亦很美滿。

細菌學家約登(L. Jordan)謂，一九二八年，爪哇東北岸巴達維亞(Batavia)港口，被水手傳染了霍亂，六星期內注射霍亂苗漿二五〇，〇〇〇人，結果，死亡的祇八人，該埠幸免於難。印度阿徹羅省霍亂成疫，鮑爾博士(Dr. Powell)給五七七八個士人注射了苗漿，患者僅二十七，死者十四，另有士人六五四九，未得預防注射，罹病的達一九八八，死亡數為一二四；這材料係美國衛生部所報告。

這裏可以下一斷語：霍亂的苗漿，是有效驗的，不過沒有像接種牛痘那樣的十分可靠，但打了預防針後即便仍生病，危險性一定較低，死亡率一定減少。

注射次數有二回的有三回的。可靠免疫力均約

半年，疫後合體的病度，大抵每公分含三十億或六十億，所以注射量如下，約含霍亂苗七五〇，〇〇〇餘個。但孕婦忌用。

(一)二回注射法

第一回——一公分
第二回——五日至八日
後——二公分或七日後——一公分

(二)三回注射法

第一回——半公分
第二回——四日後——一公分
第三回——七日後——一公分或半公分

有時預防針只注射一回的，分量雖仍用一公分，但含有六億死菌，即六十萬萬單位，它的功效與注射，二回或三回的相彷彿。

近來俄醫藥師雷特卡(Beslerka)由口接種法，亦極有效，此法將菌加熱殺死，作成菌液一〇〇公分，隔日吞服，五次完畢，惟尚未為世界普遍採用。

建國要道，曰勤儉，曰篤實。無論古今中外國家將興，無不以勤儉篤實創其業，吾人正須

鍛鍊身心，發揚志節，方能勝此任重致遠之職責。 蔣主席訓詞

人物傳記

邱吉爾的一生

湯一斐

「英國大選結果已於昨晚揭曉，工黨獲勝，由阿特里組閣，但英國五年來抗戰，是誰挽救危亡？是誰煞費心思聯絡美蘇？是誰在大轟炸中坐鎮倫敦？是誰鞠躬盡瘁的拉攏美蘇？這些重任都壓在溫

士登·邱吉爾 (Winston Churchill) 身上，而他能勝任愉快。在歐洲戰爭結束之日 (V.E. Day)，英王與以隆重寵幸，人民寄以熱烈歡情，心理上人民認為戰爭結束，和平到來；但事實上邱吉爾認為還有許多未完成的任務。相信邱吉爾雖任下院議員，却能督促，影響政府的一切設施。在他下野的時候，對他一生作一個約略檢討，可謂正當其時。本文編譯自美國生活雜誌 (Life) 五月二十一日，二十八日及六月四日連續登載之「The Lives of Win-

ston Churchill) 係 Charles J. V. Murphy 及 John Davenport 所作。行文流暢，內容簡實，編譯之以饗國人」編譯者註。

(一) 邱吉爾會有倦勤之意嗎？

對總的戰爭算是結束，時勢造成了西方儼然屹立的英雄，那就是英國的邱吉爾。他認為這次戰爭是挽救人類的文化。有史以來，沒有人比他還懂得國家命運的安危。只有他敢說：「國家到了危機！」。更沒有人比他還會說語，更有口才，他說一個自由的國家是要：「沉着，和諧，互助，能屈能伸，日新月異的。」他一直沉着，從退出歐洲到蘇聯轉入侵略，到大局轉危為安。

現在臨到大選的時候。在不久以前，邱吉爾會說：「在戰時能獲勝利者，未必能安政於平時；能安政於平時者又未必能於戰時獲得勝利。」他是力爭戰時混合內閣者。但是如果工黨或他自己的保守黨需要一次大選，他還是把政治生命交給人民公斷。他最近與白宮遣派一位密使說：「只有人民可以批判我的政策。」此次大選之後，再過十年人民才能使用民權。

自從一八九九年起，他就參加競選。在四十六年之中，他已經參加過十五次，因此競選在他，並不可怕。一個以政治家自許者，對此事當然能運用自如，他喜歡看那些吵雜的大衆。很早他就說，一個候選人要對付那些「……反對者，吹毛求疵的人。」並且要小心回答一些怪問題。自己要先沉着穩定。不論對方是什麼樣的人。我知道英國政治並非和平象牙之塔。文弱是不行的。因此，他對他的講詞，推敲的很精細。

當然，現在情勢更不同了。經過歐克爾克及不列顛的戰爭。英國當前的問題更多：「職業問題，社會治安問題，教育問題，住宅問題及對外貿易問題。這一切的一切，都是戰後英國社會。英國

人民再不耐心於爭勝利的討論。而是如何才能使戰後英國每家有一個電氣冰箱。當然邱吉爾知道，自從雅爾達會議歸來後，他在下議院辯論，他自豪的說道：「五年前我做首相的時候，……我所得到的議院信任票是三九七對零。經過這次堅苦抗戰之後，我所得到的信任票是四一三對零。」

問題不在票數的多少。而是從前正當戰爭高潮，易於受人擁護。歌功頌德的舉容易流行。可是現在不同。人民的觀念不同。想過着沙士比亞時代安靜的日子。

但是邱吉爾並沒感到澄平。他繼續抓着致權，完戒他未了的任務。他要對付日本，收復失地，尤其是新加坡。他舉生的目標是：「永恆維繫不列顛大帝國，及其生命線。」雖然德國已經解決了，但是他看到內憂外患，正方興未艾。他唯恐英國人民在千辛萬苦所獲得勝利之後，而鬆懈，而入歧途。當唐寧街十號的主人在措施極致手的內政時，許多不快的消息由外傳來：船隻的沉沒；投資的不利；成千成萬人的死亡；蘇聯勢力日益擴大；美國居於領導地位。在這種情形之下，邱吉爾回憶到上次大戰及此次大戰之中的演變，他知道第三次

大戰是要防範於未然。當羅斯福總統問道：「此次戰爭如何命名？」邱吉爾答道：「是一個不必需的戰爭。他想突出出口的一句諺是：上次戰後我們太忽略了。」

人類是容易一誤再誤。許多政治家是喜歡望着將來，可是邱吉爾是願意警惕過去。他是一個保守黨，但是遠在三十七年前他就容納社會主義的白蘭瑞 (Beveridge)。他是一個帝國主義者，但是常常說帝國是由於各個自由領組成的。一般人說他：「聰明，但不可靠。」但是這沉着的人給人民的印象是可靠的。

總之，邱吉爾是一位多才多藝，多方面發展的人。他做過——新聞記者，小說家，歷史家，傳記作家，士兵，繪畫家，造磚工程師，飛行家，馬球健將，……當然更是一位政治家。他是二十世紀的新人物，也有着十八世紀的舊思想。在這複雜的社會中，他的才氣，是多方面發展的。

(二) 誕生之地及幼年生活

邱吉爾的生命是永恆綿延，但開始却在勃林漢宮 (Blenheim Palace)。於一八七四年十一月三十

日生於是宮。那正是英國極盛時代，維多利亞女皇在位時，英國海軍雄橫海上；因為工業繁盛使英國既強且富。真是空前絕後的繁盛。工廠煙囪林立；建築富麗堂皇；三五成羣，討論政治，雖沒有想到此誕生嬰孩是日後挽救危亡的執政者。

勃林漢宮雖不是很龐大的建築物，但牠會是封建時代的遺蹟。佔地約二萬一千畝，湖山輝映，林園茂甚。大廈用石砌成，房間數十。酒窖有二。(其完全藏香檳酒。) 若沒有九十個僕人，此樓是難得照應。除僕人之外，還有獵士等人，勃林漢宮原係安妮女皇因馬波諾爵士 (Duke of Marlborough) 戰勝西班牙及法國有功，特於一七〇五年賞賜給他的。相傳到了爵士的第十代，邱吉爾的堂兄，那正是邱吉爾出世的時候，家道中落。邱吉爾的父親邱吉爾·倫道夫勳爵 (Lord Randolph Churchill) 並無恆產。因此安家在這宮中。

倫道夫是一位聰明絕頂，瀟灑倜儻的公子。經過許多奮鬥，爬上英國之政治舞台。如他兒子後來描寫道：「他像狄斯雷爾 (Disraeli) 似的，一步一步向上擡扎。」後來居然做了財政大臣。因為某種原故，在官海中不得意，他就辭職。一般人批評他

大理想，不合乎實際政治。當邱吉爾在學校念書時，他父親投資並參加非洲金礦工作。不到數月，他賺了七千磅，但是從此健康大為損壞。為了尋找更好的事業，他到處旅行。抵印度時，他身體已經完全崩潰。運回倫敦時，他已經人事不知。不久即去世。

他的母親是美國紐約社會上著名漂亮的名媛，姊妹均以美麗出名。她叫真妮·哲若姆 (Jennie Jerome)。她父親叫里奧拿德·哲若姆 (Leonard Jerome) 家財富有。最早他曾做紐約時報的編輯，並投有股份。哲若姆小姐們均屬社會名媛，擅長交際。並廣遊世界名埠，如紐約，巴黎，倫敦，新埠 (Newport) 臘菲拉 (Riviera) 及考惠斯 (Coves) 等。就在一八七三年考惠斯跳舞會中遇着倫道夫·邱吉爾的。三天之後，就向她求婚。

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邱吉爾向美國國會演講，用他輕鬆而誠懇的話說道：「我不能想像，如果我父親是美國人，而我母親是英國人時！……也許我早就到美國來了。」他蘊藏着傳統智慧，想重來一次馬波諾士的光輝。可是他弟弟傑克·邱吉爾不善處理事件，總碰釘子。心裡常想祖父如果是一位

美國人，也許事情要簡單許多。真妮·哲若姆非特漂亮，而且風頭，更愛好騎馬。她對長子溺愛非常。當倫道夫事業不順，而東奔西跑時，她只要帶着長子居住，就別無奢求。

他母親對他是悉心教導，使野馬就範，真是不容易。後來他的舞翁生先說：「我常常想，他恐怕是世界上最玩皮的小孩。」初次見面，好像很怕羞，可是呆久了，原形就暴露了。在軍隊中，一千五百人中，他就像一架發動機，跳躍活潑。在學校中，他也容易受人們注意。他父親對他成爲律師，始終懷疑。所以就入了軍事學校。

(三) 奠基時代的生活

邱吉爾的專業從低而高，由卑而尊。他自己承認每一個職位比別人做得長兩倍的時間。當他初入學校，就引起師長們的特別注意。因他問些複雜的政治問題。但是他忽略當時所注意的兩樣課程：古典文字及算術。當人們在致力於拉丁文的時候，他却努力讀英文。他說對他後來很有用。

從中學到珊德霍斯迪軍事學校 (Sandhurst)。他的成績卓越。對戰術及要塞建築兩課，尤有心

得。在二十歲那年，他補入皇宮侍衛，在當時是很時髦的工作。那種制服鞋帽都是特製的。這算是他入伍的開始。後來一連串戰事發生，有的他並沒有參加。不過非洲的波耳戰爭 (Boer War) 他却大露頭角。

在他學習中，最得意的，就是做戰地記者。那是一八九七年的事。不過當時的戰地記者與現在的戰地記者不同。邱吉爾沒有想到刀和筆要分開。自從日內瓦條約之後，規定凡戰地記者，一律是非戰鬥人員。不能攜帶武器。他的性質如同紅十字會的工作人員。邱吉爾不但報導戰場消息，而且參加實際戰鬥工作。當時他不過是二十四歲年輕小伙子。

他感得自身知識之不足，所以他努力看書。當時僚們在睡午覺時，他致力看柏拉圖，亞里斯多德、達爾文、麥克萊等書。同時他還看他父親遺作，講詞之類。他悉心研究成功與失敗之原由。

後來，他感到這少數書，不能滿足。他決定戰後到牛津大學好好讀書。可惜他不會拉丁文。他感到軍中薪金很低，雖然他母親常常津貼，也感覺不夠。要從事新聞事業，基礎又嫌不足。結果他決定走他父親的路——政治。在一九〇〇年從波耳戰爭

回來，大受人們歡迎，因為他曾被波耳人拘捕，他設法從監獄中逃出。人們慶祝他，旗子上寫着：「英國偉大的英雄。」保守黨的張伯倫也從倫敦來歡迎他。在二十六歲那年，愛德華七世時，他入了國會。這時他的事業開始。他曾參加過三次戰爭；寫了四部書，其中三本是關於他自己戰地經驗。文字流暢，佈局生動。

(四)「少年英俊，必有成就」。

這剛踏入政治的小伙子，對長輩先進常會大言不慚，譬如怎樣在沙漠作戰等等。拜爾福 (A. Balfour) 繼位作保守黨之黨揆，對邱吉爾頗為賞識。許多「少年英俊，必有成就」。他對保守黨們內政外交策略，不甚滿意時，他就直說。當保守黨放棄傳統自由貿易政策，而要採取保護貿易政策時，他昂然大罵張伯倫，還有一次他做得很激烈。當一九〇四年在下議院時，對保守黨的政策不滿，他毅然離開保守黨席，步入路合喬治的自由黨席。

保守黨的人無可奈何。拜爾福故作鎮靜。不過張伯倫說道：「溫士登可算後輩中最聰明的一個，

拜爾福不該放他走。」

一九〇六年自由黨漸趨聲譽，對社會、經濟及政治大興改革。而邱吉爾得與黨內各政治家並列。當時自由黨可謂人才濟濟，如邱吉爾；哲學家海爾登 (Haldane)、史密家麥萊 (Morley)、阿斯奎斯 (Asquith)、學識豐富的葛萊 (Grey) 及羅斯皮萊爵 (Lord Rosebury)。在這些政治家中間邱吉爾又比較和平，不主張大增軍備，主張與德皇妥協。他做了阿斯奎斯及路合喬治的得力助手，在保守黨反對之下，他們完成工業改革，如改良工礦工作，年老退休金及工人衛生等增加所得稅。使上議院貴族們受一打擊。

當馬波諾爵士後裔邱吉爾，一天天走向急劇之途徑時，一種內在，先天的保守因素，使他脫離不了舊政治思想。麥唐納 (R. Mac Donald) 的馬克斯斯學理，主張生產部門均收為國有，使他不敢完全吻合。雖然他對那些急烈派學者如衛白夫婦 (Sidely & Beatrice Webb) 並沒有什麼爭辯，但是與他們同工同謀，他却不願意。

另一方面，自由黨老前輩很願意提攜，栽培後進。他們對於邱吉爾都十分看重。給他一個施展才

能的機會，就是阿斯奎斯提拔他做海軍大臣。他把握當時懈怠，空虛的海軍，改造成一支配備完全，訓練認真，的海軍。這海軍使英國稱霸；使她能與德國抗衡。

(五) 使他受軍事教育

做了海軍大臣，是使他之有今日的基本步驟。因為不是他加強英國海軍，也許遠在一九一四年，英國同樣會有「珍珠港事件」發生。他撤換那些年老軍官，而盡量擢取那些精強後輩；提高海員待遇；增加艦隊充實空軍；把艦隊燃料由煤改為油；並毅然以重金購伊爾油田。因為他的努力建設，所以在德國發動侵比利時，英國已經有了準備。

當然，他很透澈的研究海軍老將納爾遜 (Nelson) 的戰術及計劃。一位已經退休而又出山的老將費歇爾 (J. A. Fisher) 來竭力幫忙。他們兩位為要密切合作，互助，所以辦公時間實在奇怪。因為費歇爾的高齡，所以他在黎明三時到午後三時之間辦公。而邱吉爾再繼續辦公一直到次晨黎明。他養成一種深夜辦公的習慣，至今他的屬僚仍以爲奇。總之，每天二十四小時內總有人負責監視工作。

了每天午後二時至三時祈禱的時間。

不幸，這種榮譽密切合作，只維持到一九一五年五月。因為要把英國海軍充實到黑海問題，兩位意見不合。因此老將費歇爾（Fisher）辭職。更影響阿斯奎斯內閣改組。邱吉爾海軍大臣之職也因之下去。

爲了要把自己造就成一個完全軍人，所以他又到法國實際參加陸軍作戰。做步兵少校。出生入死在戰場中七月之久。敵次非常之危險。不過戰地實際經驗待了很多，後來路喬治（Lloyd George）組閣時，請他作軍火部長（Minister of Munitions）。他對戰場上各種軍火很加工夫研究。因爲他真成了海陸軍專人才。

當休戰的那天晚上，在倫敦，受着羣衆的歡呼，那四十四歲的部長——邱吉爾——站在源台上，俯視着民衆及解甲歸來的壯士們，心中盤算着另一問題；勝利是有了，如何使他們安居樂業？

（六）重返保守黨

戰爭結束之後，他對戰爭有一個新的見解。他說：「這是一個大人物的戰爭。」許多和平使者及

計劃者都搬到凡爾賽宮，搶着德與兩國的骨頭。邱吉爾不願意到巴黎，更懶得聽威爾遜總統的辯論。主要職務，就是守着陣線。對於那半途停戰的波希維克的俄國，存了戒心。

結果，他想還是以「不丁自丁」的態度對付她。主要的還是加強自己。當他做殖民地大臣的時候，他到開羅去視察德國所吐出的殖民地。又到伊拉克，更擬一詳細委任統治的規章爲巴勒士坦。並創皇家空軍（RAF），保護皇家殖民地，鎮攝土人的暴動。

他與波希維克俄國有隙的原因。並不一定因爲他思想保守而是恨列寧在中途停戰。使德軍把東邊實力抽出許多加強到西線，幾乎致英法死命。現在邱吉爾對這隻「熊」還共坐共談。可是在二十幾年後，他說：「俄國，怕事膽小，對人不忠。丟了朋友之後，還假話連篇說大道理。」

溫士登從前對社會主義並不反對。可是俄國革命給他一個壞印象。當一九二二年大選之時，他公開反對共產黨。「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好像沒有什麼分別。我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主張自由貿易。」情形的演變，對自由黨更不利。許多黨員都分裂，

投效他黨——如工黨、保守黨。他自己拿得穩。自謂「合乎中」，不左不右。他說道：「我沒有政黨，但我却愛人民。」一些在保守黨中的老朋友，都勸他重返保守黨。把從前的誤會，意見都消除。在一九二四年，他做了財政大臣。一躍而為政府二流要人。

(七) 自修工表，是人所共仰的！

當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九年，他埋頭完成了五巨冊的「世界危機」(World Crisis)是一部第一次世界大戰史。拜爾爵士(Lord Balfour)批評道：「借着修世界史的名，實際上是一本溫士登自傳。」當時保守黨對大局亦無補。他也不能幫鮑德溫(Baldwin)什麼忙，(因為鮑氏處事，猶疑不決，出乎爾反乎爾，堅定不足。)當時的任務，也無足輕重。實在說起來，有點像其父親，對於理財沒有多大把握。對於預算案的爭執，也難斷然處置，迅速解決。當他任財政大臣時，最大也是最後一件事，就是把英國幣制恢復維多利亞時的金本位制。這是他十五年來最重要的一件事。在一九二九年麥唐納組閣時，他當然另讓賢能。

掉官不做，反覺一身輕。在這期中，英國政治沒有顯著成績。可是歐洲却發生一些令人着惱的事。雖然，他仍然是國會中之一員，但對朋友們說道：「我目前脫離政治，但也許有一天我可以做首相！」

使他最傷腦筋的是政府的無能，無法消除一些不景氣的現象。他還年青，希望將來能創一個好政治制度。在一九三〇年政治，社會日趨暗淡。同時西歐政治更趨癱瘓，他所醉心的羅克(Locke)彌爾斯(J. S. Mills)亞當斯密斯(Adam Smith)等自由主義者思想，完全被他們摧毀。人民倒處受着干涉，限制，監視。他感到毫無民意可言。並感到國家命運，每況愈下，他說：「我們可以看到國運之不祥，政策均不能勵行。在世界的惡潮中，不能把握自己。」

當然一切他是為英國着想。他想緘默，但是不能。關於印度自治問題，也曾與保守黨同志辯論過。再有在一九三六年關於愛德華第八與辛浦生夫人的事在國會中辯論甚久，他尊重愛德華第八的意見。但是保守的人怎能容皇后是一位二嫁的女人。他表示他的個性，說道：「我看到我的朋友被人攻

聲時，任何犧牲在所不惜，我要爲他辯護。」

在一九三〇年前後，他爲各報章雜誌寫些文章；他到蒙特卡洛賭博；也常到金邊市場混混。但是他的美國朋友白諾希(B. Baruch)勸他不要掉丟筆墨生涯。他不但會寫，而且善畫。他畫的許多風景畫如荷蘭運河，挪威田莊等，都是不可多得的佳作。不過一般朋友大家公認，他最好的一幅畫，是一張靜物，就是兩個酒瓶放在一起；一瓶白蘭地，一瓶蘇格蘭酒。

在政治上也許覺得邱吉爾不得意，可是另一方面却達最高舉，就是他的寫作。每年得的版稅，除了蕭伯納之外，沒有人比他還高。一九三一年他曾到美國作學術演講。隨後又到巴哈馬斯(Bahamas)，他被當地風景迷住。尤其對卡拉比海(Caribbean)入迷。回到英國，他的別墅小莊完全依樣改良。

在這時期，他還作了四巨冊的「馬波諾士的一生」(The Life of Morborough)。除了這些大事之外，他也注意小事，譬如在他家鄉他設計了一間工作室，完全照他的意思。一張桌上當窗安置，出進一切，他都看見。他非到夜深不能安眠。因此常患失眠症。

(八) 怎樣對付希特勒，

對於希特勒，他早存戒心。可是當時的政治家都沒有注意。遠在一九三二年——希特勒還沒有做總理——他警戒政府，不要受希特勒的騙。不要忽視他們的要求平等。「這些條頓族的青年，明爲要求平等，實爲報復。他們心目中所想的是武器。」當英國政府勸法國少加軍備時，他大聲疾呼：「德國法平等了，一定會發生戰爭！你們喜歡戰爭嗎？」

當時英國朝野都忽略此點。牛津的青年們說：我們不要打仗。勞工黨沒有什麼準備。邱吉爾也沒有什麼具體計劃。當然注意的人也有。譬如一位南菲銀行家亨利·斯托柯基(Sir Henry Strakosch)，他對德國秘密增加軍備的舉動，知之甚詳。另外有一位牛津教授林德曼(Frederick A. Lindemann)，他早注意德國車輛的增產；預算的龐大；稅收及關稅等，處處表示德國在增產。此外法國的有識人仕對德國增加軍備，都加之警惕，注意。

在一九三七年鮑德溫讓位，張伯倫老頭子上台。事情更壞。更縱恣德國。因此邱吉爾更得着一些同志，譬如艾登外相，鑑於政府對意大利侵略無

能制止，所以辭職；海軍大臣柯柏 (Dun O'Sear) 及辛克萊 (Archibald Sinclair) 均隨同辭職。當一九三八年，張伯倫老頭子由墨尼黑會議 (Munich) 歸來，才下飛機，就說：「和平！和平！」好像有了把握。但是邱吉爾說：「我想我要開始說些不受聽，不受人迎歡的話了……也許我們好要失敗。」

第二年英國對德國宣戰。張伯倫沒有辦法。從前認為「無法共事的人」也得拉攏。邱吉爾又做海軍大臣。海軍人員歡呼道：「歡迎老朋友溫尼——溫士登之簡稱。」當然他自己也很興奮。一切如故，又擔任第一次大戰的老差事。坐他老的八仙桌，他很喜歡這桌子，常說：「這桌子可以同時坐

八人或十人，對面坐着，好討論事項。」掛着，用着二十幾年前老地圖。年紀雖然相差不少（上次四十歲，此次六十五歲。）可是精神如舊。出入辦公室的都是顧問專家，來往的都是秘密函件，公文。他開始巡視軍火庫，船塢等。日夜工作，精神

振奮。當德國侵入挪威，使朝野人仕為之一驚。接着德國人又入比利時及荷蘭，張伯倫內閣只得隨賢，一致呼聲是「混合戰時內閣」。勞工黨拒絕入閣，除外由哈里法克斯，或邱吉爾。哈里法克斯婉辭推脫；邱吉爾也有些膽小。可是路合衛治勸他道：「如果你膽小，害怕，那麼你一定被希特勒征服。」（待續）

英文成語例解

(Correct Uses of Some Common Idioms)

鮑慶平著

商務印書館出版

定價陸元捌角

本書選取英文中最常用之成語一千二百餘，各以明確之中英文解釋其意義，復以適切之例句顯示其用法。故習與附註甚多，索引亦應詳備。習者讀之，可獲得相當之神助。

世界名劇講座

自然主義名劇——高爾基的「下層」(續)

陳瘦竹

(IV)

第三幕：初春黃昏；在地窖外一片空地上。

安娜之死，不過表示『下層』婦女的命運之一，故第三幕開始即表現拿斯佳之渴望戀愛而成相思病，已說明『下層』婦女之又一命運。自開幕至線卡陪拿斯佳下場為第一段。拿斯佳愛讀言情小說『不幸的戀愛』，於是與書中情節結不解緣，時常向人誇耀。這是一種懸念心理，作者在其短篇小說『她的情人』中，亦曾寫過。眾人照例取笑拿斯佳，翻羅卡給她同情，安慰她說：『只要你自已認為他對你是真誠的戀愛，那就是有這一回事！』其

實，理想中的戀愛才最真誠美麗，最怕的是別人來提醒『傻子』的『金色夢想』。

自第一段末至線卡說『我馬上就要離開這裏啦！』為第二段。在此一段中，毫無情節，全靠對話以表示各人心理，這是本劇的一大特色。一般劇作家，每藉劇情進展以及外在動作以表現性格，然而俄國劇作家為柴霍甫與高爾基，每用對話以流露一片心機。『下層』中人為男爵與布不諾夫等，早已墮入深坑，麻木不仁，似已不復感覺痛苦，亦不設法自拔；而拿斯佳拿達沙等，則還在理想中討生活，理想雖然空洞，她們却是還在等着。拿達沙說：『我常這樣想，明天，會有幾個人來，說不定是幾

個什麼人，總之是很奇特的人。或者會有什麼事情發生！我等得太久啦！天天這樣等待着；」這和柴霍甫筆下想『到莫斯科去』的三姊妹，實同一情調。男爵說得好：『所有人們的靈魂，全是灰色的，都想塗上點鮮明顏色呵！』綠卡却並不那樣悲觀，他舉出他善待兩位小僮的故事，證明『一個人要是處處以和善待人，他是永遠不會受害的；』他並且相信『監獄不會使人學好，西伯利亞也不會使人學好，』要學好在於自覺，『人是很可能學好的，極容易學好的。』可是科列施亦，近有喪妻之痛，復有失業之苦，積憤已極，便大罵真理：『真理對我們有什麼用！我們生活在魔鬼手裏，魔鬼不讓活，嗚，這就是真理！』科列施亦本來是一個誠實工人，如今行將變成『流氓地痞』，布不諾夫看着他的痛苦，便說：『就足以證明他還沒有習慣於生活！』

綠卡的理想主義，亦自有其限度，作者從綠卡自己的嘴裏，表示出這種看法。綠卡說：『哦，真理，這個東西呀！並不是什麼病都能醫治的，也不是專門來拯救靈魂的，……』於是談一個放逐西伯利亞的學者，從地圖書籍中找不出『正義之邦』，

害得另外一個追尋『正義之邦』的人『回家吊死』的故事。這段故事，在技巧上，是為第四幕結尾令人上吊的暗示，在思想上，是表示作者的一種看法。理想的世界，並沒有劃在地圖上，載在書籍中，而是要各人努力去實現的。在人們尚未努力創造新世界推翻舊世界之先，空洞的理想，縱然可以暫時止痛，但終無濟於事。

凡屬自然主義的作品，無不故意避免藝術。所謂藝術(Art)，就其和自然(Nature)對立而言，含有『人工』之意。在本劇中，從情節到對話，輕重前後，一任自然，無處不避免斧鑿痕。即以對話而言，往往各人各說心上事，彼此並不關聯。此外，劇中對話，亦像日常閒談一樣隨便偶然。例如別彼爾與拿達莎的關係，將為下一段的中心；一般劇作家，寫到此處，一定要將關斯梯僚夫等出外一節，特別加重，蓋必如此，而下一段方有根據。然而作者於此，却只偶然隨便提到而已。

別彼爾：拿達莎，你家裏的人，都在家嗎？
拿達莎：都到墳上去啦。一會他們還要到禮拜堂去。

別彼爾：這回你可空閒啦，真不容易！

自綠卡說明行將離去至別彼爾下場，爲第三段，嚴格言之，從這一段起至閉幕止，才開始有所謂「戲劇」。德國戲劇家傅雷塔格(G. Freytag)曾謂：「凡戲劇中所表現的，大致都是劇中主角，對於相反勢力所發生的一種驚心動魄的衝突。」(Freytag's Technique of The Drama, p.104)別

彼爾愛拿達莎，瓦西利帶因妬而毒打拿達莎，以至別彼爾誤傷閣斯梯僚夫，這段穿插，緊張熱烈，非常富於戲劇效果。綠卡表示要和小俄羅斯去，說明「人們東奔西跑，都是想把生活弄得好一點，」談到人們應該互相幫助，引起拿達莎的話：「我能幹什麼？我自己還沒有別人幫助呢！」於是別彼爾便利用這個機會，熱烈傾吐他的愛情。如此穿針度線，何等隨便偶然，一點不着痕跡！別彼爾的愛，是正面的力量；瓦西利惡的妬，是反面的力量。拿達莎愛別彼爾，加重正面勢力；瓦西利撒謊聽，以及閣斯梯僚夫上場，加重反面勢力。正反兩種勢力，逐漸增長，於是構成「戲劇」。拿達莎與別彼爾先後下場，雖使頂點稍形低落，但是正反兩面的衝突，始終在觀衆心目中。

自別彼爾下場至觀衆聽到閣斯梯僚夫家中毆打

吵鬧聲，爲第四段。從劇情的發展上說，第三段與第五段相連；第四段乃跌宕之筆(Up to the point)，却非開筆。第四段在技巧上固在度過閣斯梯僚夫與瓦西利撒謊計毒打拿達莎所費時間，然而本身亦有戲劇價值。例如關於布不諾夫與撒金的往事，都在這一段補敘出來；而令人迷信某種理想，亦於此帶出。

自此至閉幕，爲第五段。這是一個很難處理的羣衆場面，全劇人物均於此登場，然而表現得極有力。我們細究作者所用方法，約有五端：一、哭喊吵鬧之聲，先從台後發出；二、台上人物相率下場；三、利用靜默，獨留科列施赤在場；四、利用昏昏時的陰暗；五、羣衆逐漸下場。別彼爾在無意中打死閣斯梯僚夫，順便提到瓦西利撒謊本有謀殺親夫的詭計，於是引起劇情的陡轉，拿達莎竟疑心別彼爾是同謀犯，要求三人一起入獄，造成一種意外。日常人生中，每多偶然意外事件，意志力常被環境力所操縱，叫人哭笑不得。一般戲劇家主張或然性，而自然主義派作家則重偶然性。

(V)

第四幕：佈景約同第一幕，時在夜間。

第三幕結束後，根據一般觀眾的心理，一定特別注意別彼爾與瓦西利撒姊妹的下落。然本劇第四幕開始，便向另外一條線索發展，即綠卡之離去及其對於劇中之影響。劇情節言，別彼爾誤傷關斯梯傑夫，實被綠卡離去為重要；然就心理與性格言，後者實較前者為重要。作者不預情節，亦可於報告綠卡離去消息中見之。綠卡之離去及其對劇中之影響，雖在劇中佔重要性，然而作者並不強調，亦不故作勢子，只在眾人閒談中隨便現出而已。撒金受過相當教育，故受綠卡影響最深。綠卡的思想，亦可說是本劇的主旨，從撒金所覆述的一段話中，表現出來。撒金問綠卡：『老伯，人們為什麼活着？』他接着就覆述綠卡的話道：

『小兄弟，我們人類是為那個善人 (The Better Man) 活着的！比方說吧，人類中間有木匠，有各種各樣的人，還有老百姓。……從這些人中間，生出一個木匠來。……那個木匠，真是人間少有，世上無雙；他比一切人都好；他那一套手藝，別の木匠都趕不上。他給木匠那一行出了一個新花樣，改了一個新面目，超過時代二十年……而其他行業的人也是一樣；……鎖匠、

靴匠，別種工人，……還有全體農人，大人先生們——他們都為着那個善人活着的！每一個人都以為是為了自己活着，可是結果總是為了那個善人活着！我們這些人還照樣活上一百年，甚至更久一點，一直等到那個善人出世為止。』撒金繼又覆述綠卡的話道：『我們應該隨時隨地，去尋找那個善人。我們應該去找他，我們應該尊重小孩子，他們將來就會變成那些善人的。』——按塞克之中譯文（見『下層』一三三頁至一三四頁）與 Laurence Irving 之英譯文 (The Lower Depths, Duffield, 1913) 頗有出入；按 (B. H. Clark 在其 The Chimerical Drama of 'No-day, Henry Holt, 1915) 所錄，重新譯出。

綠卡這種思想，不過是一種夢想而已，並不能澈底改造『下層』人物的命運。科列施亦說得好：『他（綠卡）想誘惑他們到什麼地方去，……可是他沒有告訴他們道理。……』

作者雖不按照一般編劇原則，但是關於舞台氣氛與情緒焦點的造成，却會苦心經營，而予觀眾以強烈印象。譬如，當撒金覆述綠卡那一段話之後，

有一舞台說明：「拿斯佳頑強的望着撒金的臉，科列施亦停止修理手風琴，注意的聽他，男爵垂着頭，輕輕的用手指敲着桌子，伶人從火爐上探出身來望，小心謹慎的爬到吊鋪上。」台上人集中某一焦點，觀衆的注意力自然亦隨之集中。凡是羣衆劇，無不利用此法以吸引觀衆。

關於別彼爾與瓦西利撒姊妹的消息，作者在不經意間提及，蓋在虛木不仁的「下層人物看來，死亡坐牢甚至失蹤，無不等同視之，所以作者偶然提及，正合自然主義的寫法。男爵的身世，直到第四幕中才補敘出來，「我添用公款，」這又是自然主義的一種筆法。

亞里斯多德論悲劇時，曾謂必須有「起」「中」「訖」三段。其實，人羣紛紜，何者爲起，何者爲訖，殊難斷言。一般戲劇中的故事，其起其訖，全是人工劃分出來。在自然主義派作品中，實無所謂起訖，而以本劇爲尤甚。「下層」中所有人物事

勞工運動

邱吉爾有一天和現任工黨內閣的外交部大臣貝文同在一个宴會裏。貝文聽見了美麗的音樂，就起來請一位女客伴他跳舞。後來有一個客人來到邱吉爾面前問道：「你可知道貝文先生是在跳什麼舞嗎？」……「那不是跳舞」邱吉爾說道「那只是所謂勞工運動」。

跡，乃是無止無休的苦難。然而作品，不獨沒有一個結束，寫結本雖不是亞里斯多德心目中的「訖」，但總因此可以告一段落，伶人之死，顯然是本劇表面上的一個段落。既是一個段落，自應分出若干層次，預爲佈置，方可使觀衆了然於胸。男爵下場，表面上是去找拿斯佳。其實是爲閉幕前上場報告伶人上吊的準備，這是第一步。接着，伶人說着「我去啦！」這是第二步。其後老警察米得月接夫及布不諾夫等人上場，喝酒唱歌，故意和下文伶人之死作一對照，這是第三步。男爵上場報告：「在院子裏，唱戲的，吊死啦！」正面告訴觀衆，這是第四步。接着撒金便低聲說：「他總是搗亂我們唱歌，這渾蛋！」這是全劇最後一句話，表現「下層」人物的心境，令人哭笑不得，這是第五步。由此可見，縱然自然主義派作品不重技巧，然而既已採取戲劇爲表現形式，爲顧及觀衆與舞台條件計，其些根本法則是不能不遵守的。

文

藝

衝

突(續)

陳 銓

(十六)

黃則凌自從那一天碰了翠華的釘子以後，心裏無一刻不想她。從前想翠華還有放得下的時候，現在簡直放不下。翠華態度真奇怪！黃則凌也感覺自己前途的危險，但是他素來意志堅強，加上翠華近來對他的親近，他已經沒有回頭的餘地了。

陸率周走後，他想一會，打電話給翠華，房東太太說不在家。第二天他又打電話，好像是翠華接，一聽見是他，馬上就把聽筒掛上了。

第三天他又寫信去，仍然是杳無消息。

下課的時候，他等了許久，看見翠華同明瓊一塊兒走回家。他知道翠華明明看見了他，不過假裝

看不見，一路同明瓊談笑着走過去。

他幾乎急得發狂，但是又有什麼辦法！

同時因為反對劉冠成的關係，他不能勉強到各方面奔波接洽，更覺得身心交瘁。同寓所躺在牀上，癡癡地好像出了神。

陸率周來看他，順便告訴他，從明瓊那兒探聽得來的消息。他說明瓊不肯直說，看口氣翠華對黃則凌的態度，很不好，他最好不用再費心思去想她。至於翠華為什麼會改變態度呢？這卻不知道。也許翠華另外有愛人？他曾經問過明瓊，明瓊不肯說。

從陸率周這一番話推測起來，翠華不滿意黃則凌，決定同他斷絕關係，已經是絕對的事實。

「則凌，我勸你痛快去開罷。你是一個有志氣的青年，又處着中國內憂外患的時代，正應該振作精神，去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爲什麼爲一個女人把不開？天下美貌的女人多着呢，何必一定要劉翠華？劉翠華不愛你，旁的女人自然會愛你，死心眼戀着一個不愛你的女人，不是太自苦了嗎？」

「率周，你不知道我的心。我一天不得翠華，一天就不符休息。」

「假如翠華永遠不愛你呢？」

「那麼我就永遠要求她，一直到她愛我爲止。」

「假如翠華愛上別人呢？同別人結了婚呢？」

「不會的。」

「你怎麼知道不會？」

「我這樣愛翠華，翠華怎麼會？」

「則凌，我看你爲她太顛倒了。從前她向陳雲轉要好，你還能夠忍耐，爲什麼這一次一斷忍耐力也沒有？」

「你不知道，前一個月，我曾經向翠華求過婚，她並沒有拒絕我，只說以後慢慢地談。我們每天都會面。有時我不去看電影，她還要約我去，可

見得她當時確實愛上我了。我也不知道，爲什麼她會變了心？但是我是有決心的，無論如何，我一定要得着她！」

「則凌，我看你也太癡了。」

「這不是癡，是真。」

「無論癡也好，真也好，一個男子對女人，至少不應該抱這樣堅決的態度，要不然，你以後生活，會很苦痛的。」

「無論什麼苦痛，我都不管，我一定要得着她，不得着她，我寧肯死！」

「這樣死太不值得了！」

「率周，你在戀愛方面，完全是一帆風順，你不能了解我。如果明瓊現在也像翠華那樣忽然不理你，你就知道我心裏的酸甜苦辣了。」

「如果明瓊不理我，當然我心裏一時也會很痛苦，但是我絕對不會因此放棄了我對祖國的責任。生在現在的中國，能夠到美國來求學，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們只消想，中國千千萬萬的同胞，正在過牛馬不如的生活，我們所享的權利是多麼大，我們的責任多麼重？世界上最偉大的偉性，就是對人類的同情心，當同情心與愛情發生衝突

突的時候，我們竟應該犧牲去救於國。則後，你也是很明白的人，現在居然這樣，真是可惜得很！好了罷，就從今天起，一刀兩斷，把這件事暫整個丟開，打起精神作事，不要把一切責任，都管了。」

陸率周聽語誠懇的態度，深深地感動了黃則凌。

「率周，你的忠告，我非常感謝。我一定要把你的話仔細想一想。這幾日每晚失眠，白天又要上課，又要接洽，精神疲倦，頭腦也昏眩了。今天和明天星期日，我想一踏不作，好好休息一下。」

「既然如此這樣，我不再擾你了。你好好地休息罷。丟開心裏的麻煩，暑假後我們就要回國了。我們要作的專體多着呢。」

「好，謝謝你！」

陸率周走後，黃則凌躺在床上，細想剛纔的談話。陸率周確是很有道理的。他自己從小就很有抱負，立志要作一位不平凡的人。自從進中學，家境漸壞，幸虧母親辛苦支撐，他們兩兄妹纔受了教育。他妹妹高中畢業，因為家庭經濟困難，就去小學教書。他每次來信，都希望哥哥早日回國，幫助

她這大事。她心裏不安，母親又心氣痛。家庭惟一的希望，就是他。

想到這兒，他很慚愧，以後必須要努力奮鬥。但是一回想到翠華，他又覺得翠華太可愛了。

梨花一樣的笑容。高潔的脾氣，每次見面，簡直使他神魂顛倒。三年的心血，難道就是這樣白費了嗎？已經快成功了的愛，難道就這樣拖棄了嗎？這不行！這不行！

他想了又想，始終沒有一個主意。他摸頭，熱得燙手。他索性躺在床上睡一覺。

睡醒起來，天已經快黑了。他走到門前信箱一摸，有兩封信。拿轉來在電燈下一看，一封是妹妹的，一封是母親的。

他把兩封信讀了又讀，熱淚湧到眼邊。他舉頭自言自語道：

「妹妹真可憐！現在進醫院了。該不要緊罷？母親老想我回家。從前半年不見面，就那樣掛念，一別到三年，更不知道變成什麼樣子。好罷，我快回來了，暑假我們就可以再見了。」

他馬上寫兩封信，貼好郵票，親手仍進郵箱。

轉來，心中舒暢了許多，好像吃了一劑清涼

(十七)

「明瓊，你想我到底去的好，還是不去的好？」

「你心裏想不想去？」

「當然想去。」

「那麼你就去好了。」

「你以為我應該去嗎？去了不怕失掉我的身分嗎？」

「你既然真心愛他，還有什麼身分不身分？」

「那麼我今天下午去，好不好？」

「好。」

這樣的話，在翠華和明瓊中間，不知道談過多少次了。雲舫方面，依然毫無表示，翠華心裏又放不下他。她幾次就想再到醫院去看他。不過自從上次在醫院吻了雲舫以後，她就是怕見他，一想到見他，就充滿了羞慚。她不階地同明瓊商量，明瓊總是勸她去，她總是不敢去。

「你以為我這去是應該的嗎？」

「既然愛，你就去好了，管什麼應該不應該？」

翠華老是這樣問，明瓊老是這樣答，翠華幾次說要去，結果還是不動身。她心裏總希望，雲舫也許會寄她一封信，或者打一個電話來，要求她去看他。這樣雖然也不好意思，到底比自己跑去，好一點。

她想，去的時候，萬一雲舫問她那天看他的情形，她怎麼答呢？萬一雲舫直切說出她吻了他，向她求婚，她怎麼答呢？這真是怪難為情！

但是這還不要緊。假如雲舫真是這樣，她雖然一時羞慚，結果還算圓滿，他們兩人，以後就可以永遠結合了。最難堪的，也是她最怕的，就是雲舫記仇，恨她，她這樣去，雲舫更瞧不起她，甚至於當時譏諷她，羞辱她，那就不能想像了！

她越想越不敢去，雲舫沒有表示，使她恐怕起來。但是翠華素來的脾氣，心裏想作一件事，就得馬上作，不然就不痛快。以前愛雲舫，後來恨雲舫，以前歡迎雲舫，現在拋棄雲舫，都一刻不躊躇地作下去了。現在她又決定愛雲舫了，不趕快作，她很不服。雲舫越不理她，她越着急。

左想右想，到後來她怕羞的心，始終敵不住着急的心，她終於不顧一切去會雲舫了。

她去的時候，看護正在替雲舫檢查溫度。她掀起門簾，看護抬頭見她，笑了一笑，低頭對雲舫道：

「陳生先，你的愛人來了。」

翠華雪白的臉面，發時泛出兩朵紅雲。

看護驗完溫度，笑一笑，走到門口，回頭對雲舫，又把嘴歪一歪。這些動作，翠華都看見，急忙低了頭。

停一會，她抬頭望雲舫，雲舫也望着她，彼此心中一時都有一種異樣的感觸。講不出話來。

到後來還是雲舫先開口道：

「謝謝你！劉小姐。」

「劉小姐」三個字，像針一樣地刺心，翠華難受極了。雲舫現在不叫他翠華，叫她「劉小姐」了！可見雲舫已經決定疏遠她，沒有一點愛了。她非常失悔，不應該來！心裏一急，講不出半個字。她聽雲舫繼續說道：

「我不知道應該怎樣感謝你！你居然對我這樣關心，一次兩次地來看我！上一次你來，真對不

起，我睡着了，害你空坐了許久。我醒了，正想同你講話，你又走了。真是說不出來地抱歉！不過當時我的身體實在太弱了，我想到——劉小姐一定能夠原諒我的。」

剛聽翠華聽見雲舫提起上一次的訪問，她恐懼得戰慄，後來雲舫講下去，似乎並不知道一切，她漸漸放下心。也許雲舫真不知道罷？也可信知道故意不講罷？最末雲舫又叫她「劉小姐」，她難過已極，幾乎想哭叫出來。

她忽然想起，老是這樣不聲不響，太僵了，太笨了，雲舫一定奇怪。她用力壓住內心的悲哀，勉強問道：

「你——身體現在好一點嗎？」

她說話時嘴唇都戰慄了。頭還是俯着，聽見雲舫回答。

「現在好得多了。醫生說，再一個月，可以出院。半年來精神身體，損失太大，一時不容易恢復，出院後，恐怕還要調養。我準備休學半年，暑假後再讀書。」

翠華很不好過。雲舫精神身體的損失，還不是因為她嗎？雲舫能夠不恨她？她痛悔從前對雲舫的

暴行，她怕極了將來，好像一切都是無聊。她聽雲舫繼續說道：

「我想休學半年也沒有什麼關係，只要以後能夠好好地振作起精神讀書，還不愁沒有希望。劉小姐儘可放心，我再也不會墮落了。劉小姐這樣來看我，我心裏很感激，希望以後『你們』很快活。」

雲舫語中頗帶一種悲憤的意味，當他一時無心說出「你們」，他纔後悔，再也說不下去了。

他望着翠華，翠華正在流眼淚。

(十八)

雲舫心裏很奇怪，為什麼翠華要流淚呢？但是他極力鎮靜自己，對翠華說道：

「劉小姐不必爲我悲傷了，本來犧牲半年功課，是沒有關係的。無論怎樣，我決不怨恨劉小姐。劉小姐從前對我有許多的好處，我一生一世也忘不下的。感激還感激不了，還敢怨恨嗎？至於我以前有對不住劉小姐的地方，希望劉小姐能夠原諒我。」

他一陣地「劉小姐」「劉小姐」，把翠華叫得

越是在心，更忍不住流淚，一換手巾幾乎擦過了。

雲舫驚異地望着翠華，不知道怎麼辦。

「雲舫，請你不要叫我『劉小姐』，好不好？」停一會。翠華忍不住要求道。

「翠華，對不起！請你原諒我！」雲舫的心立刻軟了。

「雲舫，你能夠原諒我一切對你不起的地方嗎？」

「當然。」

說完這兩個字，雲舫心裏發生問題了。他上一次知道翠華到醫院看他，已經有點奇怪，他還疑心翠華吻了他。這一次翠華又來，而且當着他哭，要求他不要再叫劉女士，要求他原諒過去一切對他不起的地方。這是什麼？這還有什麼？當然翠華愛他了。

他不住回想他的夢景。母親怎樣哭；妻子怎樣講；匪人怎樣進來；他怎樣打死匪人抱住妻子逃走；怎樣在月光下審視她；想低頭去吻她；怎樣他妻子先吻他，他就醒了。

一切的夢景，還清清楚楚地呈現腦中，這就是因爲這一場夢，他精神上擺脫了翠華。

過去的事，自然能夠感動他，當的翠華的眼淚，更能夠感動他，他一時內心交戰，不能自主。

他忽然想起，翠華同黃則凌到底現在是怎麼一種關係呢？翠華不是明明愛上了黃則凌嗎？何以現在忽然又同他要好呢？難道他們兩人最近鬧了什麼意見嗎？他決心問出一個究竟。

「翠華，黃則凌不是放出來了嗎？」

「管他放不放出來，反正不關我的事！」

夠了，夠了，翠華明明地同黃則凌斷絕關係了，明明地愛他了。一年來令他夢魂顛倒的翠華，現在居然自動地到他面前來表明愛他了。這是何等優待的專情！這是何等可寶貴的專情！

他再看一看翠華滿面的淚痕，活像一株帶雨的梨花。嬌嫩鮮紅的嘴唇，着雨以後，更艷麗了。他想起第一次吻他的情形，他心跳了，他恨不得立刻去擁抱她，立刻去同她熱烈地接吻。

「翠華。」

「什麼？」

「過來？」

「過來做什麼？」

「過來我同你講話。」

「你講好了。」

「你摸，我的頭熱不熱，我此時心跳得很！」

翠華沒有法子，只好起來走近床前，坐在床邊；用手摸他的頭。趁着這個時候，雲芳忽然用雙手圍住翠華的頸項，兩眼賊然地望着她。

翠華驚呆了，也沒有反抗。

「翠華，你愛我嗎？」

翠華沒有答應。

「翠華，我最親愛的翠華，我為你的心，你現在應該知道了罷？無論你怎麼權對待我；無論我處在什麼地位；無論當前有天大的困難，我一生一世都要愛你的，我的心早已交給你了，我以後絕對不能離開你了。你說你愛我罷！你說，你快說！你不說，不行！快說！快說！」

「你當然知道，何必說呢？」

「翠華，——我最可愛的翠華！」

雲芳想一想，這一次該不是作夢罷？他詳細審視，他知道不是在作夢，因為翠華明明在他的手腕裏。

新

書

精

華

今 柏 行

黃巨興節譯

(本文節譯自 Betty Smith 女士名著 A Tree Shows In Brooklyn 一書。女士為美國近代劇評家與劇作家，文筆素著。一九四三年此書出版後，煥炙人口風行一時，為美國出版界幾年來銷行最廣的一部小說。同時今年在美國又搬上了銀幕，更足引人入勝。該書以紐約城中之布魯克林一區作背景，描寫當地窮苦人們的生活實況，及一個姑娘

(傅蘭仙羅倫)由小至大的奮鬥精神。傅蘭仙羅倫的弟弟禮力，靠著她母親的兩手苦拚，得到陳述說，沙氏比亞，同聖經的餵養。而她自己知道要將自己，努力圖進，不為窮苦失望所挫，正如她家裏庭院中的一顆樹，不畏風吹雨打，不懼砍伐焚燒。這種生的意志，增強了人們奮鬥的決心；它那枝葉的

美麗，也掩蓋了布魯克林人們的窮苦。與杜甫古柏行詩中所云：「……崔嵬枝幹郊原古，窈窕丹青戶牖空，落落盤盤雖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風，……苦心豈免容蟻蟻，香葉增強宿鶯鳳……」有異曲同工之妙，乃易名今柏行，節譯數則以饗讀者。(譯者識)

(一)

在傅蘭仙羅倫家的庭院裏有一顆樹，嫩綠的枝上生着金黃的葉子，伸開來像一把大綠傘。有的人們叫他神仙樹，因它生在一塊木紋腐化的地方，從人們所不注意的廢物堆裏長出來。枝葉茂茂，直入雲霄。它是唯一從水泥裏生長起來的樹，生在這個布魯克林公共租界的住宅區，照拂着窮苦的人

們。

這顆傘狀的樹，在傅蘭仙家三層樓的太平梯周圍盤繞着。十一歲的小姑娘，坐在太平梯上，就會想他是生長在樹裏面。每到夏季星期六的下午，傅蘭仙就是這麼想像的。

到了星期六，傅蘭仙便上收荒貨的那裏去。她同他的弟弟禮力，像其他布魯克林的小孩一樣，揀些破布、爛紙、廢銅、橡皮、及其他荒貨，然後貯藏在鎖着的地窖倉裏，或床底下的箱子裏。整個星期傅蘭仙在學校裏慢慢走回家的時候，眼睛總望着溝裏，尋找紙烟盒的錫箔，或口香糖的銀紙。再用一個鑊蓋把它們鎔化。收荒貨的人不願買一個沒有鎔化的錫箔球，因為很多小孩子，把錫鐵放在裏面增加重量。有時禮力找到一個鑊水瓶，傅蘭仙便幫着他把瓶蓋敲出來，鎔成鉛，可以買到一個錢幣。

在星期六的早上九點鐘以後，從巷弄裏走出些小孩，都是上收荒貨那裏去的。他們慢慢的向前走。有的背下來着荒貨。有的用木頭的肥皂箱，安上輪子當着貨車。還有人推着嬰兒睡車裝得滿滿的

傅蘭仙同禮力却是把他們的窮曾放在一口麻布袋裏，兩人一個抓一個，拖着在街上走。街頭巷尾都是站着一些衣衫襤褸的無賴。途中他們遇到別的小孩空手回來。他們的荒貨已賣掉了，可是錢是花掉了。現在得意揚揚的回來還潮弄着別的兒童：

『被破布的！被破布的！』

傅蘭仙聽見這種雜音，臉上脹得通紅。等他們賣完了東西回來時，她的弟弟在後面同別的壞孩子們一起，也是這廝同樣潮弄着後來的人，傅蘭仙便覺得可恥。

到家時已經十二點。媽媽也即刻回來了，帶着她的掃帚同水桶，若然一聲，拋在門角裏，表示不到星期一不會再去摸它們。

媽媽有二十九歲，黑頭髮，褐眼睛，找一雙敏捷的手。她的樣子也是很美的。她做着僕婦的事，替三家住客打掃房。誰能相信媽媽勤擦地板維持他們一家四口的生活？她是那麼美麗、小巧、生動，總是充溢着活力與談諧。雖然她的手因麻打水染紅了泡裂了，可是那有着可愛、彎曲、橢圓指甲的手的形狀却是很美的。每個人都說像翠帶綠偷這整一個小巧的燕尾婦人鏡裏出去擦地板。曾在打機

啊！但是她是那裏一個丈夫，又叫她怎麼辦呢。人們都承認，不管從那方面去看，約翰遜倫是這條街上體面可愛的男子，比任何人部強，只是他是一個酒鬼。

傅蘭仙吃完午飯，便上街替家裏買半星期用的陳麵包。媽媽對她說，她可以拿一個銀幣設法買一個陳包子，只要還可以吃。等她買完東西回來，已經兩點鐘了。巷裏冷清清地。媽媽早已打扮好，出外花一毛錢的邊座看日戲去了。傅蘭仙把買回的麵包收拾好，想到圖書館的管理員，這時應該吃完飯開始辦公了，便帶着喜躍的心，走進圖書館。

圖書館是一間小而破舊的地方，可是傅蘭仙想着它是美麗的。這種感覺同她想到禮拜堂是一樣的好。她推開門，走進去，轉身把門輕輕關上。調過頭來，她很快的就看見那隻擺在管理員桌上的金黃色小磁瓶。那是一個季節的指示器。比如秋天插上幾枝嫩白英，到了聖誕節便換上落霜紅了。接着她知道春天快降臨，雖然地上還留着雪，當她看見瓶中插的是淡綠色柳枝的時候。可是今天，一九二二年夏季的星期六，瓶中插的是什麼呢？她慢慢的從黃瓶子看到細綠的莖裏看到小圓莖子，……原來是

薄荷！紅的、黃的、金色的、開着牙縫白的。這些美麗的顏色，使她感到一陣頭昏目眩。她一生不能忘記這種印象。

『等我長大了，』她想着，『我也要有這麼一個黃瓶子，至炎熱的八月，也插上這種薄荷。』

她選好她的書以後，站到桌邊很久，等着管理員招呼她。

『呢？』女管理先生不耐煩的問着。

『這本書，我要。』傅蘭仙把書遞上去，打開書後面，從封套裏抽出一張小卡片。管理員已將小孩子們訓練好這種借書的方法，這樣省掉她許多麻煩。一天翻開幾百本書，以及抽出幾百張卡片。

她接着傅蘭仙遞給她的書同卡片，蓋上印，將卡片塞進桌上的卡片盒裏，然後把書丟給傅蘭仙。

傅蘭仙拾起書，但是并不走開。

『呢？』管理員頭也不抬起來。

『你能夠替一個女孩子介紹一本好書嗎？』

『幾歲？』

『她十一歲。』

每星期傅蘭仙提出這個要求，每星期管理員問這同樣的問題。卡片上的名字，她從未注意，同時

因為她從不抬頭看這孩子的面貌，所以她還不知道這個小姑娘每天借出去一本書，每星期六借兩本。一個笑容應該對於傅蘭仙是很有意思的，一點友情的指導也定使她快樂非常。她愛圖書館，她也崇拜管理書的先生。可是這位管理員請職事，盡裝着別的事。

傅蘭仙預先便抖起來，當那個女管理員拿書走進桌子時。她接着一看書的名目：麥克卡希著的「如果我是一個皇帝。」多麼奇異的一本書！

傅蘭仙緊緊夾着書，匆忙跑回家。在家中這是她一星期最渴望的時候——安坐太平椅讀書的時候。她拿出一床小毯子，鋪在梯上，然後從她的床上拖來一個枕頭靠下去。

那正是個日當空的下午。一陣緩慢的熱風帶來一種熱海的氣息。樹葉在白枕頭套上印出許多陰影。這時萬籟俱寂，一本美的書伴着一個小的姑娘，景物宜人。她讀着覺得快樂。不一會樹影移動，下午便過去了。

媽媽回家時已經六點。母女兩人才計劃怎樣用陳麵包做晚餐。他們羅倫這一家人吃着陳麵包，而且媽媽還弄得蠻好，那是一件多麼驚人的事啊！

她切下一塊陳麵包，倒上開水，調成漿糊，加上鹽、胡椒粉、茴香、碎葱、并且打一個雞蛋（如果雞蛋便宜的話）然後放在灶上烤。等到烤黃時，她再拿半杯醬油，兩杯開水。少許濃咖啡，加點香料，用匙拌成一種醬，澆在烤黃了的東西上面。又香、又熱，又適口，又耐餓。吃下剩的，切成薄片，留着第二天用豬油煎一下還可以充饑。他們全是靠陳麵包做的這一類食品為生。

在他們睡覺之前，傅蘭仙回禮力還要唸一頁聖經同一頁莎氏比亞。那是一個規矩。媽媽一向每晚唸兩頁他們聽，直到他們長大，自己能夠唸的時候為止。為了節省時間，禮力唸聖經的一頁，傅蘭仙唸莎氏比亞。他們姊弟這麼唸，已經六年於茲，聖經已唸了一大半，莎氏比亞全集，已唸到麥克倍斯。他們急速的唸下去，到了十一點鐘，羅倫一家人，除了約翰還沒有回家外，都去睡了。

(二)

十二年以前，一千九百年的時候，在布魯克林另一個夏季，約翰羅倫第一次遇見了翠蒂。那時他十九歲，而她年方十七。他們結婚幾個月以後，翠

帶着我自己懷孕了。到了十二月底一個結霜的晚上，經過二十四小時的難產，方生下血淋淋的一個脆弱的女孩子，取名傅蘭仙。

接着外婆趕來看她新添的外孫女兒。

「媽我這年青，」翠蒂說。「我剛十八歲。我身體很壯。我一定努力作工，媽，但是我不要這個孩子長大起來也去做苦工。我應該怎麼做，媽？我應該怎樣替她造成一個不同的世界呢？我當怎樣開始？」

「訣竅，就在讀與寫。你現在能夠讀書了。每天你應該讀一百好書給孩子聽。每天這樣做下去，直到孩子學會了唸書，那麼再要她每天聽。我知道這就是訣竅。」

「我一定唸，」翠蒂應許着。「什麼是一本好書？」

「天下有兩大書。一本是莎氏比亞。我聽見講人生的一切奧妙都在那本書中。凡人們學到的一切美，一切智慧，一切生活都在那些書頁上。」

「另外一本大書呢？」

「就是聖經。每天你必須每本唸一百孩子聽——不管你自己有多少意思不懂，有多少音發得不

正確。你一定要這樣做下去，直到孩子大起來，知道什麼是偉大的——知道這一帶的住宅區并不包括全世界。」

「那麼，還有什麼別的呢？」

「在你死之前，你必須置一點地產——或者還加一棟房子，讓你的孩子可以承繼遺產。」

翠蒂笑了。「我自己的土地？一棟房子？我們能夠付得起租金，便已是僥倖了。」

「話雖如此，」外祖母堅持着說。「然而你必須那樣做去。幾千年來，我們這些人都是種田的替那些有田地的人們工作。那已是過去了的時代。現在我們用兩隻手在工廠裏做工。每天就有一半的時間，不屬於產主，而是為工人自己所有。這就好了。但是有一點地產就更好，一點土地我們傳給自己的兒女，……這樣就可以從地面上爬起來。」

「我們怎麼樣能夠買點地呀？約翰同我兩人工作，賺錢一點錢。有時付了房租同保險費，剩下來的都不夠。像我們怎麼樣積錢買地呀？」

「你必須用一個空奶罐，把它洗乾淨。」

「一個奶罐……？」

「拿一個空奶罐，封好，釘在自己私室裏一個

最黑的角落裏。每天去進去五分錢，三年後，就有點小財喜了，五十多塊錢。然後拿這個錢去買一小塊地，等你拿着地契的時候，你便變成地主了。」

「五分錢一天，看來很少。但是錢從那裏來呢？我們現在都不夠，而且一月進不到一月……。」

「你必須這樣做去。走到菜攤上，你問胡蘿蔔多少錢一捆，白菜的說三分錢。那麼，你四圍看看，看看沒有一捆，不很鮮不很大。你就說：我兩分錢買這捆壞了的好不好？大點聲音講，兩分錢他就會賣給你了。省下的一分錢，你便放到罐裏去。比如說冬天。你花了兩毛五分錢買了一隻子煤。天氣是冷，火爐裏應該少點火。但是等等！等一點鐘過了，冷了一點鐘。冷的時候，拿條圍巾披着，說：我冷因為我要積錢買地。那一點鐘就幫你省下了五分錢的煤。於是又有三分錢到罐裏去了。錢會生長的。等到那一天積滿了五十塊錢！找一塊地買過來。」

(三)

傅蘭仙快七歲的時候，翠蒂在大街找到一個灑

掃的工作。他們的新住處有四間房，一間接一間，因此叫做火車室。高而窄的廚房，對着一個大扁石走道的庭院，四方都鋪着水泥似的瘠土，從那裏面決不可能生長東西出來。

然而，有這麼一顆樹，在那個庭院中生長起來了。

當傅蘭仙第一次看見這顆樹的時候，它剛長到第二層樓。她可以從她的窗子裏向下看到這顆樹。它像是各種大小人們中擁擠的一羣，站在傘裏躲着外面的雨。

傅蘭仙急切的期望着學校生活的到來。她要一切的東西，照她想着跟着學校一同來的。她是一個寂寞的小孩，她渴望與別的兒童為伴。她要喝學校院子裏自來管中的水。龍頭一轉，她想出來的是汽水而不是普通的水。她會聽見媽媽同爸爸講到學校的房舍。她要去看看扯下來像一塊襪子的地圖。總之，最要緊的她要「學校的供應」；比如筆記簿、石板、同一個有着滑動蓋子裝着新鉛筆的鉛筆盒，以及一塊橡皮，一個砲形的小捲筆刀，一張吸黑紙，同一個六吋長的軟木黃尺。

啊，當一個兒童第一次知道唸印出的字，真是

令人心醉的一刻！傅蘭仙花了好一陣時間拼字母，發音，然後從音裏學到一個字的意思。但是有一天，她看到書上有一面寫着「鼠」字，她很快的便讀了它的意思；她再看着這個字，就像一隻灰色的老鼠竄入了她的腦中。她往下看，看到「馬」字，便聽見馬兒用腳搔地的聲音，同時看見陽光照耀在他那發亮的皮毛上。「跑」字，突然射入她眼簾的時候，她喘起氣來，宛如她自己在跑一樣。於是，在每個字母的個別的音與一個字的整個意思之間的障礙除掉了，印出的字，一看就知道了它的意思。傅蘭仙很快的讀了幾頁，差不多因興奮而病倒了。她驚叫起來，她能夠唸書了！她能夠唸書了！

從那時起，世界對於她就是唸書。她不再覺得寂寞了，她也不缺乏親密的朋友了。書變成了她的朋友，而且一本書抵得各種心情。詩歌是安靜時的伴侶。不喜歡安靜的時候，看看冒險的故事。到了青春時期，有戀愛小說。假如想同一個人多接近，讀讀傳記。那一天，當傅蘭仙第一次知道自己能夠唸書的時候，她立下一個誓：一天唸一本書，直到死了為止。

(四)

當傅蘭仙剛滿十四歲，她的父親約翰死了。

第二年夏季她在小學畢業後，翠蒂從世界日報上看見一個廣告，徵求一個書記員，以年滿十六歲為合格。傅蘭仙花了一個辨士買了一張信紙同一個信封，很過細的寫了一封申請書，寄到徵求的郵箱去。雖然她還只十四歲，她和她母親都同意應報。十六歲，是容易混過去的。所以她在信上說她十六歲。

兩天後傅蘭仙收到回信，是紐約運何街標準印刷剪報局寄來的，請羅倫小姐去一談。

第二天早上，禮力（他已經在一家掘客事務所當一名跑街）護送他的姐姐到紐約。途中傅蘭仙預先便感到不安，不過這種不安還不及她第一次穿着成人的衣服那樣拘束。

接談一下就完了。她被錄取試用。辦公時間從上午九點到下午五點半，半點鐘的午餐。每週七塊錢起薪。工作是讀報。

讀報的同事有十位，都圍坐在一張長斜形的桌邊讀着報。各州的報紙都有，她們分着讀。每天每

小時從各州各城送來的報紙，都由這些女孩子在須要的各條下做記號，寫上類別號碼，然後送到剪裁處剪下來。

傅蘭仙唸的是一份阿克那荷馬報。在她讀過的報送去剪裁之前，還要經監督審核一遍。等她做熟了不須審核時，又加上一份賓夕法尼亞報，接着又加上紐約州報，於是她每天讀着三州的報紙。到八月底她比局裏任何讀報的同事，讀的報做的記號都多得多。她對於這種工作感到新鮮，心裏急於耐人歡喜，眼睛又明銳（她是唯一不戴眼鏡的讀者）讀時絲毫不爽，而且極迅速。她每天讀的報總在一百八十至二百份之間。其次讀得最好的平均是一百至一百一十份。

不錯，傅蘭仙是這個局裏讀報最快的一個——而且報酬最低的一個。雖然她的待遇已增加十塊錢一星期，可是那個第二名却一週得到二十五元，同時其他讀者都是二十元一週。因為她一向同別的女孩子沒有什麼交際，所以她還不知道自己的待遇是如此之低。

九月中剛在勞動紀念日前，監督把傅蘭仙叫到他的辦公室，告誡她專門唸大都市報紙的阿穆史壯

女士預備離去結婚。他停了一下，接着說阿穆史壯女士事實上是他結婚。

「所以我們要一個人代替她，」監督繼續說。「阿穆史壯女士自己建議我們，……呢……試試你羅倫小姐。」

監督計劃給她一星期十五塊錢，并說，他要一個同他未婚太太一樣好而薪水只一半多的讀者。這個姑娘一定喜得要死——像那壓一點年紀，一星期賺十五塊錢。她說她過了十六歲。但看起來才十三歲呢。

「勞動節後我預備回到學校去，我想。我的意思告訴您，我這個計劃是要這樣定的。」

「進大學！」

「中學。」

「啊！那很可惜。我不是不贊成高深點的教育。但我認為讀報實在是一種極好的教育。而在學校……就是課本。死書，」他鄙薄的說。

「我再……我再同我的母親商量一下。」

「無論如何。把你的監督關於教育的意見告訴她。同時把我說的話統告訴她。」他閉上眼，接着堅定的說，「我們付你二十元一週，從十一月一號

開始，」他摸一下嘴巴。
 「那裏是不少的錢啊，」她回答，「老老實實地。」

(五)

傅蘭仙對媽媽說到學校的事，媽媽說，是的，他們應該談一談。就在那天晚上晚飯後，他們談起這件事。

大家喝完了晚飯的咖啡，翠蒂宣佈（不必要的宣佈，因為每人都知道了）學校下星期開學。「我要你們兩人都進中學，但事實上你們兩人中只有一個秋天能夠上學。我正在把你們兩人的每一個錢積蓄起來，那麼明年你們兩人都可以回到學校去。」她等着，等了很久。小孩子一個也不回答。「那嗎？你們不願上中學嗎？」

傅蘭仙辭話的時候，嘴唇都硬了。她是那麼相信媽媽。所以她把話說的深動。「是的，媽媽。我要回到學校去比我這一生要任何東西都大些。」
 「我不要去，」禮力說。「不要叫我再回到學校去，媽媽。我喜歡做學，而且我馬上要加兩塊錢了。」

「禮力不願回到學校去，」翠蒂說。她若不多是向傅蘭仙訴苦說。「你知道那是什麼意思，傅蘭仙。」傅蘭仙咬着嘴唇。她不可以哭。她一定要鎮靜。她一定要想得清楚。「那個意思，」媽媽說，「禮力一定得回學校去！」

「我不！」禮力哭着說。「不管你怎麼說，我不回去！我現在做事，掙錢我要繼續下去！我現在同他們大人們一起。如果我回到學校去，我又變成一個無用的小孩子了。此外，你需我的錢，媽媽。我們不願再窮苦了。」

「你一定得回學校去，」翠蒂安靜的報告說。「傅蘭仙的錢夠用了。」

「您為什麼逼他去，他又不願去，」傅蘭仙也哭起來，「不讓我上學而我這樣喜歡去！」

「因為假使我不逼他，他再也不會回到學校去，」媽媽說，「而你，傅蘭仙，可以查閱，可以照料自己，將來總可以回到學校去。」

「您為什麼老是這麼肯定呢？」傅蘭仙反抗着說。「再過一年我年齡太大，不能回去了。禮力才只十三歲。明年他仍然還小呢。」

「禮力下星期就回到學校去，」翠蒂堅決的

說，『傅蘭仙明年再進學校。』

『我恨你們兩個，』禮力叫着說。『假如你逼着我，我就跑回家。真的，我一定！』他跑出去，砰然一聲把門關上。

翠蒂的臉劃上了幾條悲苦的皺紋，傅蘭仙也爲她難過。『不要着急，媽媽。他不會跑的。他只是那說罷了。』立即一種安慰的神色浮上她母親的面龐。然而却惱了傅蘭仙。『但是將來會跑的是我，同時我一句話也不說出來。等到那一天你不需要我賺錢的時候，我就跑回家。』

傅蘭仙對她母親說，她引着去從十一月一號起增加一倍。

『二十塊錢！』翠蒂的嘴巴驚訝得張開來。

『你什麼時候知道的？』

『星期六。』

『你一直留到這個時候才告訴我。』

『是。』

『你怎麼知道了，決意會這樣做下去。』

『是的。』

『但是我不明白我說要禮力回到學校去是對的。你可以算得出來，我做的這是我應當做的，錢的

問題是不會不及呢。你看出來了嗎？』她懇求的問着。

『不，我看不出來。我所看出來的是您待禮力比待我好得多。您每一樣事情都替他安排，而我哩，總說我自己有辦法。那一天我會騙您的，媽，我會做我想是對的，也許照您看就不對了。』

翠蒂劇烈的嘆着氣，但是沒有說甚麼。她站起來開始抹桌子。她的手挨到一隻杯子，同時傅蘭仙，在她一生中第一次看見她母親的手在竊摸，并且抖得抓不住那個杯子。傅蘭仙拿起杯子放在她母親手中。她注意到杯上一條大縫。

『我們這個家庭一向像一隻好杯子，』傅蘭仙心裏想着。『完整無缺，裝東西也牢實，爸爸死後，第一道裂縫就有了。今天晚上一頓爭執，又增加了一道裂縫。馬上縫多了，杯子就破了，到那時我們都會變成殘片了，不再是完整的。我不願意這事發生，然而我却有意加上了一條深縫。』

她不好意思的把手摸着她母親的面頰。『您是對的，媽。我剛才說的不是那個意思。您是對的，同時我會照您的話去做，禮力一定要上學，而且您同我一定要他聽話去做。』

『那麼我們之間一切的問題都清楚了！』翠蒂問，接着一笑。

『自然。』傅蘭仙也回笑着，并且吻着她母親的面頰。

(六)

第一次大戰的鐵掌，抓住了標準印刷報局，因之局務日益蕭條。在美國宣戰後不多久，標準印刷報局便告壽終正寢了。

傅蘭仙在局裏最後一個上午的時候，專門找報上徵求的廣告。她發現一家運輸公司招考女職員，訓練電訊器械的運用。訓練期中待遇每週十二元五角，工作時間由下午五時至上午十一時。至少可以幫助她晚上有點事做——假如她得到這個工作。

那個運輸公司在紐約下城有一座俯臨東江，高敞宏爽的辦公室。傅蘭仙跟着一羣女子，跑去繳驗了前任監督的推薦書後，填上一份申請單，乃參加一種才能的測驗，答着那些看來很滑稽的問題——比如一磅鉛與一磅羽毛比較孰重，便是一個例。

第三天傅蘭仙便坐在一間辦公室的一架打字機旁。一張巨大的鍵盤圖掛在前面。傅蘭仙一邊望着

圖，一邊用手拍打着。這是第一天，第二天有一堆舊電稿要她打出來。她的眼睛從稿至圖，手拍還要摸索着字母。第二天完畢的時候，她已記熟了機器上字母的部位，不用再看圖了。一個星期後，傅蘭仙便成爲一個相當熟練的打字員。

接着，經過電訊器械的訓練後，傅蘭仙便被安置在紐約與克里佛郎的電台上。

她想到她坐在那個機器旁，打出幾千哩外來的字，從阿亥俄州的克里佛郎！這是一件奇蹟。尤其怪的是在克里佛郎也有一個姑娘打出來，使得傅蘭仙可以收到呀！

這工作并不難。傅蘭仙發報一小時，再收一小時的報。更換工作時有十五分鐘的休息。晚上九點鐘還有半小時爲吃「點心」用。她來到電台，待遇已增加到十五塊錢一星期。總之，一切的一切，這個工作并不壞。

(七)

這時布魯克林一間最老及最負盛名的大學，登出廣告，爲大學生選修高深課程或補修不及格科目，以及爲中學生有意預先獲得大學學分者開暑期

班。傅蘭仙想她可以進後面的一種。她不是一個真正的中學生，但是她有資格。她寫了一份簡章。

從簡章裏她選了三門課，聽講是在下午。她可以睡到午一點鐘，再去聽課，然後從大學去上班。他選了法文入門，基本化學，同一門叫做復辟期的戲劇。她計算着學費，連着實驗費共六十元多一點。她的存款已經到一百零五元。

傅蘭仙跑到大學去註冊，填寫學歷一欄時，不禁提筆躊躇起來。欄中有三項：小學，中學，大學。她思索了一下，把欄中三項畫括去，在上面另寫一行「私人教育。」

傅蘭仙很大安與驚異的是一點也沒有困難。會計收了她的錢，給她一張學費的收據。她於是得到一個註冊號碼，一份借書證，一紙課表，以及她需要的一張書單。

傅蘭仙聽了一堂化學下來，面色鮮紅。在這一點鐘裏面，她知道每樣東西都是不斷移動的原子所組成。她緊緊記住這個意念，不讓一樣東西失去或毀掉。

復辟期的戲劇，除開指定閱讀處花時間外，她覺得不很難，因她在家讀了幾年沙氏比亞有滿篇

礎。所以化學同這門課，她都不着急。但是上到法文入門一課時，她却茫然了。那不是真正的法文入門呀。

(八)

一九一八年暑期，傅蘭仙第一次看見莫格驥沒有穿制服。(聽媽媽說他已離開了警察局，現在進入了政界)她深覺得他的像貌動人，可是總不及爸爸漂亮；他高些大些。但是他看他自己那一方面，是漂亮的，她想着，雖然他的頭髮已是灰白了。啊呀，他對於媽媽是太老了啊！不錯，媽媽也并不年青。她現在快三十五歲了。然而總比五十歲年青的多。不管怎樣，沒有一個女人得着莫格驥這樣一個丈夫是以爲可恥的。他的外表恰如其人，一位騷動的政治家，說起話來娓娓動聽。

「羅倫太太，你定奇怪我爲什麼今晚上來，讓你的奇怪消除吧。我來是邀請我一個私人的問題。」傅蘭仙同體力站起來預備離去。「不，不必離開，孩子們。這個問題同你們與你們的母親都有關係。」他們再坐下。他清一下喉嚨。「羅倫太太，光陰荏苒，自從你的先生——上帝安撫他在天

之聲……」

「是呀，傅蘭蘭兩年半了。上帝安慰他在天之靈。」

「上帝安慰他在天之靈，」孩子們應着。

「我已等了好幾年，現在來說說，當不致沒辱死者。聖神靈備，我請求同你結合。目的，秋天舉行婚禮。」

翠華快快的望傅蘭仙一眼，盛起額來。怎麼，媽媽是什麼回事呀！傅蘭仙想着，幾乎，要笑出來。

「我當然要負起照料你同孩子們的責任。以我的養老金，薪俸及其他收入共計起來每年在一萬元以上。我還有保險金。我願意送孩子們上大學。而且我應許在將來做一個忠實的丈夫同我在過去一樣。」

「你這一切都想過了嗎，莫格羅先生？」

「我不用想。五年前我第一次看見你的時候，便立定主意了。你現在是否還要時間考慮呢？」

「不，我不須要考慮。我一定嫁給你莫格羅先生。」

「不是爲了你的收入，雖然我并不要顧點點。」

一年一萬元，數目確也不小，尤其一萬塊錢對於我們這種人。我們也稍有積蓄，而且久經訓練，并不以無錢爲苦。也不是爲你能送孩子們上大學，自然你要幫忙是易於反掌的。即使沒有你的幫忙，我們也可以想得出辦法來的。也不是爲你在社會上的地位高，雖然有這麼一個丈夫是值得驕傲的。

「我願意同你結婚，因爲你是一個好人，我喜歡有你做我的丈夫。」

真的，翠華已立意嫁他——只要他請求——就是因爲沒有一個男人愛她，人生是不完全的。她對於約翰的愛早就算所謂了。她更愛莫格羅，他仰慕他會敬他，同時她知道她會做他的一個好妻子。

(九)

傅蘭仙緩慢愉快的打着她最後的信。她高興這是生的宣佈，不是死的公告。這封信便是她的辭職書。她不會告訴任何人她要辭職，她怕對人們說再會時受不住哭起來。

兩天內她就要首途，乘火車赴安阿伯。大學暑期班已經結束了。她這次所選的四門課也及格了。并且她已努力取得了大學入學試驗及格的資格。換

句話說，她現在十六歲半進大學，大學一年級的學分已唸了一半。

她要進哥倫比亞大學，或愛德菲大學，母親和莫格曠均已同意。甚至體力說她到遠遠的大學去對她也好——她或者可以免掉她布魯克林的口音哩。

(十)

星期六了——這是在老家最後的一週星期六。明天是聖帶的婚期，他們便直接由禮拜堂遷到新屋去。

聖帶堅持星期六早上照常工作。他們看見媽媽拿着掃帚同洗掃出去便笑起來。莫格曠已經給她一張一千元的支票作為結婚的禮物。按照他們羅倫家的標準，聖帶現在是富了。大可不必再做事。然而，就在這最後的一天，她還堅持去工作。傅蘭仙想到她太重感情了，所以在她離開以前，對於她工作已久的幾率屋子，還要去作一次最後的清掃。

午飯以後，傅蘭仙走進圖書館，最後一次還管。管理員問從前一樣，在她的卡片上蓋完印，捧給她頭也不抬。

「你可以為一個女孩子介紹一本好書嗎？」傅

蘭仙問。

「幾歲？」

「十一歲。」

管理員從書架上取一本書下來，傅蘭仙一看是：「假如我是一個皇帝。」

「我並不真要把這本書借出去，」傅蘭仙說，「同時我也不是十一歲。」

管理員第一次抬頭看着傅蘭仙。

「我自從是一個小女孩的時候，便常到這裏來，」傅蘭仙說，「而你從來沒有留過我，一直到這個時候。」

「有那麼多的小孩，」管理員暴躁的說道：「我不能夠一一去看。有什麼別的事嗎？」

「我就是要問那個黃色的鉢子……它對我的意義……總是有花在裏面。」

管理員回頭去看那個黃色鉢。插着一枝粉紅色的野菊。傅蘭仙相信這也恐怕是第一遭管理員注意到花鉢。

「哦，那！是管門的人放的花。或者也是別的那個人。還有什麼別的事？」她不耐煩的問道。

「我交進來我的卡片。」傅蘭仙把那張起皺

轉角裏着日期的卡片扔到桌上。管理員拾起來，預備撕成兩半，傅蘭仙却又從她手裏奪回來。

「我想還是我保留它，」她說。

傅蘭仙走出來，對這間小而破陋的圖書館，作了最後一次長久的觀望。她知道她決不再見到它了，看了新的東西，眼光與改變的。將來，假如她再回來時，她的新眼光一定使她現在所看的每樣東西不同。現在她所看的她要永久記着。

回家來，圍上小時做孩子的涎布，站在衣鏡前面，彎着臂膀洗頭。這時她記起在她做小女孩時坐在太平梯上，看着別家的大姑娘在院子裏洗頭的情形。現在有人像她從前看別人那樣在看她嗎？

她走到窗前一望。真的，隔着兩家人家，她看見一個小姑娘，坐在太平梯上，膝前擺着一本書。她正從欄杆裏偷窺着傅蘭仙。傅蘭仙也認識那個小姑娘，纖小瘦弱。年才十歲，她的名字叫慧如溫弟。

傅蘭仙搖手叫着說：

「喂，傅蘭仙。」

歡 迎 批 評

「我的名字不是傅蘭仙，」小姑娘大聲答說。我是慧如，你也知道。」

「我知道的，」傅蘭仙說。

她往下一看，看到庭院裏。那顆樹，枝葉轉屈如傘狀的樹，會繞着她家太平梯的樹，早因為住家的太太們不喜歡，被房東派了兩個人來砍掉了。

但是這顆樹并不會死掉，……不會死掉。在它那殘餘的樹樁上又生出新的樹來，不久又會長大伸到空中去。

院子裏的這顆樹——被人們砍伐了的這顆樹，……甚至還用過火想連樹樁都毀掉的這顆樹——現在又活起來了！

它活起來了！沒有東西可以毀掉它。傅蘭仙想着，再望望坐在避火梯上讀書的慧如溫弟。

「再會了，傅蘭仙，」她低聲自語着。

她關上窗子。

——完——

歡 迎 訂 閱

王雲五著

英文訪英日記 (My British Diary)

商務印書館印行

定價 普通本(粉報紙) 肆元肆角
學生本(熟料紙) 貳元陸角

王雲五先生所著訪英日記，自出版迄今，經已五版，實為我國近年銷行最廣之一書。王先生近應盟國人士之要求，親將原書譯成英文，內容除稍有增減外，大致仍無更動，書內有若干點內容，因以英文進出，更為生動有趣。已讀原書者，有再讀之價值，未讀原書者，更不可不讀。

本書文字流暢，力求通俗簡易，學生版，附有註釋，實為學生研究英文之一本良好讀物，若以中英文對照，尤足資練習翻譯之助。學校當局選為英文讀本，或翻譯示範，最為適宜。

徵稿簡章

- 一、本誌分設(1)論著(2)科學知識(3)國際知識(4)文藝(5)藝術……等欄歡迎投稿
- 二、來稿請用語體文字數最好在四千字以內請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如有插圖請用黑墨整潔精繪於白色紙上寄來但圖愈少愈佳
- 三、來稿署名隨作者自便但須詳附真姓名及地址以便通訊
- 四、來稿登載與否概不退還但附足退稿郵費者可以寄還學生作品概不退還請勿附寄郵票
- 五、投寄之稿本社有酌量刪改之權
- 六、來稿經揭載後除學生信件問答不致酬學生作品酌酬現金或本誌外其餘概酌奉現金但已在他處發表者恕不致酬
- 七、來稿一經揭載著作權即為本社所有不得再在他處發表
- 八、來稿請寄重慶白象街商務印書館學生雜誌社

學生雜誌社謹訂

學生雜誌 第二十二卷 第十二期

民國三十四年九月十五月初版

(渝版)每册定價國幣貳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編輯者 王 學 哲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重慶白象街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不 許 轉 載

民國二十九年七月一日